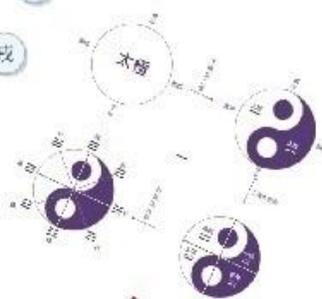


歷代中醫珍本集成

醫案類編(10) 校

陳永諸編



永諸的靈蘭秘典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目 錄

目 錄	1
編者序	13
《許珊林醫話精華》	15
暑熱	16
濕溫	19
哮喘	21
血証	23
霍亂	26
泄瀉	29
痢	31
痿症	32
癩病	33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疝	34
諸痛	36
咽喉	38
胎產	40
《徐玉臺醫話精華》	43
熱病	44
喘欬	45
瘧疾	46
痢疾	47
內傷	48
偏枯	49
痺症	50
痿症	51

典 秋 蘭 靈 的 諸 永

腫脹	53
黃疸	54
諸痛	55
胎產	56
《程觀泉醫話精華》	59
傷寒	60
暑證	62
欬嗽	63
瘧疾	65
噎隔	67
勞瘵	68
腫脹	69
疝證	71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瀉痢	72
七竅	74
失血	76
經帶	79
胎產	80
《許恩普醫話精華》	83
傷寒	84
中風	85
氣厥	86
瘧疾	87
欬嗽	88
痢疾	89
戰汗	90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淋	91
諸痛	92
胎產	94
《余聽鴻醫話精華》	96
關格	97
痿症	100
脹滿	103
水腫	107
濕溫	108
呃逆	109
暑症	110
戰汗	113
欬痰	114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濕痺	115
脫証	116
斑疹	120
厥症	122
吐血	124
熱極似寒	125
熱深厥深	126
虛痞	127
結胸	128
黃疸	129
便血	130
便結	131
癰秘	133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遺精	134
胎產	135
《吳東暘醫話精華》	140
傷寒	141
中風	145
暑症	147
溫熱	152
霍亂	154
嘔吐	160
瀉痢	162
欬血	166
痰濁	170
瘧疾	171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前陰	172
《李修之醫話精華》	174
傷寒	175
中風	176
暑熱	178
血症	179
泄瀉	180
痺	183
哮喘	184
諸痛	185
腹脹	187
調經	188
胎產	190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張畹香醫話精華》	192
傷寒	193
溫病	194
暑證	198
痢疾	203
瘡子	207
經產	208
《姚龍光醫話精華》	210
溫病	211
痢疾	213
結胸	214
昏厥	216
關格	218

水氣	220
虛熱	221
腹痕	223
瘡疾	224
肝火	226
失眠	227
帶下	229
產後	231
《張希白醫話精華》	232
傷寒	233
溫熱	234
斑症	235
痰	236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血症	237
腫	239
痢疾	240
小便	241
淋症	242
胎產	243
《魏筱泉醫話精華》	245
傷寒	246
溫病	247
霍亂	248
瘡	249
黃疸	250
頭痛	251

怔忡	252
臌脹	253
疝	254
二便	255
產後	256

觀看坊間中醫古籍，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台灣所出者，甚少，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書籍的印行，皆以簡體字為多，因而簡體書籍，充斥於書市，書中所排的版面，也都仿西式的橫書，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已不復見，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況簡體有多字混用，如乾、干、幹，簡體字都是干，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此外，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要閱讀書籍，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

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的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最好是中醫師，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能於診務之餘，空暇之時，願長時間犧牲，醉心於古籍，不旁涉俗務，又能精心點校，以使讀者在閱讀時，文理曉暢，無絲毫的阻礙。像這部份的工程，實在是浩大，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望而卻步。

像我，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性內向，不喜與人交遊，口中常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心中所繫者，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以供人下載閱讀，推廣中醫知識，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更是醉心於此。然有諸多網

友，喜歡書本的感覺。所以現在將此古籍，經由多次校正、句讀，做成直書，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也可以印成書本。當然往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發布於世，敬請讀者拭目以待。

編者陳永諸敬上

《許珊林醫話精華》

許珊林（榑），海甯人，政治之外，留心醫籍，久之遂精其術，官平度州時，治幕友杜某腫脹病名，乃大著，蓋良醫良相可謂兼而有之矣。

馬姓婦，夏月患氣喘嘔吐，頭汗如雨，粒食不進，已二日矣，乃邀余診，其脈洪大而數，舌胎微白，中心黃而四旁帶赤，余曰「此暑邪充斥肺胃，氣失肅降而喘」，乃以葶藶子、知母、南花粉、枇杷葉、碧玉散、川連，一劑而愈。

馮某，年四十餘，素質本虛，更患暑邪，脈極虛大而數近八至，舌絳目赤，面色戴陽，頭汗淋漓，目直視而神昏，余曰「病原暑邪未透，但真元虛極，醫甚棘手，當先固其元」，急用四逆加人參湯，益以龍骨、牡蠣，佐以膽汁、童溺，用地漿水一杯為引，濃煎候冷，徐徐投之，服下一時許，汗斂神定，目能轉動，但大渴舌燥，暑象畢呈，令食西瓜，神氣頓覺清爽，次日再診，脈象稍斂，有根而數，減去一至，為立竹葉石膏湯，服二劑，身能起而口能言，但覺困倦少食，此由胃津已耗，餘燼未熄之故，乃以沙參、麥冬、石斛、知母、生甘草、銀花、生扁豆等，滋養肺胃而清餘熱，數劑即安，徐洄溪慣用此法，用之頗不易也，蓋此症象白虎，開手即用白虎，用則必死，何以辨之？全在脈之虛實而已。

定海東山下翁姓子，年十二，丙戌夏患暑熱病，內挾穢濁，身熱如熾，十餘日不解，乃邀余診，脈極洪大，面色老黃，唇焦舌黑，舌本短縮，牙根舌心鮮血盈口，渴飲不止，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閱前方係正氣散，余曰「症已至此，何能為也」。病家再三請方，余思木被火焚，杯水車薪，終歸無益，乃擬大劑辛甘鹹寒之法，於是以西瓜汁、蘆根汁、金汁水、銀花露、蔗漿、藕汁各一茶鍾，合

置一甌，方用生石羔二兩，連翹五錢，鮮竹葉一握，黑山梔四錢，細生地一兩，犀角一錢磨汁，羚羊角三錢，西洋參、鮮石斛、丹皮各三錢，滑石四錢，囑其用大礮煎成去渣，和入諸汁，候冷恣飲，如再口渴，西瓜任食可也。第一日，服藥盡，又啖西瓜一枚，次日復診，脈症如故，仍用前法，石羔再加一兩，第三日再診，熱仍未退，津液略見濡潤，而右旁之頤發赤腫，大如卵而痛甚，余曰「暑毒之邪，結聚於此，肉恐爛穿，敷藥無濟，仍用前法，石膏又加一兩至四兩，又加元參、麥冬、生地，至五劑而熱方退，更下黑矢數枚，諸恙盡解，胃亦漸動，此症轉危為安，全賴病家之堅信不搖，而余得以一盡其技，否則難矣。

甯郡樂姓女，年及笄，夏秋之交，患腹脹痛，督悶嘔逆，水穀不入，肢冷汗出，身熱口渴，脈之浮部洪數，沈部弦勁，是為暑穢之邪，從口鼻吸受，直趨中道，入於募原，挾少陽胆火上衝，故胸腹痛而嘔逆也，方用葶薺汁、藕汁、西瓜汁、萊菔汁，各一杯，磨鬱金、枳實、木香、檳榔各五分，投之而瘳。

武林吳子翁女，陸點翁孫媳也，丁亥冬患伏暑症，卒然厥逆，目瞪神昏，點翁急束召余，余往診之，脈沈數有力，確係暑邪內閉，以夜分不能用針，急刺十指出血，及曲池、人中，方用石菖蒲、鬱金、竹瀝、石膏、藿香、檳榔等，先調紫雪丹八分，次早復診，症復如前，乃用針從印堂刺入，沿皮透兩率谷，開目知痛，余即告以無妨，凡治卒厥及小兒急驚風症，全視此穴，針入得氣與不得氣，以及頂門入針之知痛與否，決其生死，如印堂針入無氣，針下空虛，如插豆腐，

及頂門針入不知痛苦，雖華扁亦難再生，此症針畢即能開言，而方則仍主芳香利竅通神之品，數劑即愈。

甯波提標湖南弁勇患暑熱症，初微惡寒，旋即發熱，彼地醫士，喜用溫藥，以桂枝、吳萸、蒼朮、厚朴等燥熱之藥服之，身熱如熾，口大渴，喜飲涼水，小便涓滴俱無，邀余診之，脈洪大而數，曰「此暑熱症誤服溫燥之所致也」，乃用白虎湯加蘆根、花粉、麥冬、銀花、鮮石斛、鮮竹葉、金汁水、滑石，大劑煎成，候冷飲之，一劑即瘥，次日扶行至寓，診之熱勢甚微，小便已通，脈象已和，口舌濡潤，諸恙均瘥，乃照前方增減之，去金汁、知母、鮮斛，加西洋參、荷葉、川斛，服兩劑而愈，蓋省分雖分南北，而六淫之邪，感人則一，總須審體質之強弱，辨脈症之寒熱，不可固執成見以施治耳。

寧波張義乾，秋間患濕熱症，發熱十餘日不解，大肉脫盡，肌膚甲錯，右腳不能伸動，小腹右旁突起一塊，大如拳，倍極疼痛，大便已十四五日不解，延醫治之，皆謂腸内生癰，伊親胡寶翁乃商治於余，余謂「腸癰脹急，金匱以敗漿散主治，今此草罕有」，伊於第三日覓得，乃問余服法，余曰「果爾，須同去診視，瞑眩之藥，豈堪懸擬」，因同至張家，見張倚於床褥，張目搖頭，病苦萬狀，面色青慘而枯，脈極堅實，沈部如彈石，尺愈有力，時或一駭，余曰「此非腸癰也，腸癰脈洪數為膿已成，脈弦緊為膿未成，今浮部不洪數而沈部實大，腹筋突起，日有赤縷，乃濕熱之邪結於陽明，腹旁之塊，乃燥矢之積聚也，但得大便一通，塊即消散，而腹亦不痛矣」，病者聞之曰「曾與前醫商過下法，醫云『人已虛極，豈可妄下』，余思脹疼不下，病何由除，今先生為我用下法，死且不怨」，余遂書大承氣方，大黃五錢，芒硝三錢，旁視者惶惶未決，余曰「不下必死，下之或可望生」，於是煎成置於几上，病人力疾起坐，一飲而盡，不逾時，腹中大響，旋復登廁，先下結糞如彈丸者三四枚，既而溏瀉半桶，腹平塊消，明日脚伸而脹痛俱失，繼進增液湯二劑而熱亦退，再與益胃湯法，胃納漸旺，津液漸濡，余便上郡，病者欲食羊肉，以問近地之醫士，云「病後胃氣當復，羊肉最能補胃」，由是病者坦然無疑，恣意飽餐，次日身又發熱，舌胎又厚濁而脈又數，復來召余，余曰「濕熱症初愈，以慎口味為第一要務，何如是之蒙昧耶」？乃與平胃散加神

麩、焦查、穀芽而分量遽減，以胃氣久虛，不任消耗之故也，果服二劑而安，按是症初則失於清解，至熱已日久，津液枯涸，胃土燥烈，而猶日服運氣之藥，愈益其燥，迨至結冀成塊，腹旁突起，筋脈不能濡潤而腳攣急，醫又誤認為縮腳腸癰，設或悞投以敗漿散，攻伐無過之血分，又將何如耶？士君子涉獵醫書，大忌懸議開方，藥不對症，生死反掌，可不慎哉！

甯波石碶周子章室人吳氏，仲秋患濕熱症，遷延月餘，每日晡時必先微寒，旋即發熱，至天明而熱始退，胸悶不食，前醫固執小柴胡湯出入加減，愈治愈劇，乃延余診，診畢告曰「瘧脈自弦，今脈不弦而濡小，其為脾胃虛弱，濕邪阻遏募原而發，此潮熱當從太陰陽明兩經主治，且令閹體肥痰盛之質，外盛中空，中者陰所守也，中虛即是陰虛，是以治法又與尋常濕熱不同，若用風藥勝濕，虛火易於上潛，淡滲利水，陰津易於脫亡，專於燥濕，必致真陰耗竭，純用滋陰，反助痰濕上壅，必須潤燥合宜，剛柔相濟，始克有效，乃以沙參、石斛、麥冬、芡實、牡蠣、仙半夏、竹茹、陳皮、薏仁、黃芩等，調理數劑，潮熱除而胃漸開，余因上郡，彼就隣近之醫治之，方中仍用柴胡，服一劑而寒熱又作，復來邀余，仍仿前法，以桑葉、川貝、苓、澤、穀芽等，互相出入，調理而愈，葉天士云「柴胡動肝陰，非正瘧不可用之」，觀此益信。

甯人鄭姓子，甫七歲，患哮喘症，脈形俱實，結喉兩旁青筋突起如筆管，喉中作牛馬聲，此係果餌雜進，痰濁壅塞，始用蘇子降氣湯加減，服六七劑不效，余思病重藥輕，遂以蘇梗八錢，易本方之蘇子，餘藥分量加重，分服二劑，青筋隱而不露，脈亦和軟，鳴聲不作矣，凡治病雖用藥不悞，而分量不足，藥不及病，往往不效。

廣東鹽大使汪公，回杭途次，偶感微邪，又加忿怒，遂致喘逆倚息不臥，余因治桑觀察之症，乘便召診，其息甚促，音不接續，面色黧黑，中有油光，脈浮部豁大，中部空芤，沈部細弱不相聯貫，余曰「此症邪少虛多，勿誤用表散」，進二加龍牡湯，二劑而安。

甯波蓬萊宮羽士陳信良，患虛喘，欬逆而無痰，動喘乏力，脈虛自汗，症屬肺脾兩虛，與西洋參、冬蟲夏草、川貝、青鹽、陳皮、阿膠、當歸、杞子、枇杷葉、蒺藜、牡蠣等，土金相生，二十餘劑而愈。

郭姓，年四十許，素有痰飲，每值嚴寒，病必舉發，喘欬不臥，十餘年來，大為所苦，甲申冬，因感寒而病復作，背上覺冷者如掌大，喉間作水鷄聲，寸口脈浮而緊，與小青龍湯二劑即安，至春乃灸肺俞、大椎、中脘等穴，以後不復發矣，凡飲邪深伏臟腑之俞，逢寒病發，非用灸法，不能除根，惜人多不信，致延終身之疾，可慨也。

祖廟巷高太太，年三十餘，平素肝陽極旺而質瘦弱，患痰火氣逆，每日吐痰一兩碗，喉間咯咯有聲，面赤煩躁，舌胎中心赤陷無苔，脉弦細虛數，乃感受風邪，少陽木火偏旺，風得火而愈橫，風火相煽，肺金受制，陽明所生之津液，被火灼而成痰，旋去旋生，是以吐之不盡，痰吐多而腎液亦傷，故內熱，《素問》云「大顴發赤者，其熱內連腎也，痰隨氣以升降，氣升痰亦升，治當用釜底抽薪法，先以清火降氣為主，火降氣降而痰自瘥矣，方書治心肝之火，以苦寒，治肺腎之火，以鹹寒，古有成法，方用鹹苦寒降法，丹皮、山梔、青黛、竹茹、竹瀝、杏仁、黃連、黃芩、羚羊角、石決明、川貝母、旋覆花、海浮石，加指迷茯苓丸三錢，連服三劑，氣平熱退，痰喘俱瘥，安臥如常，後用清肺降火化痰之藥，如沙參、麥冬、石斛、竹茹、青黛、山梔、牡蠣、鼈甲、阿膠、川貝母、海石、茯苓、仙半夏、橘紅、首烏、雪羹等，出入為方，調理數劑而愈。

性智長老，有人傳以坐禪，云「久久行之，則神氣完足，上升泥丸，始能出定入定，超脫生死苦海」，於是強制不睡，終夜枯坐，兩月來，體漸羸瘦，單聲咳嗽，血從上冒，一吐盈掬，乃就余診，脉虛大無力，三候皆然，余曰「《內經》云『起居有時，不妄作勞，乃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此古聖教人養生之大道，修行何獨不然，豈必強制枯坐，即能成仙成佛耶？古云『磨甄何以成鏡，坐禪何以成佛』，良有以也，且歸神煉氣，乃道家功夫，釋教以明心見性為上，坐禪雖是見性要着，其中却有妙諦，《六祖壇經》云『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其了徹生死處，並不在坐與不坐，此又在長老自參，不可以明言者耳，至於禪堂坐香，如坐一炷香，即跑一炷香，始則緩步，後則緊步，使周身之氣血，上下流通，不至凝滯，過二鼓即就寢矣，誠以子時不睡則血不歸經，必致吐血衄血等症，昔志公和尚日夜講經，鄧天王憫其勞，為製補心丹以賜之，要知人身一小天地，呼吸之氣與之相通，不善用之，未有不立蹶者，譬穀麥為養生之本，既飽而強食之，徒傷其生，財物為立命之原，既得而妄取之，徒害夫義，非謂坐禪無所裨益，第過於作勞，必入魔道，而此心反不能自主矣，大梅禪師云『即心即佛』，是參禪要旨，認定宗旨下手，庶不致為傍門別壳所惑，蓋心知色相，便當思知色相者是誰，心知煩惱，便當思知煩惱者是誰，思無所思，是為真思，行住坐臥，刻刻如此用力，將一旦豁然貫通，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古

偈云「鐵馬撞開青石門，玉雞啄破黃金殼」，這個消息，長老掩關靜悟，必能自得，總之自性自禪，為禪門日用功夫，暗來明可度，邪來正可度，惡來善可度，智慧度癡愚，布施度慳貪，清靜度煩惱，名曰六度，波羅蜜即到佛法世界，今長老為人所惑，枯坐不寐，則陰陽之樞紐不能交互，而陽浮於外，陰不內守，其有不病者幾何？為立潛陽固陰方法，用二地、二冬、石斛、京杏、參、苓、膠、苑、龜版、牡蠣，煎好加入人乳半鍾，守服二十劑，不必更方，長老唯唯頂禮而去，過廿餘日復來，據云服兩劑血即止，今則精神日健，因於前方去杏、苑，加歸、芍、枸杞服之，強壯反踰於昔，從此坐禪，遂無所苦云。

武林清和坊顧升泰扇店秋芳，患吐血十餘年矣，病起於傷酒過度，血熱妄行而雜藥亂投，肌瘦痰盛，惡寒心悸，神識如癡，自疑虛寒，妄將性熱之藥，雜湊四十餘味，亦無君臣佐使，猶恐欠熱，乃用生薑搗汁煎服，畏寒益甚，雖在重幃，尤嫌微風，心虛膽怯，常怕屋塌壓死，人眾雜處，又厭喧煩，丁亥秋延余診之，痰喘氣逆，脉虛大而數，一息七八至，蓋從前所服大辛大熱之藥，助火內熾，火盛尅金，肺臟已極，所謂熱極反現寒象也，症已危極，勉擬甘寒育陰法，用鮮蘆根、甜水梨、荸薺、鮮生地、麥冬，各絞汁半鍾，冲入人乳一鍾，每日徐徐緩飲，此蓋處方於無可處之地也，服之頗安。

錢塘張調梅先生，年四十餘，下血有年，丁亥九月，在吳山太歲廟斗壇，召余診之，神氣委頓，診其脉弦細乳遲，正仲景所云革脉也，男子則亡血失精，婦

人為半產漏下，余曰「察脉審症，當主腹痛亡血」，曰「然」，余曰「此症乃木強土弱，蓋肝主藏血，脾主統血，今肝木之疎泄太過，則血不內藏而下泄矣」，伊云「下血數年，一日數行，氣若注下，後重難忍，踰時便又溏泄，腰尻痠疼，少腹脹急，行動氣逆，坐臥必監足方快，形如傴僂」，余曰「此奇脉為病也，小腹兩傍名曰少腹，乃衝脉之所循行，督脉貫於背脈，其一道絡於腰尻，挾脊貫腎入臏中，而帶脉又橫束於腰間，夫衝脉為病，逆氣裏急，督脉為病，腰溶溶若坐水中，又督脉虛則脊不能挺，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諸病形狀如繪，凡奇經之脉，皆麗於肝腎」，方用歸、芍、川斷、山藥、枸杞、鹿角膠、熟地、龜版、牡蠣、寄生、小茴、木香、防風，煎送濟生烏梅丸三錢，數劑血止，後重亦減，乃去木香、防風、烏梅丸，加血肉之品，以峻固奇經，或為湯，或為膏，多方圖治，諸恙漸安，惟腎氣從小腹上衝，如賁豚狀，復灸中脘、關元、石門，調理兩日而愈，凡奇脉虧損，必多用血肉有情，乃克有效，《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至於灸法，則尤宜三致意焉。

丙戌秋定海霍亂盛行，有用雷公散納臍灸者，百無一活，鮑姓婦年三十許，亦患是症，瀉五六次，即目眶陷而大肉脫，大渴索飲，頻飲頻吐，煩躁反覆，肢厥脈伏，舌胎微白而燥，舌尖有小紅點，余曰「此暑穢之邪伏於募原，乃霍亂之熱者，勿悞作寒治，而灸以雷公散等藥也，蓋暑穢之邪，從口鼻吸受，直趨中道，伏於募原，臟腑經絡皆為壅塞，故上下格拒而上吐下瀉，如分兩截，此即吳又可所云『疫毒伏於募原也』，夫募原乃人身之脂募，內近胃府，外通經脈，熱毒之邪，壅塞於裏，則外之經絡血脈，皆為凝塞，故肢冷脈伏，內真熱而外假寒也，當先用針，按八法流注之刺法以開其外之關竅，其頭面之印堂、人中，手彎之曲池，脚彎之委中，及十指少商、商陽、中冲、少冲，皆刺出血，以宣泄其毒，服以芳香通神利竅之湯丸，方用黃連、黃芩、藿香、鬱金、石菖蒲、花粉、竹茹、陳皮、枳實、木瓜、木香汁、蠶矢等，調服紫雪丹，一劑而吐瀉止，肢和脈起，諸恙皆安。

項姓子年十二，脈伏肢冷，舌白不渴，目直神昏，此內伏暑邪，外感寒涼，而本元又虛，若驟用芳香開達，必至元氣暴脫，乃以參、附、茯苓、白芍、藿香、冬朮、九製倭硫黃、木瓜等，先為扶脾固元，吐瀉果止，而肢溫脈起，次日舌旁及尖現紅點，目赤口渴，此元陽已復，外寒去而內熱乃現，改用知母、石羔、竹葉、花粉、木瓜、藿香、鬱金、陳皮、銀花、滑石等，服兩劑而脈象漸和，惟覺

瀕甚而胃少納食，乃餘熱未清，胃絡不和，以輕清之劑，清養胃陰，如西洋參、石斛、竹茹、荷葉、麥冬、茯苓、生扁豆、西瓜、烏梅、山梔、木瓜、棗豆衣等，出入為方，調理數劑而愈。

一人腹痛如絞，上吐下瀉，面目俱赤，舌胎老黃，舌尖赤而起刺，肢冷脉伏，煩躁如狂，飲不解渴，吐瀉之物，酸臭不可近，此暑穢之毒，深入於裏，仿涼膈散法，加石膏、銀花，化其在裏之暑毒，一劑而吐瀉定，舌胎轉為鮮赤，略帶紫色，脉出洪大，此為熱搏血分，以竹葉石膏湯加細生地、丹皮、銀花、山梔，一劑而愈，此等症不概見，必須審症明確，方可用之，一或稍悞，禍不旋踵。

一婦轉筋，四肢厥冷，筋抽則足肚堅硬，痛苦欲絕，診之浮中二部無脉，重按至骨，細如蛛絲，然其往來之勢，堅勁搏指，先以三稜鍼刺委中出血，血黑不流，用力擠之，血出甚少，再針崑崙、承山，針刺畢，腿筋覺鬆，再用食鹽艾絨炒熱，用布包，能熨摩委中及足肚上下，方用三稜、菝葜、歸鬚、紅花、桃仁、僵蠶、山甲、地龍、牛膝、薏苡、木瓜，服下一時許，筋乃不抽，而吐瀉亦止，次日改用絲瓜絡、萊菔子、桃仁、竹茹、薏苡、滑石、蠶沙、木瓜、刺蒺藜、山梔皮等，清暑濕而宣通脉絡，後以西洋參、麥冬、石斛、橘皮、竹茹、薏苡、絲瓜絡、茯苓等，出入加減，調理旬餘安痊。

一農夫史姓，年四十許，偶入城，患乾霍亂，腹痛如絞，不吐不瀉，倒地欲絕，四肢厥冷而脉伏，與立生二服不效，又急製獨勝散，用熱酒冲服仍不效，脣

面青慘，鼻尖寒冷，痛益劇，其勢甚危，不得已，與外台走馬湯，巴豆霜用五分，服下半時許，腹中大鳴而大便乃下，大穢臭聞，痛乃稍緩，扶至城內親戚家將息，次日竟能緩行歸家矣。

武林吉祥巷陳維和四歲小兒，仲秋患泄瀉，已近一月，粒米不進，蓋五六日矣，腹痛口渴，泄亦無度，身熱咳嗽，將成慢脾暑瘵，病已垂危，乃召余診，方用清暑化積之品，以鮮荷葉、鮮蘆根、黃連、黃芩、木香汁、甘草、橘紅、萊菔子、雞內金、車前子、益元散等，服兩劑而症大減，計一日僅瀉兩三次，胃得安穀，嬉笑遂爾如常，惟食後猶患完穀不化，遂改用通補脾胃之部，如西洋參、荷葉蒂、茯苓、焦甘草、橘皮、木香、冬朮炒扁豆、石斛、穀芽、澤瀉、五穀蟲等，養胃陰而升脾陽，調理數劑，諸症悉愈，越數日，又重感者邪，泄瀉復作，身復發熱，咳嗽氣陷，乃專清暑邪，以荷葉、蘆根、扁豆花、香、連、穀芽、澤瀉、益元散、菉豆皮等，調理數劑即愈。

定海西門外，某從滬上來，感受暑邪，熱毒蘊結，身熱如熾，大渴引飲，脈象洪數實大，舌苔黃厚濁膩，泄瀉日百餘次，粒米不進，已垂危而就診於余，余謂「暑熱毒邪結於陽明，幸而大瀉，邪有出路，不然腸腐胃爛，早已死矣，症雖而危無妨，但不可用止截之藥」，乃遵喻氏通因通用之法，黃連五錢，黃芩四錢，生甘草三錢，銀花五錢，鮮竹葉一握，鮮荷葉一片，生大黃五錢，元明粉三錢，花粉四錢，作地漿水煎服，一劑而鳴大減，次日僅變十飲次，熱勢亦緩，再進原方，減去大黃、元明粉，如此危症，止數劑而熱退瀉止，後以糜粥自養，不勞餘藥而瘳，亦幸事也。

顧姓，七月嬰孩，患暑穢食積，泄瀉身熱，用鮮藿香、鮮荷葉、西洋參、木香、川連、條芩、穀芽、花粉、雞內金、澤瀉、益元散、五穀蟲等，出入為方，調理而愈，凡夏秋之間，小兒之患泄瀉者甚多，其病由於暑穢食積者，十居七八，余悉主是法，莫不應手取效，如脾虛而傷於生冷瓜果者，則又不當以此為例也。

舟子劉某，年十四，風餐露宿，日以為常，夏秋之交，食少乏力，肌黃腹脹，其母以為虛也，與食桂圓，數日人益困憊，胃口愈閉，腹痛泄瀉，然猶勉力操舟，迨至泄瀉無度，魄門不禁，肢冷脉伏，目直神昏，始延余診，至則其母對余而泣，以為無生理也，余諦審之，舌胎白滑，口不渴飲，人不躁動，確係太陰寒濕，即慰之曰「病雖危險，尚屬可救，書附子理中湯與之，用生附子三錢，持方至藥鋪撮藥，而司櫃者謂「附子多則不過一錢，從未見生附可用三錢」，囑其再來問余，余曰「我曾用六七錢而應手取效者，三錢尚是中劑，何云多也，嫌多不服，我亦不能相強，且必濃煎方效」，其母以病勢危篤，姑進一劑，以冀萬一，於是申刻服藥，至酉戌時腹中作響，漸能開言識人，至亥子時，復大瀉一次，腹覺暢甚，起居自如，知饑索食，進鍋巴湯半盂，次日問以病狀，囑其原方再服一劑，竟不瀉，亦不服藥，三日後即能負物以行，羣以為奇，不知古法轉危為安者甚多，何奇之有，然是症幸在鄉僻窮民，故能速愈，若在富貴之家，延醫多人，各執己見，反多阻隔，不能愈疾。

定海東山脚下某嫗，前翁姓之隣居也，年四十餘，患血痢日數十行，裏急後重，腹痛如絞，粒米不入者，十餘日矣，身大熱，口大渴，症在垂危，呻吟欲絕，余因治翁姓子之症，乘便邀診，脉兩關尺俱沈弦而數，按之搏指，余曰「症屬暑挾食積」，遂與大劑黃連、黃芩、荊芥炭、銀花炭、檳榔、木香汁、醋製大黃、歸尾、紅麴、貫眾炭、地榆、槐花、白芷、焦山查等，一劑而病減半，乃去大黃加甘草，再劑而十愈七八，腹亦不痛，稍能進食，復去檳榔、貫眾、白芷、槐花，而加西洋參、石斛、炒麥冬、鮮荷葉、辰砂盆元散，又三劑而全愈，其四歲孫，亦患是症，但稍能食，與芍藥湯去桂，加荷葉、益元散、焦山查、五穀蟲之類而愈，余治此三症，轉危為安，羣以為神，其實不過按症施治耳。

郭通圓靜脩菴尼，秋季患痢如魚腦，腹與脇牽引而痛，氣墮肛門腫痛，纏綿月餘，面黃肌瘦，裏急後重，脉象虛大，余曰「濕熱鬱蒸為痢，法宜透化，香燥耗液，反助火邪，與病不合，故不能愈」，乃與大豆黃卷、鮮藿香、黃連、黃芩、防風、木香、佛手柑、蘿蔔子、茅朮、車前、薏苡、澤瀉、白芷、荷葉、青蒿腦、滑石等，服兩劑而病減半，乃去白芷、豆卷、茅朮，加石斛、茯苓，又四劑而病去其七八，後以調胃和中化濕之劑而愈。

牛羊司巷陳銘甫世兄，年十三，身長如二十餘，十二歲而陽已發動，是以骨力不堅，試觀草木易於榮長者，而枝幹必嬌嫩，其理一也，丁亥春，患咳嗽痰多，食少體倦，兩足痿弱，不能起立，目合則遺精，甚至日間心有所思，夜則夢寐不安，乃延余治，診脉左關弦數，右關虛大，兩寸兩尺俱虛軟無力，余曰「症屬木強土虛，腎氣不堅，心火刑克肺金，治當先保肺胃之陰，取土金相生之義，且胃為後天之本，土能生化萬物，經云『納穀者昌』，待胃氣漸旺，然後可用血肉有情，同類相感，補精益血，病自漸愈」，於是先用桑葉、沙參、釵斛、炒麥冬、枇杷葉、白蒺藜、仙半夏、橘紅、竹茹、穀芽、茯苓、茯神、紫苑、百合、毛燕屑、女貞子、蓮子、淮山、芡實等，清淡之品，出入為方，服二三十劑而痰漸少，胃漸開，乃用舒養筋脉滋血和肝之藥，如歸、芍、金櫻子、釵斛、山藥、山萸、續斷、杜仲、麥冬、西洋參、五味子、阿膠、沙苑蒺藜、參、貝、陳皮、人乳蒸茯神、龍骨、牡蠣、芡實、丹參等，又三十餘劑，遺精夢寐等皆愈，但足仍無力，後用血肉有情之品，收合成膏，如吳鞠通天根月窟膏法，每服五六錢，一日早晚兩次，至戊子春，步履如常，強壯逾於平昔，可見補益之藥，必久服乃效。

寧波西郊陳姓子，年十七，患癩症，三四載矣，初則數月病作，後乃漸近，甚至一日數發，口角流涎，乃求余治，脉右三部洪滑流利，左關弦而搏指，左寸上溢魚際，余謂症屬痰火充斥，上蒙胞絡，閉塞神明之府，故昏厥卒倒，不省人事，先以牛黃清心丸，用竹瀝一杯，人生薑汁二三滴化服，復以鮮石菖蒲、鬱金、膽南星、羚羊角、桑葉、鈎藤、橘紅等，宣絡道而清疏之，繼則用寧神安魂，佐以金石，堵其痰火復入之路，每清晨以橄欖膏入礬末少許，用開水沖服四錢，服月餘而病不復作矣。

山陰沈某，年四十許，偶一煩勞，則癩病即發，神不自主，譫言妄語，不省人事，或語鬼神，其狀非一，診之兩寸尺空大無倫，兩關弦緊，舌中心陷有裂紋，余謂一病屬虛症，神不守舍，神虛則驚，非有鬼祟，神氣浮越，故妄見妄言，隨與桂枝龍牡湯加龍眼肉膏，囑其守服三十劑，服二十劑而病已不復發矣，按此症與前陳姓案，乃一虛一實之對證，總須審症的確，指下分明，庶所投輒效，病症萬端，治不執一，要不外乎虛寡寒熱四字，桂枝龍牡湯有旋轉乾坤之妙，用非熟讀金匱者，不知也。

杭垣後市街施醫局內金少爺號有常，患狐疝偏墜，立則睪丸下墜，臥則上入少腹，陰囊赤腫而痛，延余診之，脉左弦大，右虛濡，余曰「陽明濕熱鬱蒸，厥陰風木內旋，故有此症，蓋陽明厥陰皆主宗筋，其脉皆循陰器，抵少腹，治當先用化濕疎氣」，乃從陳修園先生法，以二陳湯加木香、川棟、橘核、車前子、小茴香等，服三劑而稍安，復灸衝任而愈。

寧城應家衙何世全與施采成為鄰，采成，余契友也，辛己冬，余邀友就衙前酒樓小飲，而施亦在座，其子登樓云「何某刻患急病，即請診視」，余偕入其室，但聞其聲長吁，問其致病之由，自言午尚無恙，至未刻少腹稍有脹急，申即暴發，陰囊腫大，如升如斗，堅硬如石，痛苦欲絕，上吐下瀉，脉細而弦，陰莖入腹，囊底一孔如臍，為立理中湯加生附子三錢，半夏一錢，吳萸七分，囑其靜心安養，不可急躁，服藥後致戾刻，吐瀉止而疝仍如故，痛反更甚，余謂「此寒邪盛與熱藥相拒，下焦深痼之邪，藥力尚輕，不能勝病，再服可瘳」，病者有難色，余恐其疑，復邀同學王君元仲共商，王至已初更餘矣，診畢舉論與余合，乃立椒附白通湯合五苓散，仍用生附子三錢，至二更服下，余就宿於施友家，蓋恐病情有變，雜藥亂投，反致危殆，謂其子曰「若爾父病稍有變動，即來告我」，至三更後，其子來告，云「父病已好大半」，余大喜，持燈速往，病者曰「我因久坐尻痠，移動覺如氣泄，脹痛頓失，視之陰囊已小大半，而皮起縐紋，陰莖伸出其半，次

再生云。日腫硬全消，平復如故，但覺精神困乏，後因境迫，不服藥而愈，渠竟稱為華陀。

一女年十二歲，患胸痛甚劇，床上翻覆滾號，治以消食行氣之藥不效，與阿芙蓉膏開水沖少許服始效，後仍不效，余視其肌肉消瘦，面黃有蟹爪紋，詢之肛門如痔痛，脉或時弦緊，或時細數而有歇止，却與金匱狐惑病證相符，乃依《外臺》殺蟲方法，用附子、桂心、大黃、鶴虱、雷丸、乾薑、甘草，各等分為粗末，每服二三錢，百沸湯入蜜半匙和服，兩劑以後，胃口漸開，肌肉漸生，至今六七年，是病不復作矣。

董嫗，年四十餘，患胸痛嘔逆，喉痹帶下頭痛，病非一端，診其脉沉細而瀆，余曰「脉法云『下手脉沉，便知是氣，病由情懷不暢，鬱怒傷肝，木邪犯土，心脾氣結』，法當疎氣平肝」，先用歸、芍、香附、橘紅、鬱金、薏仁、柴胡、丹皮、鮮橘葉、佛手花、瓦楞子、牡蠣等，以水先煮生鐵落，然後煎藥，服三劑，諸症俱減八九，後以逍遙散加丹、梔、香附、海螵蛸、牡蠣，服二十餘劑而愈。又徐嫗，年近五十，患胸痛，月信雖少而尚未斷，體肥脉弦而虛，余謂「此屬血虛氣鬱」，與丹參飲而愈，此二症雖同為氣鬱，而却有肝旺血虛之分別焉。

毛姓婦，患胸痛甚劇，床上亂滾，哀號欲絕，月信愆期，延余診之，脉沉弦搏滑，指甲與脣俱青，余曰「脉沉滑主血，弦勁搏指其血苑結，當是瘀血留於胸膈而作痛也」，細詢得病之由，忽悟半月前被硬木觸胸，其為瘀血無疑矣，與歸

尾、赤芍、桃仁、丹參、西洋參、琥珀、乳香、蒲黃、五靈脂，一劑而愈，故治病之道，四診皆當留意，乃能與病切中，而所投無不效也。

某木匠，因觸傷腰脇，瘀血留阻於經絡，痛甚，呼吸轉側，尤為難忍，惡寒發熱，脈弦勁而數，此因瘀留經絡，以致氣機不宣也，方用歸鬚、桃仁、蘇梗、橘絡、絲瓜絡、乳香、沒藥、紅花、丹參、穿山甲、牛膝、青葱管等，活血通絡逐瘀之品，兩劑而愈。

武林丁松翁三世兄，患風熱喉癰，初起覺微寒，旋即發熱，閱三日，喉關之內，小舌兩旁如有物梗塞，至五六日，膿成痛甚，始悉喉內兩旁雙發喉癰，先延他醫治之，處以辛涼疎風輕劑，至七八日，乃召余診，脉之寸關二部浮數，兩尺虛軟無力，余謂「症屬風熱上壅，須以清火解毒為主，幸前方無悞，脉象清爽，症雖危而可安，但勿求速效，走入岐路，致增跋涉耳」，松翁深以為然，乃用羚羊、石膏、知母、銀花、殭蠶、薄荷、竹茹、青黛、山梔等，清化上焦之風熱，大便閉結，則用大黃、芩、連、元明粉等，以通利之，吹以消腫解毒拔膿之藥，至二十餘日，膿腐未盡，人益困憊，舉家惶惑，乃用斑蝥等外治之藥，欲提其毒從外而出，余至，急令揭去，用甘草湯洗淨，誠以膿腐已化，斷無外提之理，徒使毒氣散漫，遷延難愈，至廿餘日，膿腐方盡，脉亦平靜而腫痛依然，方信余言不謬也，乃用生甘草六錢，生萊豆一盞煎湯，再加化毒清火養陰之藥，次日腫痛果瘥，後以養胃安神之劑，出入加減，月餘始痊。

正紅旗滿州人，年三十許，患喉蛾，腫痛未破，三日湯水不能下咽，脉洪大而數，先刺兩曲池、少商穴出血，喉間即覺寬鬆，吹以開關散、稀涎散，吐出膠痰碗許，食能下咽矣，方用皂角、牛蒡、殭蠶、貝母、白芷、薄荷、甘草、桔梗、馬勃、元參、青黛、山梔、條芩，投之而瘳。

畢佐廷，甲申冬患傷風，誤服辛溫表藥，遂病咳嗽，纏綿不愈，至次年二三月，燥欬無痰，音啞色夭，喉中漸爛，色白不腫，至夏六月不起床矣，方延余診，歷閱前方，寒熱溫燥雜投，脉象弦細而數，身發潮熱，面色時赤時白，余曰「病本可治，但悞於藥太甚耳，此症初起本屬傷風小恙，悞服麻桂乾薑大辛大熱之品，風火益熾，肺金受燥，至春令發升之際，少陽之木火上升，是以津枯音啞，而更助之以燥藥，則火土燥烈，夏令火旺，而金益受制，治當金水兩滋，以助肺之化原，但須久服緩效，欲求速愈，則余謝不敏矣」，方用二冬、石斛、桑葉、貝母、蜜炙紫苑、蜜炙欵冬花、生地、龜版、青蒿、鼈甲、阿膠、山梔、丹皮、五味子、蒺藜等，出入為方，服三十餘劑，方能起牀，飲食漸進，聲音漸出，繼以十味地黃湯加減，又二十餘劑而爛孔漸平，後以人參養榮湯加阿膠、牡蠣、石斛、百合等，前後服百劑而始痊。

寧波一妓，年三十餘，患廣瘡，外科始用昇藥，瘡雖愈而毒聚於咽喉，腐潰綿延，小舌爛盡，通於鼻孔，服寒涼藥數百劑，以至面色眊白，同於枯骨，聲瘖膚寒，連唇舌俱呆白色，腹脹便溏，脉象沈細席虛軟，縈縈如蛛絲，延余診之，余曰「寒涼過度，脾胃傷敗，陽氣消滅，將登鬼錄，先保命根，休議其病，遂用附、桂、茯苓於朮、參、著、薑、草等，溫補之，服十餘劑，漸有起色，飲食腹脹便溏悉愈，乃以人參養榮湯，朝服五寶丹，以化其毒，吹以珠黃散，始終用溫補藥加化毒之品，至月餘而諸恙皆愈，爛孔平滿，但爛去小舌，不復生耳。

定海巡捕魏小隱夫人，年三十餘，前曾有孕，四月因腰疼腹痛，醫誤認血積，破血殞胎，年餘，原醫復用前藥，致殞，丙戌秋，停經四月，腰腹如舊疼痛，乃邀余診，脉絃虛滑數，尺脉躁動不安，余曰「此胎脉也」，問幾月矣，曰「將及四月」，余曰「脉已離經，胎將墮矣」，伊備述前因，余曰「前墮兩胎，皆在四月，今屆其時，瓜弱蒂脫，又欲墮也」，曰「腰腹雖痛，血尚未下」，余曰「脉象如此，勢必漏下，姑用安胎之法」，以四物湯加桑寄生、杜仲、川斷、膠、艾、砂仁，藥未服而血已下，持方來問，余曰「此方正治胎漏，然胎之能保與否，難以預決，而又不得不服」，次日下血更多，余復診之，脉數已減，尺脉稍安，余曰「脉似有根，胎可保矣」，渠云「胎既可保，何以下血反多，腰腹仍痛」，余曰「此憑脉不憑症也，昨血未下，余斷必下者，蓋離經之血，自然當下，若止瀉之，將來瘀血為患，變症百出矣，已離之血，必當盡下，則未離之血自止，但產期須補一兩月耳」，復於前方加參、芪、白朮，又服二劑而血始止，胎卒不墮。噫嘻！天下之悞藥而殞胎者，不知凡幾，豈非醫之造孽耶？

趙姓婦，年十八，生一女，產下即暈絕，汗大出而目上竄，昏厥不知人，急召余診，余曰「此敗血衝於胃經也」，猝不及藥，急令先用醋三斤置甌內，以鐵秤錘，一個用炭火爐，內煨通紅，置產婦前淬之，令口鼻皆受之，烟氣薰入，少頃汗收，目開神定，復以童便灌之，方用當歸四錢，川芎二錢，桃仁、延胡索、

蒲黃、五靈脂各一錢，薑炭八分，炒黑荊三錢，百草霜一錢，煎服即愈，不知者以為有起死回生之術，其實古人原有此法，余亦不過效顰而已，病似雖危，治之極易，人人得而為之也。

姚姓婦，年四十餘，生兩男兩女，最後生者九歲矣，丙戌秋，月信愆期，至冬病不起床，半載以後，腹大如抱甕，肌肉盡消，面色暗慘，床內轉側，須人攙扶，有時腹痛如絞，痛過即饑，饑即欲食，而胃口倍強於平昔，延醫診之，或云胎氣，或云水氣，或云蠱脹，或云血積，紛紛不一，治亦無效，丁亥春，病更劇，延余診之，其脉右手浮部滑數，沉部參伍不調，左三部俱弦強，診時適當痛後，余曰「痛後之脉，不可憑信，明日再診，或可定方」，然大端總非胎脉，此等奇症，須認明的實，或可一擊而去，彼以為然，次早復診，左脉雖弦而不強，右脉如羹如沸，尋按之，細軟如絲，無氣以動，竟猶欲絕之狀，余曰「昨今脉候，大相懸殊，凡治病必先得其要領，可以下手，脉象如此無定，何敢輕治」，其夫再三求方，余曰「如是下午再商，可也」，午後復往診，而脉象又更，兩手頻現歇止，時數時緩，因知此脉本無定象，問其痛時腹中動否，痛處有無一定，曰「動處與痛俱無一定，或在臍上，或在臍傍，或在左右脇下，動則必痛，不動則不痛」，余曰「脉象屢更，且必動而始痛，胃反倍強，肌肉日削，其為怪胎無疑，但怪胎須下，藥必有毒，下後生死，余亦難決，然不下必死，下之或可望生」，婦云「如能下之，雖死不怨，現今身如巨石，扶持需人，家貧如洗，日食維艱，生不如死」，

夫婦皆堅請用藥，於是鄰里共聞，余始疏方，用大黃一兩，附子五錢，乾薑、桂心、川烏、雷丸、鶴蝨、桃仁、牛膝、枳實各二錢，巴豆霜四分，麝香一分，共研細末，煉蜜為丸，開水送服五錢，一服腹中大動，痛更劇而胎未下，令再服三錢，約二時許，先下漿水斗餘，後出兩怪物，形圓且長如魚，兼有兩角，口眼俱備，不知何物，產下尚能跳躍，人盡駭絕，下後用銀花六錢，生甘草四錢，生薑豆一鍾，煎湯以解其毒，腹痛乃止，後以補養氣血，調理脾胃，月餘始能起床，僉為此婦慶再生云。

杭垣萬安橋天和烟店夥，年近七旬，平日體極健壯，身軀豐偉，戊子冬，患小便不通，半載有餘，久而愈閉，點滴難出，氣常下注，脹急欲死，延余診治，兩寸關脉俱極虛大，兩尺細瀼不調，余曰「此症乃中虛，清陽下陷，初則不過如癰閉，醫者以熟地、桂、附漫補，則清陽愈陷，下竅填塞，遂致胞系了戾，膀胱之下口與溺管不相順接，故溺難出，病名轉胞，治之極易，何以半年之久，無有識此病者，真屬可笑，與補中益氣湯，黃芪重用至一兩，加木通三錢，肉桂三分，兩劑而便稍通，四劑其病如失，後以補中益氣全方，不加利水之藥，更囑其每日淡食豬脬數枚，取以胞補，同胞類相感而安，其從前之擾亂，半月後，胃強體健，渠以為神奇，其實亦是按症施治，何奇之有。

《徐玉臺醫話精華》

徐玉臺，南匯人，治病多新解，蓋經驗宏深，自臻於手揮目送之境，著有《醫學舉要》，論述病原，絲絲入扣。

南匯本城楊熙宗令郎，病瘧，寒熱俱輕，飲食如故，守不服藥之戒，一日自神廟燒香而歸，忽發狂言，似有神靈所作，邀余診視，脈象沉鬱，魄汗淋漓，未能審其果為熱厥，不敢驟用寒涼，姑用胆星、竹瀝與服，服下人事頓清，詢其近日所服何物，曰「薑棗湯，日服兩次」，視其舌色，面白底絳，唇若塗硃，知為熱邪無疑，時已三更，余見其病勢稍持，約其明日轉方，天明復來邀診，據述醒時未及三刻，旋又發厥，望用犀角地黃湯合大承氣，許其大便一行即愈，奈他醫謂下則必死，病家轉多疑慮，時有張二川，係楊內戚，力勸本家定服余方，煎藥已近下午時候，病者牙關緊閉，強將犀角灌入，服至半劑，大便即解，前恙頓除。

南匯姚裕豐，醫士也，秋月寒熱，雜投霍香正氣、香茹飲之類，醫中來問病者，必定一方，其自己亦不能主持矣，其父沛寰，因其病勢危劇，始來邀余，余用急下之劑，前醫交阻，謂此屬不治之症，何用下為，余坐等其家煎服，大下宿垢，繼服滋補，半月而愈。

發熱惡寒，頭疼身痛之暴症，人易辨之，惟久鬱肺經而成喘嗽，有似陰虛勞嗽者，不可不辨，郡城西門外奚藕莊客幕於外，上年道途受熱，曾患喘嗽，服自便而愈，今復患喘嗽，投自便而加劇，醫亦概用清肺補肺，終不見效，自疑為陰虛重症，徬徨無措，遂延予診，余為脈象見緊，似數非數，前患暑熱，故自便可愈，今患寒邪，故反增劇，用小青龍湯而愈。

老人元虛，病宜扶元，人人知之，竟有陽氣充實，常服大寒之藥，常得帶病延年者，南匯本城謝鳳鳴，年七十有四，因上年秋間，涉訟到郡，舟中冒暑，即發溫瘧，微寒惡熱，胸膈痞悶，余適寓郡城，用清心涼膈散，而寒熱止，繼用半夏瀉心湯而痞悶除，旋即結訟回南，不再服藥，延至初冬，喘嗽大作，醫用疏散，愈治愈劇，至新正初十外，日夜不能交睫，痰涎盈盆盈碗，囑其子恩榮等速辦後事，無餘望矣，適有徽友汪郁廷在坐，謂此症仍請予診治，必有出奇制勝之處，郡城僅一浦之隔，何不專舟邀歸以一診，鳳鳴平日持家甚儉，因欲死裏求生，不得不從汪議，余亦以世好難辭，即束裝東歸，時已正月十六，夜診畢，即知其誤用辛溫，許以尚可挽救，方用大劑白虎，參入大劑犀角地黃，堅服四十餘日而全愈，若不細察其脈，而但拘年齒以施治，必至抱怨九泉，至嘉慶二十五年，重遊泮水，至道光五年，已八十有四，一日不飲蔗汁、梨漿等味，即大便艱澀，辛溫之誤人有如此。

瘧疾

寒熱往來之瘧，治宜小柴胡湯，不知陰虛之體，用之轉增大患者，郡城姚敬修，夏日病瘧，醫投小柴胡十餘劑，竟無增減，停藥二日，忽然發厥，舌短眩暈，危在頃刻，居與余寓相近，急來延診，余用大劑清肝之藥，一服而安，知其多服柴胡，肝陰虧乏，厥陽亢逆也，愈後四肢痠麻，用養陰藥調理半年，始得平復。

府廩生高菊裳令堂，病陽虛久痢，醫頻服溫補，延至半載，病反增劇，晝夜三十五次，余診時，但述腰脊空痛異常，遂用斑龍丸峻補奇脈，初服一劑，病勢大減，自後連服數劑，竟無增減，服參些少，略安片刻，而菊裳昆仲以尊人病怔忡經年，參藥大費，人參豈能常服，余為沉思良久，改用黃芪建中加鹿角，時有醫士李秀在座，謂「峻補之法，繼以宣通陽氣，亦是一法」，力贊此方為中病，堅服二十餘劑而愈。

華庠生王熾令堂，秋月病熱，初延李謹診視，用薄荷、連翹、山梔等，俱用姜汁製服，服後發厥，復延一時醫診視，用白虎湯清火，人事雖清，下痢不止，改用補劑，亦無效驗，來寓懇余專治，為用仲景桃花湯而愈。

南匯東門李連城，病肝氣脹痛，因多服左金，遂至下痢不止，食飲不思，人亦不與之食，更醫則條張條李，用藥則惟朮惟芩，僉云不治，已措辦後事矣，不得已而索治於余，余令其早服大劑歸脾，晚服大劑六味，并令家人誘其食肉，即有效驗，一月全痊。

內傷

南匯南門張寶華，勞倦之餘，又兼食滯，乃內傷中之有餘者，脈象洪大，熱渴異常，予係舊戚，平日相信不疑，即用下奪清中之法，但前因葬事太勞，未即痊愈，親友中有疑為失表之症，囑其更請他醫調治，醫謂從未得汗，熱邪內陷之象，用葱鼓等發汗，汗竟不出，反發昏沉，仍懇予治，予惟以清降為事，漸漸神清食進，始終無汗而愈，愈後大便艱澀，惟服大黃，補藥一劑不服，於以知外邪宜汗，內傷禁汗，內傷之虛者為勞倦傷，宜補中益氣，飲食傷中，虛夾實者，宜枳朮丸，如內傷之純實者，則宜攻下也，王安道辨之甚詳。

新場鎮閔欽齋，年五十外，形體清瘦，多火少痰，冬月忽患偏枯在左，遂從吳門解館而歸，醫惟以補氣消痰為事，反增咽燥喉痺等症，病家謂本原既竭，故用補劑不效，延予聊問消息，余謂「其脈其症，純是一團火氣，須用河間治火之法」，方用二地、二冬、知、柏等，甘寒苦寒相間，投二劑，頓覺神情清爽，病者方憶未病前數日，左肩胛猶如火燒，始信治火之說為不謬也，繼服虎潛丸而全愈。

提憲稿房陳掌衡夫人，患半身不遂，體質瘦弱，疑是血虛，投溫經養血，全無增減，因思《內經》云「痛者，寒氣多也」，病在脈絡，非辛烈猛重之味，不能勝任，服許學士川烏粥而愈。

痺症

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祛風祛寒祛濕，人人知之，不知有當變通者，泗涇戴星杓，內年近四十，因烟業赴上洋，一夕忽患腿痛，不便行走，寓中適有素明醫理者，謂「腎氣素虛，乃類中之漸，必服大造丸可愈」，戴以客寓起居不便，遂乘肩輿而歸，本鎮及郡中之醫，皆用溫藥，并服大造丸，服下掣痛增至十分，兩手亦痛，陽事痿縮，遂延余診，余謂「此屬熱痺，俗名流火是也」，舌苔雖白，其實底絳，陽事痿縮，王節齋所云鬱火也，遂用三黃石膏、犀角地黃等大劑，半月而起于床，更用虎潛、大補陰丸等，一月後步履如常矣。

南庠生謝恩榮令堂，患熱痺，醫以為血衰氣弱，投以補劑轉劇，余用羚羊角、二冬、玉竹、竹瀝等，通絡之劑，投數劑而全愈。

前營千總龔振邦，多慾陰虧，夏月病起膝痿弱，余謂「當作暑痿治」，清暑益氣加活血之品，授方不服，轉服傷科之藥，一旦昏厥，心痛欲死，仍延余診，脈來氣散，生脈散加和中之品，服一劑，果覺少安，渠家信之不篤，遍請他醫，通同酌治改用參、地、桂、附，服之轉增脹滿，又請一醫，以和中降氣為治，脹滿雖稍除，而元氣益弱，病者益難支撐，改用參、朮，一劑而從前心痛欲死之症復作，不得已遂聽命於余焉，余謂「此屬少陰腎水虧乏，轉服傷科之藥，則氣亦虛矣，參、朮、桂、附適以耗陰，橘半、枳、砂適以耗氣，俱未中病，故愈治愈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乃正治也」，用六味合生脈等，堅服五十餘劑而愈。

南匯營兵朱七官，濕熱成痿，求治於他縣時醫，以峻補剛劑，囑其頻服，半月後，厥陽上逆，頭眩耳鳴，胸中擾攘不安，格寒於下，兩脚如故，自己已無生理，友人顧鳴鶴與朱鄰近，延余決死生，余按脈象狂大，謂「此症因溫補誤投，非絕症也」，遂用芩、連、知、柏、猪胆汁等，大寒之品，一劑即減，投二十餘劑而全癒。

郡城徐華封女，病痿，兩足不能相去以寸，脊間皮寬肉軟，有如斗大，醫用雜補氣血之劑不效，予謂「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芪、朮守中，不能達下，四藥誠為女科要藥，若欲填實精髓，則又不勝任矣，考《內經》，筋痿、骨痿皆屬奇

經絡病，乃用生鹿角、龜版、海參、魚膠、羊肉等，血肉之味，配入熟地、枸杞、牛膝、歸、芍，堅服三十餘劑而全愈。

腫脹

南匯本城李孝思，單脹數月，諸藥不效，余按脈象沉微，此屬湯微，用塞因塞用法，專服理中加附子而愈。郡城卜姓女，十有三歲，先患痧疹，繼患瘧疾，醫用開泄太過，遂至脹滿，肚腹以下，堅硬如石，本家疑為虛症，請一老醫中專用補藥者診治，豈知竟云「痧毒內攻，法在不治」，余時初到郡中，遂來延診，余按其脈沉細而微，脾虛景象，顯然如繪，初用錢氏白朮散，而堅硬消，繼用陳氏六神湯，而脹滿愈。

吳靜山孝廉令正錢夫人，時邪後，遂發黃腫，日嚙乾茶無度，蘇太諸醫，皆用氣血並補，久而不愈，延余診之，脈兩手俱洪數之甚，詢得腹中攻痛無常，夜則身熱如烙，此由陰液不充，瘀滯乾粘所致，宿血不去，則肢體浮腫，新血不生，則肌肉消瘦，一切補脾剛藥，未可施於此症，考仲景治黃有豬膏髮煎潤燥之法，爰倣其義，專用滋腎之品，調養腎肝而愈。

前營遊擊溫公，夏月自浦口來松，途中冒暑，到署後，請醫調治，初用清暑利濕不效，改用參、朮、歸、地，轉增脘痛，自後朝暮更醫，愈言誤補留邪，治難有效，遂延余診，余見其身病發黃，總是胃府結聚不行所致，用連理湯，辛開苦降法，授方不服，遂就診於青浦醫家，方用茵陳五苓散等，服之亦不效，遂以絕症為辭，歸至署中，計無復出，始委命以聽余焉，予仍用前法，服參些少，是夜即得安寢，改用理中湯，調理半月而愈。

嘉定陳嫗，年五十有七，病頭痛數年，額上為甚，額屬陽明部分，久痛必虛，須填補陽明，兼鼓舞胃中清陽之氣，用玉屏風散加炙草、葛根，二劑全愈，推此而太陽頭項痛，少陽頭角痛，厥陰頭巔痛，皆可按法而治矣，又高橋鎮曹連珍室，操持家事頗勞，兼多暴怒，孟夏得疾，自天柱至頭巔，忽然強痛，堅重難移，兩耳赤腫，胃中饒雜，脈象洪數，宗喻氏治吳添官母例而愈。

楓涇鎮宋元英境享安閑，恣情房幃，患腹痛二年，醫藥不效，遂就診於吳郡極時之醫，以絕症為辭，宋即歸家料理後事，深信醫言為不謬，余適過楓，晤宋氏西席程永孚，談及醫理，遂為知己，同元英來寓就診，細按其脈，細詢其症，總是陰陽悖逆，升降不利使然，問曰「曾服瀉心湯進退黃連湯否」？曰「未也」，因酌一方以授，投一劑而稍平，數劑而全愈。

胎前宜涼，人人知之，而亦有宜於溫者，胎前宜補血，不宜破血，而亦有轉用破血而得安者，總在臨症時之細心體會也，郡城孫錦堂室，懷胎五月，病轉胞不溺，醫用清利水道，並不究及轉胞由於下焦虛寒，由於中焦氣弱，由於肝家血滯，豬苓、澤瀉、車前等藥，徒傷胃氣，故飲食減少，夜不得寐，諸恙漸臻，而胞系之繚戾者如故也，日請穩婆抬起，始得溺出，究之元氣不支，日甚一日，因而延余診治，余診其脈緩大有力，許以可救，遵《金匱》成例，投腎氣湯一劑，是夜稍得安寢，蓋利水之藥，足以瀉腎，投桂、附而命門溫煖，故稍得安寢耳，再遵丹溪補氣成例，投參朮湯一劑，飲食漸能知味，惟病暑，大便不引已數月，腹中至此，更覺不安，改用茱連湯一劑，大便得解，小便雖仍穩婆伺候，病者因諸患悉減，深信不疑，再求良治，余為沉思者久之，脈象比前益見有力，元氣已復，而胎氣未畢，必有瘀血阻塞其間，遂用大劑破血之藥，一劑而脹遂消，三劑而胎氣舉，凡破血之藥，最足礙胎，今破血而胎反固，妙在先用補藥，以助其元氣也。

產後感冒時邪，宜溫散，不宜涼散，人人知之，而亦有不宜於溫而宜於涼者，誤用溫則不得不用大寒矣。歸鞠氏姪女，冬月初產無恙，至六日，頭痛身熱，凜凜畏寒，予用梔豉湯，夜半熱退，逾日復熱，更醫用產後逐瘀成法，遂加煩躁，余謂「冬溫為病，清之可安，通評虛實論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手足溫則

生」，仍依時邪治例，用白虎湯而愈，凡產後無產症而染他症者，即當以他症治之，而丹溪大補氣血之言，卻不可拘，仲景云「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夫陽明經中，仲景尚再三戒人不可輕下，而產後亡血既多，仍云承氣主之，蓋既為胃實，自有不得不用之理，舉一症而產後之挾實者，可類推也，仲景云「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夫既曰虛極，仍用白頭翁湯者，上痢中既有渴欲飲水，熱而下重之症，則白頭翁湯自有不得不用之理，惟其虛極，故加甘草、阿膠，以養其正，舉一症而產後之挾虛者，可類推也。

產後惡露不行，胸腹飽脹，溫之通之，人人知之，而亦有不宜於溫而宜於涼，不宜於通而宜而和者。東門鞠上玉室，初產患此，其脈數大而疾，上兼鼻衄，余用當歸二兩煎湯，沖熱童便與服，稍稍安穩，但惡露止有點滴耳，更醫用炮姜等溫通套劑，遂至胸腹增脹，惡露點滴不行，有欲依產後春溫治例，大進苦寒之品，余曰「又非穩治」，堅用歸、地、丹、芍等涼血和血之劑，十餘日，惡露大行而全愈，凡產後病解能食，七八日發熱者，當作別病治，初產後即發熱者，則仍作產後治，但各有寒熱兩途，不可不條分縷析。

郡城侯姓婦，年三十有八，因元宵夜遊，行走太勞，歸即小產，醫者皆以其胸腹有塊，用逐瘀成法，每劇必加炮姜，俱未有效，後雖停藥，而骨節如焚，積塊愈大，小便艱澀，熱痛異常，至三月初，始延余診，已奄奄一息，診其脈，沉

伏之極，隱隱難尋，予固知其陰虛陽盛，但日期多延，宜用緩治，初投復脈減去姜桂，神氣稍安，繼投丹溪大補陰丸，諸患悉減，終投《本事》虎杖湯，積塊平復，淋痛皆除，不及一月，飲食大增而全愈。

得勝渡衛姓婦，初產惡露不行，發熱疼痛，中挾冬溫伏氣，醫用逐瘀溫經套劇，遂至熱邪流注左腿，日夜難安，飲多食少，至冬至，朝廷余診治，予變產後宜溫之說，用涼血加大劑通瘀解毒，四服全愈。

郡城張六老室，產後月餘，崩中不止，時當暑月，醫用和中養血，俱不能止，病已三日夜，視為必死，余診其脈浮大欲脫，連聲索救，神氣尚清，急令煎黃芪一兩，當歸一兩，服之頃刻，立止，古方當歸補血湯，黃芪多於當歸五倍，今加當歸與黃芪等分者，時當暑月，恐黃芪之過亢也。

《程觀泉醫話精華》

程觀泉（文園），一字杏軒，新安人，嘉道間以醫鳴，四方求治者，踵相接，其所讀書，自《素》、《靈》、《本草》、諸經，洎秦迄近代諸大家，說皆博通而詳解之，嘗取述而不作之意，著醫述十六卷都五十萬言。

鄭鶴鳴，君平之流，冬日適患傷寒，初起寒熱身痛，不以為意，延誤數日，陡然肢冷脉伏，肌肉青紫，面赤煩躁，呃逆頻頻，請同道曹尚岩翁診視，詢知係慾事後起病，以為少陰下虧，寒邪乘之，逼其真陽外越，與六味回陽飲，服之不瘥，勢已瀕危，邀予商酌，予曰「景岳回陽二方，皆能救急，其中尚有分別，夫寒中陰經，審其陰陽俱傷而病尚緩者，則以陰陽兩回之法，苟真陽飛越，重陰用事，須取單騎突入重圍，拏旗樹幟，使既散之陽，望幟爭趨，若加合陰藥，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定方單用薑、附、參、草四味，煎令冷服，外用葱、艾炒熱熨臍，老薑、附子皮煎汁，蒸洗手足，于是一晝夜，厥始回，脉始出，惟呃未止，每晚必至百聲，知為腎氣上衝，于前藥中，參以熟地、枸杞、五味、丁香，攝納真元，諸恙漸減，改用右歸飲與服，一日，目辣舌燥，投六味地黃湯，浮陽頓平，復為調理脾胃，及脾腎雙補而起。

董千雲，賣花為業，年逾四旬，外狀丰腴，冬月患傷寒，診脉沉細無力，證見寒熱煩躁，頭身疼痛，面紅目赤，舌吐唇外數寸，病來勢暴，詢因房勞，感受寒邪，逼其虛陽外露，即格陽證也，方定六味回陽飲，令其煎成冷服，無如飲藥旋嘔，并吐虻蟲，躁擾如故，甚為躊躇，其母跪求救治，勉取前藥半盞，冲入猪胆汁數匙試服，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夜間盡劑，晨診躁象略安，舌收吐止，仍照原方再進，次易八味地黃湯，時屆九朝，忽口噤不語，十一二日，又寒熱如瘧，

有從外感起見者，予曰「溫中即可以散邪，強主正所以逐寇」，力排眾議，堅持數日，稍見轉機，此後尚多枝節，極力扶住正氣，守至兩旬，寢食雖安，神采欠爽，因思前病重時，祇圖固正，未暇驅邪，溫補藥多，未免留邪閉竅，曾記方書論傷寒時疫，愈後神識不清，有屬邪滯心包之語，與服蠻煎兩劑，神明頓清，續為調理而安。

朱，年五旬，心事內傷，兼挾外邪，藥誤因循，邪留不解，脈濡無神，汗多頭暈，交午寒熱，此陰陽衰憊，邪正交爭，烏可與傳經少陽之寒熱同語，張介賓云「邪氣如賊，其來在外，元氣如民，其守在中，足民即所以強中，強中即所以禦外」，斯症斯時，曰但驅邪可以卻病，吾不信也，曰舍輔正可以拯援，亦不信也，仲聖云「傷寒，若吐，若汗，若下，若溫針不解者，名曰壞病，知犯何逆，隨証治之」，雖然理固如斯，而病已頓危，大廈欲傾，一木恐難撐持，勞感經旬，因循誤治，邪陷正虧，喻氏所謂「輕則半出不出，重則反隨元氣縮入」，觀其暈汗，每現於寒熱之頃，此陰陽交爭，正不勝邪，脫機顯露，如盜入人家，門戶洞開，藩籬不固，主憊如斯，何堪與賊角勝負耶？請先救人，後醫病。

暑 證

堂妹適鄰村許姓，夏日浴罷，忽頭暈仆地，家人扶起，旋即發熱，狂間熱盛，煩躁嘔吐，詖妄不安，手指掣動，醫藥無效，予診脉息弦數，視舌尖絳苔黃，謂其翁曰「病由暑風相搏，邪熱燔熾，亟宜清解，以杜痙厥之患」，方用川連、香薷、甘草、半夏、茯苓、鈎藤、防風、青蒿、羚羊角、荷葉、篇莢葉，服藥兩劑，熱緩神清，嘔渴亦止，方內除川連、香薷、鈎藤、防風、半夏，加沙參、麥冬、石斛、稻露，又服兩日，證減七八，再除青薷、羚羊角、荷葉、扁莢葉，加玉竹、生扁豆、女貞子、當歸、白芍，調養而愈。

欬嗽

哮喘多年，原屬錮疾，往歲舉發尚輕，此番發劇，胸滿喘促，呼吸欠利，夜臥不堪着枕，藥投溫通苦降，閉開喘定，吐出稠痰，而後即安，思病之頻發，隔間必有窠囊，痰飲日聚其中，盈科後進，肺為華蓋，位處上焦，司清肅之職，痰氣上逆，阻肺之降，是以喘閉不通，務將所聚之痰，傾囊吐出，隔間空曠，始得堵，無如窠囊之痰，為蜂子之穴於房中，蓮子之嵌於蓮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不刈其根，患何由杜，考《金匱》分外飲治脾，內飲治腎，且曰「飲邪當以溫藥和之」，議以早服腎氣丸，溫通腎陽，使飲邪不致上泛，晚用六君子湯為散，默健坤元，冀其土能生金，兼可制水，夫痰即津液所化，使脾腎得強，則日入之飲食，但生津液而不生痰，痰既不生，痰自不作，上工診病，須求其本，平常守服丸散，痰發間用煎劑搜逐，譬諸宵小潛伏里閭，乘其行動犯竊，易於拘執，剿撫並行，漸可杜患。

岐伯雖言五臟六腑，皆令人咳，然其所重，全在於肺，蓋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其寒飲食入胃，從胃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咳，是咳之不離乎肺，猶瘡之不離乎少陽，據論病緣夏熱曉起，感冒涼風，更兼飲冷，始而微咳，漸至咳甚，服藥月餘，咳仍不已，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此致病之大端，醫者只知天時之氣熱，不察人身之藏寒，頻投滋潤，希冀清火止咳，適燕指南，無怪藥愈服而咳愈頻也，蓋肺為嬌臟，

性雖畏熱，然尤畏寒，金被火刑，固為咳，金寒水冷亦為咳，五行之理，生中有尅，尅中有生，金固生水者也，然金寒則水冷，使非火尅金，則金不能生水矣，譬冰地坼，以霜雪壓之，其能堪平，診脈沉細，口不乾渴，時當盛暑，背猶怯風，使非溫中滌邪，何以春回陽谷，倘再因循貽誤，寒邪不解，久效肺傷，更難為計，擬溫肺湯一法。

証經七朝，兩投溫解，寒熱退而復發，乾嘔不渴，舌膩頭疼，病緣本質不足，因熱貪涼，感受陰暑之邪，怯者着而為病，方訂理陰煎，冀其雲蒸雨化，邪從少陽轉樞，歸于瘧途則吉，寒熱為期，呵欠指甲變色，似走瘧途，証因陰暑逗留，非開手正瘧可比，仍宜壯中溫托，參以薑、棗和解，現在寒來，且看晚間熱勢若何，明日再議，寒熱仍來，邪猶未解，口仍不渴，體猶怕風，時當盛夏，薑、附服至四劑，並無火象，使非陰暑，安能勝任，不問是瘧非瘧，總屬正虛邪留，輔正即所以驅邪，強主即所以逐寇，乃昨熱發，至五更汗出始退，今午初又至，嘔惡呵欠，前次尚有微寒，此番并無寒意，脈見弦急，由陰轉陽之機，大凡陰証，得以轉陽為順，証既轉陽，溫藥當退，中病則已，過恐傷陰，病經多日，正氣受虧，輔正驅邪為是，汗出熱退，頭痛稍減，脈仍弦急，舌胎轉黃，瘡刺俱見，寒邪化熱無疑，恐其熱甚傷陰，酌以補陰益氣煎出入，質虧感証經十二朝，單熱無寒，午初起勢，黎明汗出退涼，確係伏暑為病，較之傷寒，其狀稍緩，較之正瘧，寒熱又不分明，經云「少陽為樞」，陰暑伏邪得從樞轉，尚屬好機，不然則邪正溷淆，如白銀中參入鉛銅，不成銀色矣，夫傷寒一汗可解，溫暑數汗不除，蓋暑濕之邪伏匿膜原，所以驅不易，今寒邪既化，似可清涼，惟嫌受病之源，終從陰分而來，甫經轉陽，苦寒未便驟進，作用養陰和解，夜熱稍輕，頭痛稍減，脈急稍平，窺其大局，守過二候，當可獲效，熱來稍晏，勢覺和平，黎明退涼，渴飲

較多，汗至午時，尚未收淨，夫暑汗與虛汗不同，經言「暑當與汗皆出，勿止」，脈急漸緩，頭痛漸輕，小便漸淡，邪剩無多，今將二候，愈期不遠，按純熱無寒，曰瘧瘧，瘧即陽亢之名，用藥自應轉手，昨熱作止，勢猶仿佛，脈急已平，神采稍好，惟舌根尚有黃胎，口猶作渴，仍屬伏暑餘波，今明二日，熱難驟止，好在發作有時，與瘧瘧同例，《內經》以為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參加減一陰煎，昨熱仍作，其勢較輕，証屬瘧瘧，因係伏暑，了無遺義，喻氏謂瘧瘧，會《內經》金匱微旨「從飲食消息，調以甘藥」二語，悟入主用甘寒，保陰存液，《指南醫案》治用黎蔗，亦此意也，推諸病狀，似與秋時晚發之証相類，氣候稍有不符，情形大略則一，必須兩三候外，日減一日，方得全解，屆期果許霍然。

瘧雖小病而《內經》論之最詳，首稱夏傷于暑，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可知瘧病由于暑風相發而成，然暑必兼濕，若無濕但必乾熱，非暑也，即此推之，瘧病雖屬暑風相薄而成，又必挾有溫邪醞釀之所致矣，特六淫分配四時，暑之與溼氣雖異，而因則同，有可分不可分之義也，今歲太陰司天，濕土主事，其變驟注，其災霖潰，人在氣交之中，感而即病者，為霍亂吐瀉腫滿諸候，其不即病，邪伏膜原，內趨大腸，則為痢，外走少陽則為瘧，故瘧之寒熱往來，亦猶痢之赤白膠粘耳，恙逾匝旬，瘧經五發，胸腹飽悶，嘔惡不渴，脈沉弦緩，顯係濕鬱中焦，腑陽失運，幸得從樞外達，不至滯下疽滿，邪淨自瘳，無煩過慮。

鮑宮詹，未第時，游毗陵幕，抱疴半載，百治不痊，因買舟回里，延予治之，望色頰赤面青，診脉虛弦細急，自述數日來通宵不寐，聞聲即驚，畏見親朋，胸膈嘈痛，食粥一盂，且嘔其半，糞如羊矢，色綠而堅，平時作文頗敏，今則隻字難書，得無已成隔証耶？予曰「君質本弱，甚多抑鬱，心脾受傷，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食阻二腸，無所稟受，故便乾，若在高年，即慮成隔，今方少壯，猶無可慮」，方仿逍遙、歸脾出入，服至數十劑，病尚未減，眾憂之，予曰「內傷日久，原無速效，況病關情志，當內觀靜養，未可徒恃藥力」，續得弄璋之喜，予曰「喜能勝憂，病可却矣」，半月後，果漸痊，乃勸往僧齋靜養，共服煎藥百劑，丸藥數斤，乃瘳。

噎隔一病，古人論之甚詳，尚有似隔非隔之症，猶未言及，梅文彩兄，令堂年屆四旬，病經數日，初時不能食飯，後并米飲俱不能咽，強之即吐，隔症無疑，然每日尚可啖乾麵糲數枚，思古人論隔症，不去「胃脘枯槁」四字，又稱陽氣結于上，陰液衰于下，今既不能飯，何獨能食麵，且飲湯即吐，乾食反安，理殊不解，與逍遙散數服不應，考《張氏醫通》有飲鵝血法，行之又不驗，更醫多方圖治亦不效，因勸勿藥，兩載後，可食麵湯，并精豬肉，今十餘年，肌肉不瘦，起居如常，亦奇証也。

軒岐論五鬱，首究乎肝，肝主春生之氣，春氣不生，則長養收藏之令息矣，而欲其無災害者幾希，夫病端雖始于肝，久則滋蔓他臟，膚淺見血投涼，因咳治肺者，固無足論，即知求本，而不審諸陰陽消長之理，依然隔膜，所謂補陰補陽，義各有二，芩連知柏，有形之水也，麥味地黃，無形之水也，以無形之水，制無形之火，如盞中加油，其燈自明，乾薑桂附，溫烈之溫也，參耆甘草，溫存之溫也，以溫存之溫，煦虛無之氣，如爐中覆灰，其火不熄，日內咳頻，痰猶帶血，似須先投甘寒以降火，未可驟用參耆以補陽耳，《醫貫》云「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于腎水之中，腎水乾枯，無可用之地，故復上逆而為患矣，病始不得隱曲，漸至不月，風消，喘咳息賁，莫能正偃，所以然者，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夫火空則發，使非填實其空，炎燄何能斂納，王太僕云「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誠見道之論，昨論便溏多，恐脾元下陷，夜來便圍數次，煩熱少寐，夫土為物母，心肝肺腎，若四子焉，子虛尚未仰給母氣，苟土母傾頽，中無砥柱矣，古人謂脾肺兩虧之証，最難措置，方欲培土強脾，恐燥劑有妨于陰液，方欲濡燥生津，恐潤劑有礙于中州，惟上嗽熱而下不便溏，下便溏而上不嗽，而上不嗽熱者，方好施從耳，今日用藥，當以扶脾為急，昔士材先生治虛癆，嘗云「今日肺病多，保肺藥中，兼佐扶脾，明日脾病多，扶脾藥中，兼佐保肺」，亦因時制宜法也，但臟真損傷已極，藥餌恐難圖成。

菜傭某，初患腹脹，二便不利，予用胃苓之屬稍效，渠欲求速功，更醫，目為藏寒生滿病，猛進桂、附、薑、萸，脹甚，腹如抱甕，臍突口乾，漉滴如墨，揣無生理，其兄同來，仍為懇治，予謂某曰「爾病因濕熱內蘊，致成單腹脹，被很藥吃壞，似非草木可療，吾有好藥，汝勿嫌穢，可乎」？某泣曰「我令祇圖愈疾，焉敢嫌穢」，令取乾雞矢一升，炒研為末，分作數次，每次加大黃一錢，五更清酒煎服，有效再商，某歸依法製就，初服腸鳴，便瀉數行，腹脹稍舒，再服腹軟脹寬，又服數日，十愈六七，更用理脾末藥而瘳，眾以為奇，不知此本《內經》方法，何奇之有，予治此証，每用此法，效者頗多，視禹功、神佑諸方，其功相去遠矣。

色白膚嫩，腎氣不充，數日病魔，脾元又困，諸醫理治，病勢日增，請求其本，而論治焉。經云「諸濕腫滿，皆屬於脾」，曩服五苓、五皮，非無所據，但腎為胃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仲師主用腎氣丸，即此意也，若謂童年精氣未泄，補之不宜，然治標應理應求本，所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是已，夫水流濕，水就燥，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消者患其有火，水者患其無火，且水病雖出三陰，而其權尤重于腎，腎居水臟而火寓焉，此火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即膀胱津液藏焉，亦必由命門氣化而出，華元化曰「腎氣壯則水還於腎，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前服腎氣丸頗應，日來飲

食不節，病復再投不效，考諸已任編云「此病單用腎氣丸不效，單用補中益氣湯亦不效，須用補中益氣湯吞金匱腎氣丸」，謹宗其旨。

經云「任脈為病，男子內結七疝。督脈為病，不得前後為衝疝」，是疝病雖屬於肝，而實衝任督三脈所主，據證睪腫少腹形堅痛甚，攻衝腰俞，病根深遠，愈發愈劇，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上毛際，循腹裏。衝脈起于氣街。督脈統督諸脈，而為奇經之長，葉氏云「大凡衝氣從背而上者，係督脈主病，治在少陰，從腹而上者，係衝任主病，治在厥陰」，揣諸病情，確為奇經受病無疑，醫不中肯，是以藥治無功，為專治奇經而愈。

族人聯昇，患休息痢，淹纏兩載，藥如清火固澁補中升提，遍嘗無效，偶遇諸途，望其色萎氣怯，知為脫血之候，謂曰「爾病已深，不治將殆」，渠告其故，予曰「我寓有藥，能愈爾病」，盍往取之，比隨至寓，付藥再服即愈，渠以兩年之疾，百治不瘳，此藥效速如此，稱為神丹，方用鴉胆子一味，去殼取仁，外包桂元肉撚丸，每早米湯送下三十粒，旋以食壓之，此方初得之人傳，專治休息痢，并治傷風便血，少則一二服，多則三四服，無不應驗。

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為變」，人之二便，全籍中氣，為之轉輸，故不失其常度，腎氣虛，則關門不固，脾氣虛，則倉廩失藏，便瀉溲數之病生焉，方定補中益氣湯升舉脾元，四神丸固攝腎氣，二藥合投，並行不悖，加枸、兔，佐蔻、萸之功，增蓮、芡，輔參、朮之力，方則脾腎分施，病則溲便並治矣。

痢疾古名滯下，然此滯字，非單指飲食停滯之謂，言其暑溼內侵，腑氣阻遏而為滯耳，長夏感受暑邪，伏於腸胃，新秋患痢，腹痛後重，赤白稠粘，日夜頻次，考古賢治痢，不外通澁兩法，大都初痢宜通，久痢宜澁，夫暑濕邪熱，客於營衛，則生瘡癩，入於腸胃，則為瀉痢，痢之紅白，為癩之膿血，膿血不淨，癩不收，紅白不淨，痢不止，証在初起，治貴乎通經，曰通因通用，然此通字，亦非專指攻下之謂，言其氣機流行，而無壅滯，乃為通耳，丹溪以河間發明滯下証治，「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二語，實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

特其方法，每用芩連檳枳，苦寒攻伐，藜藿屬洵合宜，膏梁恐難勝任，敝郡汪氏蘊谷，書稱痢疾，即時疫濁邪中下名曰滯，亦雜氣之所乘，故多傳染於人，其自定黃金湯一方，藥雖平淡無奇，然於遂邪解毒之義，頗為切當，穀食不減，胃氣尚強，約期二候，可以奏功。

方氏婦，體本血虛，偶患目疾，眼科認為實火，初用芩連清之，更用大黃下之，飲藥一盞，頃忽暈去，舌吐唇外，不能縮入，肢厥脉伏，時已薄暮，急延予診，謂曰「寒下耗真陽，陽氣暴脫，勢屬可畏，速投溫補，希冀挽回」，方疏通脉四逆湯，藥熱不能下咽，令取艾火灸氣海、關元數壯，身始動，舌始收，忙灌藥一鍾，移時又厥，乃令再艾，厥回復進前藥，守至黎明始甦，續進左歸飲及滋腎生肝諸劑，病痊愈亦明矣。

經言「腎氣通於耳」，故人至中年以後，腎氣漸衰，每多耳鳴之患，喻氏論之甚晰，然不獨肝腎之陰氣上逆，必兼挾有內風，乘虛上升，夫風善入孔竅，試觀簾攏稍疏，風即透入，人之清竅，本屬空虛，是以外感風邪，其息即鳴，韓昌黎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凡物之鳴，由於不得其平，人身之陰失其平，陽失其秘，化風盤旋，上干清竅，汨汨之聲，晝夜不息，其義亦然，議與潛陽熄風，靜以制動之治。

經云「肺氣通於鼻」，又云「胆移熱于腦，則辛頰鼻淵」，可知鼻淵一証，病端雖屬肺，實由胆熱移腦之所使然，証經數載，腥涕流多，肺腎為子母之臟，金被火刑，陰液受傷，加之鼻竅右側，舊夏曾已穿潰，甫經收口，左側已潰一孔，至今紅腫未消，經謂「熱勝則腫」，雖由胆移之熱，醞釀為患，但治病須分新久，

診脈數大無力，是屬恙久陰虛陽浮，非新病實熱可比，苦寒傷胃，洵非所宜，計惟壯水保金，冀其水升火降，庶幾紅腫可消，潰口可斂也。

目得血而能視，黑輪上戴日久，澁癢羞明，弦爛流淚，眼科苦寒消散，屢服無功，可知無形之火，原非苦寒可折，王太僕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小兒純陽，從錢氏六味地黃湯治之，曩緣血虛肝燥，目痛羞明，苦寒消散，陰氣益弱，今年厥陰司天，風木氣王，秋深燥氣倍張，肝藏血，其榮在爪，觀其爪甲，枯槁剝落，肝血內涸顯然，前議壯水以平厥陰衝逆之威，繼佐芍甘培土，酸味入陰，甘緩其急，交冬腎水主事，木得水涵，庶可冀安，哭泣躁煩，究由臟燥，肝在竅為目，肺在聲為哭，地黃滋腎生肝，二冬清肺潤燥，所加黑羊胆汁引之者，蓋肝位將軍，胆司決斷，胆附肝葉之下，肝燥胆亦燥矣，故取物類胆汁以濟之，同氣相求之義也。

唇衄之名，醫書未載，而予則親見之，證治之奇，理不可測，乾隆壬子秋，一商人求診，據述上唇偶起一瘡，搽破血出不止，或直射如箭，已經旬矣，求與止血之藥，按唇屬脾，必由脾熱上蒸，以故血流不止，初用清劑不效，因血流多，恐其陰傷，更用滋水養陰之劑，亦不效，乃敷外科金瘡各種止血藥，又不效，挨至月餘，去血無算，形神羸憊，自分必死，忽夢其先亡語曰「爾病非醫藥能治，可用栗一枚，連殼燒灰，同硫黃等分研末，和敷自愈，醒後依法，敷之血果止。

汪氏婦，夏月初患齒衄，衄止旋吐血，血止鼻又衄，大流三日，諸治不應，診脈弦搏，知其肺胃火盛，非寒涼折之不可，乃用犀角地黃湯，取鮮生地絞汁，和童便沖藥，外用熱酒洗之，將蒜搗塗足心，一晝夜衄仍不止，因憶門人許生曾言「人傳止血方法，先用粗琴線數尺，兩頭各繫錢百文，懸掛項下，再用手指捻定太谿穴，神驗」，外治之法於病無傷，今既諸治罔效，姑一試之，衄竟止，惟形神疲困，頭昏少寐，思血去過多，真陰必傷，改用麥冬地黃湯，加龜版、石斛、白芍、女貞、沙參、阿膠，旬日霍然，據此以廣見聞。

脈大不斂，陽虛體質，兼多煩勞，舊病喘汗，服陰補煎丸相安，月前偶感咳嗽，續見鼻衄，痰紅日來，吐多不止，口苦食減，頭昏氣促，若論尋常吐血，不過肝肺之火，藥投清降火平，大血自止，尊體精氣本虛，一陽將復，形神交勞，水火不交，氣隨血脫，病關根本，再投清降損真，則陰陽離決矣，先哲有一見血

休治血」之語，可味也，議從黑歸脾湯，培養心脾，佐以生脈、保金，攝納腎氣，服藥三劑，血止衄斂，經云「人四十而陰氣自半」，平素質虧多病，今復大失其血，生生不繼，藏真耗傷，灌溉栽培，尤非易事，夫血雖生於心，藏於肝，實則統於脾，古人治血證，每以胃藥收功，良有以也，再按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由於脾，《內經》以痰多為白血，此果痰也，果精血也，豈精血之外，別有稱痰者耶？故昔賢又有「見痰休治痰」之論，參五陰煎，水土金先天一氣化源也。

向患血證，發將匝月，醫用血脫益氣之法，未為不是，惟嫌脈數不靜，肌熱咽乾，嗆咳莫能正偃，咳甚則血來，咳止血亦止，血去陰傷，陰不戀陽，水不制火，刻值金燥秉權，肺被火刑，金水不相施化，《醫貫》云「不投甘寒以降火，驟用參耆以補陽，此非醫誤，不知先後者也，自述胸腕，乍覺煩冤，即咳頻血溢，按衝為血海，大經起於氣街，挾臍上行，至胸中衝脈動，則諸脈皆動，豈非下焦陰火上逆，血隨火升之故耶？火在丹田以下曰少火，出丹田以上曰壯火，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欲止其血，須止其嗽，須熄其火，然非尋常清火止嗽之藥，所能奏功，務使下焦陰火斂藏，火不上逆，金不受刑，嗽止血自止矣。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大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曰月經，經者，常也，反常則為病矣，是以婦人首重調經，經調則百病不生，失調則諸證蜂起，夫血生于心，藏于肝，統于脾，而衝為血海，血猶水也，若江河之流行，設有枯涸

崩決，其為患也大矣，求其致病之因，有謂血枯者，蓋女子以肝為先天，素性多鬱，木鬱生火，火灼陰傷，以致經血日耗，地道不通，經言「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者」，此也，有謂「崩決者，崩如山豕峯崩，決為波濤橫決，蓋血屬陰，靜則循經營內，動則錯經妄行，經言「陰虛陽博，謂之崩」，陽氣內動發為心下崩者，此也。病經日久，形羸陰虧，木火鬱勃，舊春經阻崩暈，現又愆期二月，勿愁血之不行，切恐崩患復發，議養腎陰以濟心陽，兼培衝任，冀其生生有自，血氣調勻，無錯妄之虞，復經常之度，不徒病去人安，更可勿藥有喜。

先天稟薄，情志欠舒，心脾抑鬱，診脈細澹，細為氣少，澹主血虛，問寢食如常，惟月事失調，每值經期，洒淅寒熱，腰膂痠疼，按衝為血海，任主胞胎，二脈交通，乃能有子，脈證若此，即無他患，恐難孕育，問進加味歸脾湯，調養心脾血氣之源，常服毓麟珠補益衝任，陰陽和協，衝任調勻，則合浦珠還，藍田玉茁可預必也。

鄰村方氏女，年纔四歲，其母抱負來舍求治，予問何疾，曰「帶下」，問疾何時起，曰「女夜遺溺，常以帛墊臥，舊春晨起晒帛，乍見白物，以為偶然，後頻下不已，漸覺面黃肌瘦，飲食減少，今經一載，時發時止，附近求醫，皆言未見之證」，予曰「此先天稟弱，脾虛挾濕故也，但童真未充早洩，說非所宜」，令夜服地黃丸，早服參苓白朮散，匝月而效，半載後疾復發，仍令守原方服愈，嗣後不聞消息，及閱怡堂散記，載一七歲幼女，患此證，雖已治愈，後出室懷孕，一產即脫，亦夭之由也，方氏女孩，得無類此。

丹溪云「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他証從末治之，言固善矣，然事竟有不可執者，乾隆乙巳仲夏，岩鎮許靜翁夫人病延診，據述產後十二朝，初起灑淅寒熱，醫投溫散不解，即進溫補，病漸加重，熱發不退，口渴心煩，胸悶便閉，時值溽暑，病人樓居，閉戶塞牖，診脉弦數，視舌胎黃，告靜翁曰「夫人病候，乃產後感邪，醫藥姑息，邪無出路，鬱而為熱，今日本欲即用重劑清解，恐生疑畏，且與一柴胡飲試之，但病重藥輕，不能見效，明日再為進步，並令移榻樓下，免暑氣蒸逼，詰朝視之，脈証如故，舌胎轉黑，眾猶疑是陰証，予曰「不然，陰陽二証，舌苔皆黑，陰証舌黑，黑而潤滑，病初即見，腎水凌心也。陽証舌黑，黑而焦乾，熱久纔見，薪化為炭也，前方力薄，不能勝任，議用白虎湯加芩連，飲藥週時，家人報曰「熱退手足微冷」，少頃又曰「週身冷甚」，靜翁駭然，亦謂恐係陰証，服此藥必殆，予曰「無憂，果係陰証，前服溫補藥效矣，否則昨服柴胡飲死矣，安能延至此刻，此即仲景所謂熱深厥亦深也，姑待之」，薄暮厥回復熱，煩渴欲飲冷水，令取井水一碗與飲，甚快，予曰「揚湯止沸，不若釜底抽薪，竟與玉燭散下之，初服不動，再劑便解黑矢五六枚，熱勢稍輕，改用玉女煎數劑，諸候僉平，調養經月而愈。

萬翁夫人，懷孕數月，欬嗽胸痹，夜不安寐，食少形羸，予曰「此子嗽也，病由胎火上衝，肺金被制，相傳失職，治節不行，經曰『欬嗽上氣，厥在胸中，

過在手陽明太陰」，夫嗽則週身百脉震動，久嗽不已，必致動胎，古治子嗽，有紫苑散、百合湯法，猶未善，鄙見惟補肺阿膠湯內有甘草、兜鈴、杏仁、牛蒡，清金降火，糯米、阿膠潤肺安胎，一方而胎病兩調，至穩至當，服藥兩日，效嗽雖減，喘喘痺未舒，方內加葶藶一味，取其色白中空，輕清宣痺，再服數劑，胸寬喘定，踰月分娩，無恙。

方繡文夫人，舊冬曾患弱証，今春又病肝風，俱余治愈，續復得一奇証，口吐清涎，日計數碗，道經云「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涎亦液屬，久吐真陰必傷，然百計治之不止，語其婦曰「古有嚥垂地真水之法，嚥之不吐何如」？婦曰「若強嚥下，即憤憤欲嘔」，診手少陰脉微動，問經事兩月未行，告繡兄曰「脉象似屬妊娠，不卜昔年懷孕，有此証否」？曰「拙荆往年受孕，原有吐証，但所吐者食耳，此番証絕不類，況舊病體虛未復，焉能受孕」，予曰「據脉多屬重身，不然斷無此等奇証，今不論其孕否，專意補養腎肝，兼益脾胃，以俟消息」，交夏後，腹中躍動，孕形漸露，復邀診視，繡兄笑曰「拙荆果孕矣，但吐涎如故，奈何」？予曰「無傷，產後當自止」，分娩後，涎竟止，計自春徂冬，十月之間，所吐涎沫無算，而津液竟無所損，且胎前諸治不應，產後不治自痊，亦異事也。

汪心滌兄夫人，體孱多病，懷孕三月，腹痛見血，勢欲小產，延余至時，胎已下矣，血來如崩，昏暈汗淋，面白如紙，身冷脉伏，予曰「事急矣，非參附湯

莫挽」，僉謂用參恐阻惡露，予曰「人將死矣，何遠慮為」，亟煎參附湯灌之，少甦旋復暈去，隨暈隨灌，終夕漸定，續用參、朮、耆、草、歸、地、枸杞，大劑濃煎，與粥飲肉汁間服，旬日始安，再投歸脾湯，數十劑乃愈，後張效伊夫人證同，亦照此法治驗。

金匱云「婦人新產有三證，一曰瘧，二曰鬱冒，三曰大便難」，三證所因，無非陰傷血耗之所致耳，人知四物湯能補血，此第認其面目，而未審其根源，夫血生于心，統于脾，故求其源，捨此誰與，再按脾主肌肉，脾虛故肌肉發熱，心主神明，心虛故神明失藏，計惟黑歸脾湯，一方可稱對證之藥，泛涉他求，恐多歧也，語云「甯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蓋女科病，本無難，其所難者，胎產兩端而已，胎前諸病，尚須培養氣血，況乎產後，百脈空虛，不言可知矣，產經十朝，發熱昏冒，肢掣煩燥，夜臥欠安，脈數大無力，斷非蓄瘀風邪，顯屬陰虧陽越，病關根本，非枝葉小差可比，歸脾湯培養心脾化源，喜其虛能受補，第補藥治虛，如旱田稼穡，灌溉宜頻，病人畏藥，昨晨至今，停藥未進，心煩肢擾，瘧厥欲萌，原方加膠、黃、棗、麥，守服勿懈。

《許恩普醫話精華》

許恩普，祝其人，僑寓京師，診治多名公巨卿，如周錫恩、陳梅初、吳祖農、馮孟華、翁鼎臣輩，一時醫名噪起，斷証如折獄，處方若用兵，亦醫林健將也。

傷寒

乙未比部正郎歐陽伯，春病傷寒，世醫誤以為瘟，治以苦寒之藥，不眠者三日，譫語揭被，狂叫大熱，舌苔黑刺，延余診視，脈洪無力，知為虛熱，以薑擦舌即白，的為傷寒，非瘟疫也，虛火上炎，內無實熱，擬以人參竹葉湯加減，引火歸原之品，伊諸親多不敢主，幸伊姑丈比部郭幹臣力主服之，遂安，四服全愈。

甲午冬，黃慎之殿撰傷寒，時醫以為冬瘟，治以元參論兩等寒藥，二十餘日，煩躁不省人事，三日不能合眼，延余診視，脈數不及，知為胃氣欲絕之象，擬以人參湯加減，引火歸原之劑，一服遂眠，至次午方醒，請余道謝復診，脈復，依方加減，月餘全愈。

中風

辛卯，劉仲良太史夫人，比部段少滄之胞妹，因觀劇夜深衣單，卒中痰迷，齒脈均閉，便溺俱遺，心窩微存一息，針不出血，諸醫束手，延余診視，曰「症有七不論脈，此其痰閉之一也，係受風寒痰閉，便溺俱遺，亦非五藏絕也，手未撒，髮未指，面未如裝，汗未如珠，尚可挽回」，幸段至契，深信不疑，擬以小續命湯、三生飲、再造丸合參，加全蠍等藥，以扶正氣，逐風化痰，行氣利血，以口閉藥不下咽，用烏梅擦牙，竹箸啟齒，小壺呷藥，時許即呼媽矣，醫治三方甦，月餘遂愈。

氣厥

張書城侍御夫人，病厥，每不省人事，諸醫均以肝風治之，不效，延余診視，脈沈瀋知係鬱結氣厥，非肝風也，詢夫人生育否？答以無，年幾何？答以不惑，余曰「夫貴妻榮，何以氣鬱至此」，夫人言「理該如此，而事有不然者」，余復詢張公納側室否？張曰「今春買一妾」，余曰「后妃能逮下，而小星抱衿與禡，樂只君子，有何鬱處」，及至書房，余詰張公，具以告，實寢妾處時多，余曰「誰家郎能被汝呼也，無怪氣厥耳」，遂擬以調氣和血之方，勸張公常宿夫人房為引，數服而愈，後遇張公，笑余醫外醫耳。

瘧疾

李有槻明府在京投供，患瘧數月，病勢沉重，諸醫罔效，延余診視，脈沉緊，知邪伏于太陰少陽之間，擬清脾飲加減，略重草果以解兩經之邪，外用胡椒末合蒜搗爛，置兩錢于兩關脈上，置椒蒜泥，用布條紮緊，一伏時拔出白泡，洩邪遂愈。

李虹若小軍機瘧瘧，誤服他醫涼藥病劇，延余診視，脈緊，間日一發，先冷後熱，譫語四時方退，已二十餘日，自謂五臟皆空，病將不治，余言包治，擬以清脾飲加減，渠云「最忌柴胡」，余云「此症必用柴胡和解少陽，姑試服之」，過日又發，伊云「柴胡不效，定不服矣」，余診脈見緩，知邪將解，復強令服，瘧止，再以加減，數服而愈，從此不信許濟東大名醫矣。

欬嗽

戶部萬錫珩夫婦，咳嗽，晝夜不止，痰吐成盆，時醫用人參、鹿茸等藥，咳逾甚，延余診視，脈洪數，知係風寒閉於肺中，擬以二陳導痰湯加麻黃，一服而愈。伊子書城，黃疸秘結，十數日不便，時醫治以承氣湯，余診脈沈細，知係虛黃秘結，擬以茵陳潤導，滋養氣血，使下焦氣化而能出矣，飲以豬蹄湯，十四日便通黃退，遂愈。

吳燮臣司業父刑部毓春公，咳喘呃逆，延余診視，脈七八至，將絕之候，服殿撰陳冠生方石膏、黃連多日，以至此劇，余擬腎氣湯加減以救垂絕之陰陽，服之見效，次早來請，以為得手，至則見喘已輕，呃逆已止，精神大好，原可挽回，復依原方加以滋陰扶陽之品，適陳冠生至，持方連曰「火上添油也」，余請示姓名，知為殿撰，曰「何知為熱」，陳曰「脈數」，曰「浮數為風熱，沈數為寒熱，洪數為大熱，數而有力為實熱，數而無力為虛熱，今數而無力，不及之象，猶燈油將盡，拍拍欲絕之候，添油猶恐不燃，若加滴水即滅矣」，陳曰「脈之理微」，曰「誠然，然優人胡琴二絃，三指挑撥，五音合調，君能之乎」？陳曰「未習也」，曰「以此即知脈理未習，故不知也」，遂辭，燮臣司業送出，詢以病勢，余曰「若聽陳君主政，預備後事，不出三日也」，旋陳病，自用苦寒之藥，亦亡。

痢疾

王辰胡呂瑞部郎，痢疾，晝夜百餘次，汗出如流，年逾五旬，諸醫均以年老氣血就衰，將脫之象，重用參芪等藥而痢反劇，延余診視，脈急有力，寒化為邪，照《內經》初痢用清，久痢用固之法，擬以黃芩湯加減，以扶正清熱，胡不敢服，強而後可，一服見效，數服減輕，滿月後，用真人養藏湯加減，滋陰固攝之劑，數服遂愈。

庚寅張季瑞殿撰夫人，體虛難眠，延余診治，脈沉細，用溫補藥數服而愈，嗣後感冒風寒，以為舊證，用參芪等藥服之，以致沉重，復延診視，脈緊無力，知為虛人外感，治以再造散加減，解邪和中之劑，服之寒戰，似藥不合，渠言奈何？余復診之，脈動，言時發汗，以薑白糖水飲之助氣，夫人胞叔楊子琛，明府知醫，信余力，言不錯，藥邪相爭，故寒戰耳，張留余俟之至十點鐘時，果汗而愈矣，又張次子二歲時，素患腿疼不能行走，教人捶打，以重物壓之，方眠，余診視脈弱極，兩尺幾無，知為先後天不足之故，擬用十全大補湯，加杜仲、牛膝下注三陰，數服遂愈。

淋

徐頌閣侍郎三公子，于甲午歲淋症，他人誤以血淋，苦寒之藥，數月病劇，臥牀不起，身不能動，將一年矣，延余診視，僅存一息，脈沉細，知為陰虧變色，非血淋也，詰其故，言無外務，以妻歸甯浙省，經年不歸，思想而得，余曰「欲心一動，精即離舍成淋，久則陰虧變色，誤為熱淋，治以苦寒，至于此極」，擬以人參兔絲丸加減，大補之劑，以固心腎，一服見效，復診加減，數服能食，月餘全愈，甚神余技。

劉次方，於庚寅年為巡街御史時，相召宴飲，余赴道謝，言未會面何見愛之深也，劉云「見余脈案擬方，真有理，願為疾病扶持之交」，余以小道偶中，遜謝無何，劉患牙疼面腫，太陽筋跳如錐痛，諸藥罔效，寢食俱廢，延余診視，脈數無力。知為虛熱，氣血相搏，邪火上蒸，內服玉女煎加減，外以開水熏洗痛處，以和氣血，又以熱手巾燻之，再用燒酒以小指蘸滴耳內，如火外發，傾刻痛止，氣血和矣，再用唾膏貼之消腫，再用硼砂、冰片、細辛、蒲黃、黃柏、青鹽，共研細末，頻擦牙齦，消腫止痛，內服滋陰以退虛熱即愈，又水部張蔚如夫人，牙疼異常，飲食俱廢，亦如法加減治之，遂愈，此虛火疼十之八九，若實火疼宜用連翹、銀花、綠豆皮、蘆根等，清涼之藥，若蟲牙疼，用明雄黃、松香等藥，擦之即死，以上諸疼，七十方中無此妙也。薩嘉樂太史夫人，患牙疳，腫疼異常，已落一齒，幾於穿鼻透腮，延余診視，脈洪有力，知為熱毒，內服金銀花散加減，外用硼砂、冰片、紅棗燒灰，兒茶、人中白、陀僧、青鹽、枯礬，研細末敷，繼用犀黃散加輕粉、麝敷之，旬日遂愈。

甲午秋，戎部李星若夫人，腹疼如絞，日久欲死，延余診視，脈沈細，知係寒氣結，他醫誤用涼藥，以致病劇，余始擬以附子理中湯加減，一服而愈，旋因食抄，絞痛如故，九日不便，診脈虛細，係九結中之秘結，不可攻下，擬以前方加潤導之品，便通而愈，旋又風抄九月初一日痛絕，齒脈俱閉，僅存一息，其胞

兄內閣中書虹若言女，初三日吉期，設無救奈何？余為情急，恐藥餌不及，囑星若親灸章門、虎口、三里等穴，並將前方加山甲、牛膝、桂枝、木香等品，烏藥擦牙，以箸啟齒，呷藥一時而甦，脈復，余出曰「包辦喜事無虞」，數服而愈，丙申年來請，言夫人血崩暈絕，往診脈擾急，知係小產，非血崩也，治以生化湯加參、芪，去舊生新之品，遂愈。馬積生太史夫人，亦患腹痛如絞，數月病劇，延余診視，脈息腹痛相同，因體因症，加減擬方，不敢服，以為與他醫用寒藥相反也，適曾任廣州府馮端本太守壽日，與馬姻親，李星若亦姻婭，同往稱祝，即馬遍詢同鄉，可否服余之藥，僉云可，歸即試服，次早請余，言病減半矣，深信不疑，連服數劑而愈。農都張馨菴屠遜菴，亦河南人，兩夫人亦患此症欲死，均為如法治愈。

李實之，太史放甘肅主考時，夫人住京，係朱相國之孫女，湖北廉訪之女，內閣章京伯平之妹，產後病劇，延余診視，脈沈細，四肢拘攣癱萎，溺黑，知受風寒化熱為痺，擬以獨活寄生湯加減見效，繼為加減數服而愈，朱即請以夫人小產數胎為憂，余診視脈沈無力，氣血兩虛，擬以泰山磐石散、千金保胎丸合參，令有孕時服三十劑，果胎安矣，連舉二子，甲午農部，李有榮之夫人，臨產三日未落草，咸謂胎死腹中，夫人自期亦死，李情急，許穩婆百金，下死胎以保夫人之命，穩婆無策，延余診視，脈緩，舌苔面色均無青赤，知胎無恙，詢之穩婆，向言尚未順胎，知經人早，漿破血竭，猶魚在盆，無水不行，數日不生者多也，安慰夫人，不要慌亂，靜心安臥，包管無恙，即重用達生散，加重參、芪、歸、芎各一兩，外加葱頭七個，黃楊腦七個，熊亦奇太史知醫，斟酌意藥太重，余言「非此重劑，不能壯氣生血，毋疑」，幸李素信余醫，留坐茶點，少待服藥時許，家人報喜，生一少爺，母子均安然矣。

京幾道徐叔鴻夫人，胸脹大痛，世醫誤以經閉三月，癥瘕治之，幾危，延余診視，六脉相等，陽博陰別，孕兆也。徐公曰「生過三胎，知無孕」，余曰「十樣胎，十樣生，年近四旬，氣血漸衰，正氣不敵，胎氣引動，素有肝氣，故脹痛，擬以安胎養血，調和肝氣之品，請姑服之」，以手試腹，如伏雞狀，即知是胎，

非病，徐公如約，次早來請，言真醫也，果胎跳矣，再擬數服全愈，至秋舉一子，即六少爺也。

己丑工部員外楊味春夫人，吳勤惠公小姐，產時搐溺，不省人事，集醫治以肝風，不效，適夫人嫡堂兄吳純甫太守進京引見，與余父子世交，延余診視，脈虛知為血暈，非肝風也，先用韭菜根置兩嘴壺中，加醋煮開，以壺兩嘴對兩鼻孔熱氣熏之，立時生男甦醒，擬以當歸參芪千金湯，服之安然，繼而胞衣不下者一日，合家驚惶，余着尋雞頭菱葉撕破，加炒皂刺三錢，同煎服之，時許，胞衣墮，惡血分碎而下，安然無恙矣。

《余聽鴻醫話精華》

余聽鴻（景和），宜興人，初為藥肆徒，繼以所業與醫近，乃取《醫宗金鑑》讀之，冥心蒐討，無間寒暑，繼又從黃蘭泉游學，大進後，應友人招，懸壺常熟，歷愈危証，醫名大噪，著有傷寒附翼註。

琴川趙姓女，年十九，面色如常，毫無病容，脈見左弦右弱，余曰「木強土弱，肝木犯胃尅脾，飲食作吐否」？其父曰「然」，即進疏肝扶土降逆之劑，明日又至，其父曰「昨日所服之藥，傾吐而盡」，余即細問其病之始末，其父曰「此病有一年半矣」，余曰「何不早治」？其父曰「服藥三百餘劑，刻下只能每日飲人乳一杯，已月餘，未得更衣」，余乃細詢其前服之方，皆進退黃連湯、資液救焚湯、代赭旋覆湯、四磨飲、五汁飲、韭汁、牛乳飲，俱已服過，又云「不但服藥，而川鬱金磨服已有三斤，沉香磨服亦有四五兩」，余曰「今之鬱金，實即莪蕪之子，大破氣血，伽南香雖云理氣，其質是木，有氣無味，二味多服，津液愈虧，胃汁愈枯，藏府日見乾澁，此乃雜藥亂投，大傷津液而成關格也，余細細思之，取大半夏湯加淡菴蓉、懷牛膝、金匱腎氣丸，絹包同煎，以取半夏之辛開滑降，甘草、人參生津養胃，生蜜甘潤，甘瀾水取其引藥下行，增肉菴蓉之滑潤腸腑滋膏，牛膝之降下而潛虛陽，再以《金匱》腎氣丸溫動真陽，雲蒸雨施，藉下焦之陽而布上焦之陰，服後仍傾吐而盡，余頗焦灼，問曰「人乳何以飲」，其父曰「一杯作四五次，方能飲盡，惟金匱腎氣丸三四粒亦能下咽」，余曰「得之矣」，將原方濃煎，或置雞鳴壺內，終日燉溫，頻頻取服，令病人坐於門前，使其心曠神怡，忘却疾病之憂，將腎氣丸四錢乾者，每次三四粒，用藥汁少些送之，一日夜盡劑，就余復診，余曰「別無他治，仍將蜜作腎氣丸乾嚥，以原方藥汁送之，

服三四劑，忽然神氣疲倦，面色轉黃，一月餘未得更衣，忽下燥糞兩尺，臥床不能起矣，舉家驚惶，余曰「下關雖通，上關仍閉，飲食仍不得下，幸而乾者能嚥，尚有一線生機」，將腎氣丸四錢，和入蒸飯四兩搗丸，將前方去菴蓉、牛膝，遵前法漸漸吞之，後仍前法，再加蒸飯四錢，照法吞之，數日後，胃得穀氣，食管漸潤，腎氣丸每日加服一錢，漸加至飯三四兩，皆用大半夏湯吞之，後以飯作丸，用清米飲吞之，一日能進飯丸四兩，再食以乾飯，上格已開，腑氣亦潤，後用潤燥養陰之品，調理三月而愈，所以仲聖之法，用之得當，如鼓應桴，人云仲聖之法能治傷寒，不能治調理者，門外漢也」。

琴川東周墅顧姓，年三十餘，素性好飲縱慾，腎虛則龍火上燔，嘔血盈盆，津液大傷，他醫以涼藥遏之，後年餘，大便秘結，匝月不解，食入即嘔，或早食暮吐，又經他醫投以辛香溫燥，嘔吐更甚，就余寓診，余曰「大吐血後，津液已傷」，又經辛香溫燥，更傷其液，肝少血養，木氣上犯則嘔，腸胃乾澀，津不能下降，則腑道不通，故而便堅陰結也，即進進退黃連湯，加菴蓉、枸杞、歸身、白芍、沙苑、兔絲、柏子仁、麻仁、牛膝、肉桂、姜、棗等，溫潤之品，服四五劑，即能更衣，其嘔亦瘥，再加鹿角霜、魚版膠，又服二十餘劑乃痊，至今已八年矣，或有發時，服甘溫滋潤藥，數劑即愈，此症如專以香燥辛溫，耗燦津液，關格斷難復起。汪訥庵曰「關格之症，治以辛溫香燥，雖取快於一時，久之必至於死，為醫者，當如何慎之」。

庚午余治琴川孝廉邵君蔓如，生平嗜飲過度，且有便血證，便血甚多，始則飲食漸少，繼則四肢痿軟，後即飲食不得入，手不能舉，足不能行，邀余診之，詢其顛末，每日只能飲人乳一杯，米粉粥一鍾而已，看前醫之方，皆服芳香溫燥，診脈弦澁而空，舌津燥，余曰「此乃血不養肝，津液乾澁，食管不利，夫格症皆屬津枯，剛燥之劑亦在所禁，痿屬血少不能榮養筋絡，多服燥烈芳香，胃汁枯，津液傷，痿症已成，格亦難免，即進以養血潤燥之品，服五六劑，格症漸開，余思草木柔潤之劑，難生氣血，亦不能入絡，因其好酒，便血太多，後起此症，即進以血肉有情之品，虎骨、鹿骨、魚版等膠，牛筋、蹄筋、鹿筋、羊脛骨、鷄翅及菴蓉、魚線膠、枸杞、歸身、巴戟、豬脊筋，大隊滋補重劑，服十餘劑，關格大開，漸能飲食，手足痛勢已舒，手略能舉，步稍能移，後即將此方，加羊腎、海參、淡菜，共十七味，約四五斤，濃煎收膏，服四五料，步履如常，飲食亦復，手亦能握管矣，古人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言洵不誣也。

痿症

琴川小東門王姓，年約十七八，素有滑洩遺精，兩足痿軟，背駝腰屈，兩手扶杖而行，皮枯肉削，彼云「我有溼氣，已服三妙湯數十劑，罔效」，予曰「瘦人以溼為寶，有溼則肥，無溼則瘦，觀其兩腿，大肉日削，診脈兩尺細軟，《難經》曰『下損於上，一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其腎者益其精，如再進苦燥利溼，陰分愈利愈虛，兩足不能起矣」，進以六味地黃湯加虎骨、魚版膠、鹿筋、菴蓉，大劑填下滋陰，服十餘劑，兩足稍健，再將前方加魚線膠、鹿角霜等，服十餘劑，另服虎潛丸，每日五錢，兩足肌肉漸充，步履安穩也，我習醫已三年矣，余即勸其改業，不必習此小道，夫醫之一業，功少過多，利小任重，有生計者，不必習也。

治痿諸法，惟乾濕二字足矣，看痿之乾濕，在肉之削與不削，肌膚之枯潤，一目了然，如肉腫而潤，筋脈弛縱，痿而無力，其病在溼，當以利溼祛風燥溼，其肉削肌枯，筋脈拘縮，痿而無力，其病在乾，當養血潤燥舒筋，余治痿症甚多，今憶兩條，未嘗不可為規則也。治翁府船夥錢姓，至上海，驟然兩足痿軟無力，不能站立，就診於余，診其脈帶瀋兼數，按之數更甚，口中臭氣不堪，小便短赤，莖中澀痛，問其上海宿妓否？答曰「住宿兩宵，可曾受溼否」？曰「因醉後在船蓬上露臥，半夜即兩足痿弱，不能起立」，余見其兩足微腫，捫之微熱，余曰「此乃酒溼之熱內蒸，露溼之寒外襲，化熱難出，又房事兩宵，氣脈皆虛，溼毒流注

於經絡，即進以萆薢、豬苓、赤苓、澤瀉、苡仁、木通、黃柏、牛膝、土茯苓、丹皮、草梢、桑皮等，服三劑，兩足漸能起立，後以北沙參、麥冬、石斛、苡仁、甘草、茯苓、萆薢、牛膝、知母、黃柏、桑皮、桑枝等，再服四五劑，步履如常，此治溼熱流注之痿也，又治一乾痿，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程筠章，自四月寒熱，經他醫治，至九月，先以牛蒡、豆豉、枳殼、厚朴等，至夏以藿香正氣之類，至秋以厚朴、枳殼、赤腹皮等，均係燥溼淡滲之品，服百餘劑，以致遍身肌肉削脫，筋脉拘攣，四肢拳縮不能伸，手不能舉，足不能立，十餘日未能飲食，月餘不能更衣，王姓醫仍進以香燥淡滲，後邀余診，見其口唇上吊，齒露舌乾，不能吸烟，烟膏從齒縫中吞之，飲以稀粥，噎而難入，匝月不更衣，眾皆謂不起之症，余笑曰「此症最易治，斷斷不死」，眾問故？余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者益之，燥者潤之，當先用老肥鴨一隻，水海參一斤，豬蹄一斤，三物用大沙罐煨之糜爛，以布濾去渣滓，吹去油質，將此汁加以蔥姜汁少許，醬酒和好燉溫，隨其量飲之，使其食管腑道潤滑，再論服藥，依法製服飲之，數日，似乎喉間稍爽，能下粥稀，再以大劑虎潛法去鎖陽，服四劑，其熱已平，再立一方，熟地一兩，淡苳蓉五錢，牛膝三錢，龜版一兩，虎骨五錢，蹄筋五條，麥冬五錢，石斛五錢，陳酒二兩，芝麻五錢，煎濃汁飲之，以鴨肉、海參汁助之，服十餘日，大便更燥矢數尺，胃納漸醒，服至四十天，肌膚潤滑，兩足漸能起立行走，服至百餘劑，胃氣大甦，兩手漸能舉矣，後調理二百餘天，手指仍然無力，尚不能握管作小楷，肌肉雖充，

肢尚少力，今已七年，尚未復元，如不以大劑滋潤，藉灌溉之功，此症不死何待，服燥藥百餘劑，滋膏竭盡，醫家病家，兩不醒悟，豈非奇聞。

朱雲卿，洞庭山人，年三十六七，在琴川老吳市典為業，有氣從少腹直衝胸膈，腹脹如鼓，堅硬臍突，屢服檳榔、枳殼、五皮等消導剋伐之品，愈服愈脹，匝月未得更衣，兩足漸腫，小便不爽，面上色澤漸枯，胃氣日憊，欲回籍袖手待斃矣，吾友松筠張君，偕至余寓就診，余曰「脉遲澹而肌膚枯黯，腹硬而堅，不得更衣，此乃衝任足三陰肝脾腎陽虛，陰氣之所結也，衝脈起於氣街，挾臍而上，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上關元。足三陰之脈，從足走腹，衝脈為病，氣逆裏急。任脈為病，男子內結七疝。肝脈為病，有少腹腫滿，少腹氣衝於上，此乃衝疝之類也。陽氣虛不能運行，陰寒之氣蟠結於中，結聚不消，況下焦陰氣上升，非溫不納，中宮虛餒，非補不行，投以東洋參、白朮、鹿膠、附、桂、茴香、巴戟、菴蓉、枸杞、兔絲、姜、棗等，溫補滑潤之品，服一劑，脹更甚，余曰「此氣虛不能運藥也，若更他法，則非其治」，強其再服一劑，脹益甚，且氣阻不爽，余再強其服一劑，忽然氣從下降，大解堅糞甚多，其腹已鬆，氣歸於少腹角，一塊如杯，余曰「當將此方購二十劑，煎膏緩緩服之」，服盡而愈，所以治脹病，當分虛實，藏府為最要，此症若疑實脹，投以破氣攻伐，斷無生理矣，然不能辨之確，斷之的，見投劑不效，即改絃易轍，有不致僨事者乎？故治病以識症為第一。

常熟西門俞義莊，俞瀛洲先生之少君，瑞舒世兄，年二十三、四，時正酷暑，邀余診之，腹脹如鼓，足腫臥床，余問其病由，素有便血症，按脈極細，小便短赤，余曰「此乃久痢便血，脾腎兩虛，土敗之症也，觀前醫之方，大約檳榔、枳、朴、五皮、香、砂、苓、瀉之類，余曰「此症非大用溫補，助火生土，斷難有效，使其向虞山言子易坟上，取黃色泥土百斤，將河水攪渾澄清，煎藥炊茶煮粥，均用此水，若水盡再

換泥一石，攪水兩石，用盡再換，取土可補土之義，進參、朮、附、桂、補骨脂、益智、黃芪、枸杞、巴戟、杜仲、熟地等大劑，腹上繫繩緊束，服大補藥三劑，以繩驗之，約鬆三指許，後余恐其太補，方中稍加枳殼，所繫之繩，仍緊如故，以此驗之，破氣之藥，一毫不能用也，專以溫補大劑，服百餘劑，其脹已消，約用去熟地四五斤，參、芪各四五斤，杞、仲、朮等稱是，起床後，服金匱腎氣丸，并補劑而痊，至今六年，惟行路常有氣喘耳，下焦之虛，不易填也。

常熟青菓巷，吳鑄菴先生，年五十餘，平素有便溏，清晨泄瀉，後腹脹臍突，腰平背滿，囊莖腿足皆腫，兩臂脇肉漸削，余曰「便瀉傷及脾腎，非溫補不可，後進參、朮等補劑，服三劑，腹脹仍然，二次邀余診，見其案頭，有《臨證指南》、《醫方集解》等書，余曰「閣下知醫，莫非更吾方乎」？彼曰「實不相瞞，將方中略加枳、朴、香、砂等味耳」，余曰「既然同道，若不依余，斷難取效，余存之方，切不可更動」，約服四五十劑即可痊愈，仍進參、朮、芪、草、益智、巴

戟、仙靈脾、補骨脂、姜、棗、桂、附等，服四五十劑，便溏已止，脹勢全消，至今四年，強健如昔，所以辨虛脹實脹，大約在便溏便堅之間，亦可稍有把握，庶不致見脹即攻伐尅消亂投也。

常熟西弄，少府魏葆欽先生之媳，因喪夫悒鬱，腹大如鼓，腰平背滿臍突，四肢瘦削，臥則不易轉側，余於壬午秋抵琴川，季君梅太史介紹余至魏府診之，面色青而脈弦濇，余曰「弦屬木強，澁為氣滯，面色青黯，肢瘦腹大，此乃木乘土位，中陽不運，故腹脹硬而肢不脹也，中虛單腹脹症，雖諸醫束手，症尚可挽，以枳、朴、檳榔等味，治木強脾弱中虛之症，如誅罰無罪，豈不僨事，恐正氣難支，急宜理氣疏肝，溫中扶土抑木，進以香砂六君湯，加干姜、附子、刺蒺藜、桂枝、白芍、紅棗、檀香等，服五六劑仍然，然終以此方為主，加減出入，加杜仲、益智、陳皮等，服四五十劑，腹脹漸鬆，肢肉漸復，服藥百餘劑而愈，再服禹餘糧九十餘兩，金匱腎氣丸三四十兩，腹中堅硬俱消，其病乃痊，今已十五年，其健如昔，吾師曰「脹病當先分臟脹、腑脹、虛脹、實脹、有水、無水等因，寒涼溫熱攻補消利，方有把握，若一見脹症，專用枳、朴、查、曲、五皮等味，無故攻伐，反傷正氣，每致誤事耳。」

常熟東門外顏港橋老虎灶內小童，年十歲，先因腎囊作脹，常熟俗名鷄肫臍，覓單方服之，延四十日後，肢瘦腹脹，臍突而高作喘，腎囊脹亮，莖腫轉繫，如螺如索，小便六七日未通，奄奄一息，余診之，思如此危症，難於下手，急進濟

生腎氣湯大劑，附桂各一錢，倍車前、苓、瀉，服兩劑，小便漸通，一日數滴而已，後服之五六劑，小便漸暢，莖亦直而不轉矣，再以原方減輕，服二十劑，腹脹亦消，惟形瘦不堪，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痊，將近十齡之童，前後服桂、附各兩餘，所謂小兒純陽一語，亦不可拘執也。

水腫

常熟縣南街麵店內某童，年十六七，冬日墜入河中，貧無衣換，着溼衣在灶前烘之，溼熱之氣，侵入肌肉，面浮足腫，腹脹色黃，已有三年，友憐其苦，領向余診，余以濟生腎氣湯法，熟地一兩，萸肉二錢，丹皮二錢，淮藥三錢，澤瀉二錢，茯苓三錢，牛膝錢半，車前二錢，附子一錢，肉桂一錢，余給以肉桂一支，重五錢，時正酷暑，人言「附桂恐不相宜」，又云「脹病忌補，熟地當去」，余曰「此方斷不可改」，服六劑，小便甚多，猝然神昏疲倦，人恐其虛脫，余曰「不妨」，服六劑，有熟地六兩，一時小便太多，正氣下陷，未必即脫，待其安寐，至明午始甦，而腫熱全消，後服參苓白朮散，十餘劑而愈。

常熱靈公殿楊府一小使周姓，無錫人，年十八九，壬午七月間病後，至八月間，又勞碌反覆，發熱面紅，脈沈氣促，有汪姓醫，以為虛陽上脫，服以參附，熱更甚，脈更沈，汗出不止，邀余診之，以脈沈面赤氣促論之，却似戴陽，視其正氣，斷非虛脫，太常楊公曰「虛實惟君一決」，余曰「待余再診，方可直決」，再診之，面目俱紅，口中氣臭，小便短赤，脈沈滯而模糊不清，余曰「此乃溼溫化熱，被參附阻於氣機，熱鬱不能分洩，逼陰外出，故反汗多氣促」，楊公曰「實熱有何據」？余曰「仲景試寒熱，在小便之多少赤白，口中氣臭，斷非虛熱，溫涼執持不定，必致僨事，若不用寒涼藥，症必危矣，楊公不能決，余即書黃柏、木通、梔皮、鬱金、苡仁、通草、苓皮、竹葉、滑石、杏仁、藿香，令服之，明日復診，熱退汗止而神倦，余即以香、砂、白朮、二陳之類，令服之，楊公曰「昨寒涼，今溫燥，何也」？余曰「溼溫症，熱去溼存，陽氣即微，再服涼藥，必轉吐瀉，昨以寒淡滲熱，今以苦溫化溼，服三劑，溼亦退，後服香砂六君，五六劑而愈，症非危險，若執持不定，因循人事，仍用參附，不死何待。」

常熟慧日寺，傷科劉震揚，始因溼溫發疹，其人體豐溼重，醫進以牛蒡、山梔、連翹等，已有十餘日，邀余診之，脈來瀋滯不揚，舌薄白，神識如蒙，冷汗溼溼不斷，身有紅唇不多，溼少而赤，呃逆頻頻，症勢甚危，余曰「肥人氣滯，溼邪化熱，瀰漫胸中，如雲如霧，充塞募原，神識昏蒙，况呃之一症，有虛實痰氣溼血寒熱之分，不可專言是寒，鄙見看來，上焦氣機阻逆，斷不可拘於丁香柿蒂之法，先立一清輕芳香，先開上焦，佐以降逆洩熱，進以蘇子梗、藿香梗、通草、鬱金、沈香屑、杏仁、茯苓、薏仁、佩蘭、半夏、橘皮、姜、竹茹，另研蘇合香丸汁，頻頻呷之，服後，神氣日清，診七八次，皆進以芳香苦洩淡滲法，而熱退呃平，乃愈，此症者誤疑呃逆為虛寒，投以溫補，立斃。

暑症

暑溫、風溫、熱病，最忌大汗傷陰，苦溫傷液，溫補助熱，俱可化火，為害最烈，葉天士曰「溫邪傷液，急則變為痙厥，緩則變為虛勞」，前輩屢試之言，詢不誣也，余見一某姓子，平素陰虛內熱，是年壬午，君火司天，溫邪極甚，六月間得熱病，琴川有一四時風寒通套之方，豆豉、牛蒡、山梔、厚朴、枳殼、連翹、陳皮、山查、半夏、赤苓、通草、蟬衣、杏仁之類，熱甚者，加入鮮石斛、鮮生地等品，不大便，則加瓜萆仁、元明粉或加涼膈散兩許，無論四時六氣，皆從此方加減，某醫即以此方加減進之，然暑必夾濕，燥則化火，涼則溼凝，而甘淡微苦之法，全然不知，以致病人津乾舌絳，脘阻便溏汗多，見其因表致虛，某又進參、芪、熟地、杞子、杜仲等溫補之品，不知補則礙氣助熱，聚溼填中，病在垂危，延月餘，邀余診之，脈虛細而芤，舌絳如猪肝，汗出氣促，不得平臥，手指戰振，灼熱津乾不渴，咳嗽痰多，溲瀟，已有緩變虛勞之勢，余曰「此症古人云『不服藥為中醫』，若再服藥危矣」，病家曰「此不治之症耶」？余曰「非也，暑為陽邪，溼為陰邪，天地之氣也，清邪先中於上，肺先受之，暑溼交阻，蒸化為熱，用藥若涼，則依溼一面，而化為寒，必轉便溏痞滿，冷汗，用藥若溫，則依暑一面，而化為火，必轉唇焦舌黑厥厥等症，故前輩治暑邪之方，最難着筆，要清熱而不礙溼，化溼而不礙熱者，惟有劉河間之天水散、三石湯，吳鞠通之清絡飲、三仁湯，如補而不助熱，不聚溼，則孫真人之生脈散，此諸方皆暑症之要

方也，雖然平淡，却能消息於無形之間，以輕能去實也。又以甘涼淡滲，清熱存陰，微苦泄熱等輕劑，服五六十劑之後，病家問曰「若專於清輕之劑，病人正氣，恐難支持，亦可服大補否」？余曰「人之養生，最冲和者，莫如穀食，既然熱清胃甦，飲食大增，不必拘於溫補，然熱病不服溫補，斷不能收全功，直至十一月，方能服異功散、歸脾湯之類而愈。

北門葉姓婦，素有肝氣胸痹，發時腕痛，屢進瓜蒌、薤白、半夏、枳實一劑，更衣即平，屢治屢驗，是年夏杪，此婦雇船下鄉，回城受暑濕而見寒熱，胸腕阻格作嘔，戴姓醫進以胃苓湯，加藿香、蘇梗，此方亦屬不錯，乃服之反甚，邀余診之，脈滯而沈，汗冷作嘔，腕中作鞭，按之甚痛而拒按，余視此症，乃熱邪挾濕內陷，為小陷胸症無疑，進小陷胸湯法一劑，明日更重，診脈仍滯不起，舌灰潤作嘔頻頻，湯液不入，胸中格如兩截，拒按作痛，且讞語，言澀不出，汗冷撮空，余竟不解，問病家曰「大便何如」？曰「大便已溏數日」，余思小陷胸湯已錯，又屬太陰症矣，即進四逆加人參，余思此症，下利虛痞，作嘔肢寒，顯然濁陰上犯，雖不中病，諒亦不遠，即將此方與服，余歸即細心思之，因憶《溫病條辨》《下焦篇》中，有暑邪深入厥陰，舌灰，心下板實，嘔噦，寒熱下痢，聲音不出，上下拒格者，有椒梅湯法，此症頗切，黃昏病家至寓云「服藥似乎肢溫汗少，神識仍蒙，作嘔，便溏不止」，余曰「將二次藥煎好，以仲景烏梅丸四錢，

將藥汁煎化灌之，服後胸膈漸開，利止噦平，而能安寐，明午復診，神清言爽，余即將烏梅丸原方，改作小劑，服兩劑痊愈。

常熟旱北門外，孫祠堂茶室婦，始因溫邪未能透徹，延之四十餘日，邀余診之，脈細數，鬱於內，著骨始見，肌枯肉削，乾燥灼熱無汗，熱亦不甚，耳聾舌強，言語澀蹇不清，溲少，大便洩瀉如醬色，舌色底絳，而上有烟煤之色，眼白珠淡紅，鼻乾不欲飲，手足痙動，余曰「此乃溫邪深入於裏，汗未透澈，此症當戰汗於骨髓之間，若不戰汗，熱不得泄，陰液燦盡亦死，若戰汗不出亦死，且先以甘涼重劑，養肺胃之陰，以作來日助其戰汗之資，故先進生地、麥冬、元參、石斛、梨汁之類，一劑肌膚較潤，泄瀉亦稀，復診，進以大劑復脈湯，加雞蛋黃二枚調服，生地黃一兩，阿膠三錢，麥冬六錢，生白芍三錢，炙甘草二錢，石斛六錢，生牡蠣一兩，煎濃汁服，余曰「此藥服下，令其安寐，不可擾亂，到天明時，如且冷汗淋漓，手足厥冷，目反口張，遍體冷汗，切勿驚慌呼喚，尚戰不透，亦死症也，若服此藥汗不止，腹膨無汗，此正不勝邪，戰汗不出，亦不治矣」，日晡服下，至四鼓果然遍體冷汗，脈靜肢冷，目反不語，舉家因余預囑，故靜以待之，直至日中，汗收神醒，熱退瀉止，後服甘涼養胃，存陰泄熱，數劑而愈。

常熟瞿橋倪萬泰染坊何司務，於庚寅除夕得病，寒熱咳嗽痰多，他醫進以豆豉、梔子、杏仁、萸、貝、蛤壳、茆根之類，更劇，一日吐出柔膩之痰數碗，辛卯正月初四，邀余診之，脈緊，肌燥無汗，咳喘痰白如膠飴，日吐數碗，脇痛，余曰「此乃寒飲停胸，再服涼藥即危矣」，進小青龍湯，原方略為加減，重加桂姜，服三劑，症忽大變，猝然神識如狂，舌紅口燥，起坐不安，即食生梨兩枚，明晨又邀余去診，症似危險，診之脈緊已鬆，口渴舌紅，又已化火，陽氣已通，可保無虞，後轉服化痰潤肺之劑，仍每日吐柔膩白痰碗餘，十餘日後，再服六君子等，和胃藥十餘劑而愈。

常熟大市橋王姓，年二十五六，面色青黃，足腫如柱，脹至腰，腰重不能舉，足軟不能行，其父背負而至，余問曰「此症起於何時」？答曰「已一年有餘，服藥近二百劑，鮮效」，余診其脈澁滯不利，下體腫脹，身弱不能行，腰重不能舉，余曰「此症雖未見過，揣其情，即黃帝所謂『緩風溼痺也』」，《金匱》云「着痺，溼着而不去，腰中如帶五千錢」，《千金》云「脚弱病，總名謂之脚氣，甚則上衝心腹，亦能致命」，此症服補劑，往往氣塞而閉者甚多，服表藥而死者，未之有也，斷不可因久病而補之，余進以活命檳榔飲，方橘葉四錢，杉木片一兩，陳酒三兩，童便二兩，水二碗，煎至一碗，調入檳榔末二錢，服後，將被溫覆而臥，遍身汗出如洗，腫退一半，再服一劑，汗後腫即全退，足漸能步履，復診，更本事杉木散方加味，杉木片五錢，大腹皮二錢，檳榔二錢，橘皮、橘葉各二錢，防己二錢，附子四分，酒二兩，童便二兩，服三劑，病痊，其父曰「藥價極廉，不及百文，四劑即能愈此一年餘之重症，神乎技矣」，余曰「藥貴中病，不論貴賤，在善用之而已」。

常熟東門外葉泳泰布行一童子，名錦蘭，年約十二三，吐瀉止後，即就余診，兩尺皆伏，惟寸關脈浮，汗多氣促，余曰「此症大有變局」，進以和中分清，芳香淡滲之品，至明日又邀余去診，汗如珠下，面紅目赤，肢厥脈伏，口中要飲并水雪水，煩躁不休，余曰「此症陽已外脫，若認為熱症，一服寒涼即死，若畏其死，無法矣」，病家人曰「聽君所為，死不怨也」，余曰「吾開方後，不可再請他醫，因他醫以余方為是，死則歸罪於彼，若以余方為非，而更立一方，死則其罪愈不能辭，症既危險，死生不如余獨肩其任」，即以乾薑一錢，附片一錢，肉桂八分，豬膽汁一錢，童便二兩，三物先煎，將汁濾清，和入胆汁童便，沸一二次冷服，此症本可用白通四逆加人尿、豬胆汁為是，因症已危險，故去參草之甘緩，恐其奪薑附之功，加以肉桂之辛，如猛將加以旗鼓，萬軍之中，以奪敵幟，不料時已在晡，膽汁、童便俱無覓處，病家先以薑附桂三味煎而飲之，欲將胆汁、童便明晨再飲，余聞而大駭，即送字與其父，曰「薑附桂陽藥，走而不收，一誤猶可，胆汁、童便陰藥，守而不走，再誤不可，一服即死，明晨速即將原方照服，或可挽回萬一」，明晨果照方服一劑，至午余又去，診之，汗止，口渴亦止，面目紅色亦退，脈細如絲而已見，余曰「脈已微續，可無慮矣」，即進四逆加人參、人尿，再一劑而病霍然，亦快事也。

吾幼時在孟河天寶堂藥舖，曹煥樹先生之門下習業，其弟魯峯素有咯血症，是年十月，忽起寒熱，頭痛身疼，治以桂枝葛根，汗之，寒熱已盡，漸能飲食，停一日，忽然面紅汗出如珠，神靜脈浮而無力，即請馬培之先生診之，服藥依然，至晚汗出更甚，莫可為計，至二更，余看《醫宗金鑑》少陰戴陽一條，即謂煥樹先生曰「魯峯叔之病，與戴陽相合，急宜引火歸元」，煥樹恍然悟曰「此陽脫症也，非溫納不可」，因其素昔吐血，最懼陽藥，故畏縮而不敢專用，倘一差失，殺吾弟矣，余曰「陽無陰不斂，當陰陽並顧，與其不治而死，不如含藥而亡」，即以熟地四兩，黨參四兩，黃芪四兩，附子三錢，肉桂三錢，煎汁，加以童便三兩，分三服，先進一服，靜待半時，無所變，再服亦然，三服已盡，汗仍不收，面赤不退，不寐不煩不脹，後治法已亂，曰「既能受補而無他變者，恐病重藥輕故也」，再濃煎高麗參二兩服之，又不脹，再以紫河車一具，東洋參二兩，煎濃汁服之，約一時許，汗收面紅漸退而安寐，至明日始醒，宛如無恙。

丹陽貢贊溪在琴開豆腐店，始以溫邪，有王姓醫專以牛蒡、豆豉、柴胡、青蒿等，已服十餘劑，陰液已盡，陽氣欲脫，狂躁咬人，神識皆憤，痙厥皆至，舌黑而縮，牙緊不開，病已陰絕陽亡，余即進以復脈法，去薑桂，加雞蛋黃，大劑灌之，不料明晨反目瞪口呆，面青肉僵，脈沉而汗出如珠，四肢厥冷，余曰「陰回戰汗，陽不能支，欲脫矣，不必診脈，先炊鑪燃炭，急以桂枝龍骨牡蠣救逆法大劑，高麗參三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龍骨四錢，牡蠣一兩，淮小麥一兩，

紅棗三錢，茯神二錢，煎之，先灌以粥湯，含不能嚥，即將藥煎沸灌之，稍能嚥，緩緩盡劑，不料至晡汗收而遍體灼熱，狂躁昏厥，舌黑津枯，余曰「陽回則陰液又不能支矣」，仍進復脈去薑桂法，生地一兩，阿膠三錢，麥冬五錢，白芍三錢，炙草一錢，麻仁四錢，鷄蛋黃二枚，服後至明晨，依然汗冷肢厥脈伏，目瞪口呆不言語，余曰「陰回則陽氣又欲脫矣」，仍服前方桂枝救逆湯，至晡依然，舌黑短縮，脈數灼熱，仍用復脈去薑桂法，如是者三日，症勢方定，此症陰脫救陰，陽脫救陽，服藥早溫暮涼，若護陰和陽並用，亦屬難救，故不得不分治也，後服甘涼養胃，二十餘劑而愈。

同道徐賓之，金陵人，住常熟西門，始而寒熱，繼則下痢紅白，三四日後重不爽，小便少而澀，自服藥數劑不效，邀余治之，舌面白，舌心舌邊俱剝而紅燥，脈來滯而不揚，進以胃苓湯意，理氣而洩溼熱，一劑溲澀後重俱爽，紅積止而見薄糞，猝然遍體汗出如珠，自寅至酉，而起坐言語飲食一如平人，惟大便溲薄，日瀉二三次，並不後重，自戌至寅，四時中煩躁汗多，額與指尖均冷，撮空嚙語，喜怒之狀不一，或以為祟，余曰「此乃陽脫之症，躁而不煩，是陽氣虛竭」，即以附子理中合桂枝加龍骨牡蠣法，急守中陽，以固表陽，人參三錢，於朮四錢，附子一錢，白芍一錢，桂枝二錢，龍骨三錢，牡蠣一兩，炙草一錢，乾薑一錢，紅棗五枚，服之，入夜仍拈衣摸床，嚙語汗出，明日原方再加重三成，加五味子五分，一服後，汗收神清陽，陽回痢止，飲食漸進。停服六七日。後服卮方，黃

芩三錢，白芍三錢，服兩劑，仍煩躁不休，冷汗淋漓，大便水瀉，遍體如冰，再服扶陽固表，已無救矣，噫！生死雖曰天命，豈非人事，醫究有理評，黃芩苦寒，白芍泄脾，既自為醫，反服乩方，其死宜哉！

常熟大河鎮道士王少堂，六月初，偕妻回里，十四日起寒熱，徧體紅疹滿布，周姓醫進以辛涼解肌之方，服後病增，至十七，病更劇，其岳母邀余診之，脈極細而微，重按至骨，微見數象，神織頗清，遍體乾燥，身無點汗，舌絳無津，而又不渴，言語輕微，躁不能寐，紅斑密布無空隙之處，余思此乃正虛邪陷之陰斑也，余曰「初十晚到家，逐日所作何事，試一一述之」，曰「十一至十三做法事，十四日懺事畢，結帳後，當夜即熱」，余曰「再去問之，初十有房事否」？答言有之，初十日酷暑，坐船數十里，外風襲表，暑熱偪蒸，至夜慾後，氣脈皆虛，熱邪即乘虛內伏，加之十一至十三，身為法官，終日厚衣，汗出不止，汗多則外陽已虛，津液亦涸，腠理空豁，又高叫勅令，中氣亦虛，熱邪易入，故見寒熱，又被寒涼之藥，遏其陽氣，故內熱雖甚，無陽氣蒸動，無津液化汗出表，若再服寒涼，表陽愈虛，熱陷更深，陰斑無疑矣，用仲景桂枝湯，加乾薑、人參，重用甘草，服後再飲以米湯，余思汗多則陽弱陰傷，以桂枝湯和其表，以乾薑合桂枝護其中陽，假甘草之多甘合米飲之穀氣，甘淡以助其胃津，得乾薑之熱，蒸動其胃津以上升，又賴桂枝之力，推之出表，若得汗出，則中陽動而表陽和，內伏之邪，亦可由外表而發，待其煩躁狂叫，或奔走越垣，方為佳兆，切不可與以涼藥，恐火鬱不能外達也，如服此藥後，仍然不變，則難治矣，服藥後，明午果然神識漸狂，聲高而起坐不安，渴已能飲，病家驚惶，飲以蔗漿一碗，依舊靜臥，聲微

脈細，至二鼓，余至其家，問之曰「今午漸狂，聲高渴飲，不料服蔗汁後，依然如故」，余曰「正欲其陰症轉陽，由裏出表，陽回而煩，方為佳兆，又為寒涼所遏，事屬周折」，仍從原方加臺參鬚服語之，明午又見煩躁能飲，以溫水飲之，汗出脈起矣，再進以甘涼之品，生胃陰而洩熱助汗，託之外出，汗透而神靜安寐，脈亦轉和緩，能思飲食，余曰「汗後肌潤，脈和思食，正能勝邪，病有轉機矣，陽回以養陰為要」，進以生脈法，加甘涼鹹寒之品，數劑而痊。

厥症

常熟星橋石姓嫗，晨食油條一支，麻糰一枚，猝然腕中絞痛如刀刺，肢厥脈伏，汗冷神昏，余診之曰「食阻賁門，不得入胃，陰陽之氣，阻隔不通，清陽不能上升，濁陰不能下降，故揮霍撩亂，窒塞於中，宜用吐法，以通其陽」，生菜藟子三錢，藜蘆一錢，橘紅一錢，炒鹽五分，煎之，飲後以雞羽探喉吐之，再以炒鹽湯飲之，吐二三次，痛止肢溫，厥回汗收，惟嘔心一夜，乾嘔不已，余曰「多嘔，胃氣上逆，不能下降」，以烏梅丸三錢煎化，服之即平，後服橘半六君子，三四劑而愈，夫初食之厥，以吐為近路，其陽可通，若以枳實、檳榔等消食攻下，其氣更秘，危矣。

常熟大東門陶姓嫗，暮年傷子，肝氣久鬱，又因有一人抵賴其子賒出之賬，兩相執持，陶姓嫗猝然跌倒，氣息全無，急邀余診，脈來沉伏，目上反，口鼻之間，呼吸氣息全無，手足厥冷，其勢已危，余曰「此乃肝鬱氣秘，痰阻靈竅，藥不得入，惟用至寶丹、蘇合香丸各一粒，用竹瀝、薑汁、菖蒲汁、藜蘆煎汁一杯，將諸汁和人灌之，以雞羽三四支探喉，吐出白膩痰甚多，氣息稍通，片刻後，又氣息全無，再灌再探再吐，如是五七次，痰雖多而氣仍不轉，余疲甚，直至五更，氣漸轉而能呼吸，天明已能言語，咽痛三四日，調理而愈。余思木鬱則達之，吐即達之之意也，知此症不用吐法，去其痰，通其陽，而能救者，吾不信也，又有百歲坊朱姓嫗，因口角動怒，猝然昏厥不語，脈伏肢冷，呼吸不通，余即用炒鹽

湯，用雞羽探吐，一哭即醒，醒則大哭不止，此鬱極則發之也，如天地鬱極則雷霆奮發之義，余見肝厥、食厥、氣厥等症，惟有吐為最速耳，所以吐之一法，不可棄而不用也。

常熟大東門外，吾友謝蔭庭，辛卯六月間，忽大吐血，每日約有碗餘，半月不止，某醫進以犀角地黃湯加羚羊角、川斛、生地、山梔，大涼之劑，罔效，半月以來，已有氣隨血脫之狀，飲以井水亦不止，是夕三鼓，邀余診之，脈來沉細，目瞑聲低，言語輕微，肢冷汗冷，面紅煩躁，欲寐不能寐，余曰「事急矣，氣隨血脫，陽隨陰脫，速宜引陽入陰，引氣納脫，先將陳酒十斤煮熱浸其兩足，兩時許，再以生附子錢半，元寸五厘，葶藶子肉七粒，搗如泥，貼左足心湧泉穴，立方以中生地一兩，元參四錢，麥冬四錢，蒲黃炭二錢，阿膠四錢，生龜版一兩，石斛六錢，生牡蠣一兩，生石決一兩，懷牛膝二錢，茜草炭二錢，煎好，再以鮮柏葉、鮮荷葉搗爛絞汁，入童便一茶杯，或秋石一錢，化水同沖，一氣盡服之，血即止，後服沙參、麥冬、梨、藕、石斛，甘涼養胃，數劑而愈，其友問余曰「前醫進犀角、羚羊角、生地、石斛等，可謂寒矣，何以半月不能止其血，今方服之即止，何也」？余曰「實火宜涼，虛火宜補，此乃肝陽挾龍雷之火上騰，况吐血已多，陽隨陰脫，下焦之陽，不安其位，方書云，在上者當導之使下，陳酒附子是也，鹹可下引，介可潛陽，童便、阿膠、龜版、牡蠣、石決是也，甘涼泄熱存陰，生地、麥冬、元參、石斛是也，清血絡，引血歸經而止血，鮮柏葉、荷葉汁是也，若專服寒涼，是沸油中潑水，激之使怒，豈能望其潛降乎？」

夫熱極似寒之症，最難辨別，余診同鄉趙患甫先生之孫卓士，是年九月間，忽起嘔瀉，邀余診之，進以芳香理氣，淡以分泄，至明日舌苔白而轉紅，脈滯而轉滑，嘔吐已止，再進以辛涼甘淡，存陰泄瀉，至黃昏忽然發狂，持刀殺人，至明日，闔家無策，余曰「熱透於外，非瀉不可」，即進以三黃石膏法，黃連三錢，黃芩五錢，黃柏三錢，大黃二兩，石膏二兩，梔子五錢，淡豆豉五錢，煎濃汁兩大碗，余曰「多備而少飲，緩緩作數次服之，服一杯，即瀉稀糞，又服一盃，又瀉稀糞，連服四盃，連瀉四次，神識稍倦，狂躁略減，藥已盡過半矣，扶之使睡，嚙語不休，如癡如狂，即進以存陰清熱之劑，生牡蠣四兩，元參二兩，麥冬二兩，細生地二兩，金石斛二兩，鮮竹芯一兩，石膏二兩，竹瀝二兩，鮮沙參四兩，大劑灌之，即能安寐，明日醒，仍嚙語，神識或渾或清，後每日服竹葉石膏湯一劑，西洋參錢半，麥冬五錢，石膏一兩，鮮竹葉四錢，薑半夏錢半，生甘草一錢，知母三錢，梗米二兩，此方共服二十餘劑，而神氣亦清，嚙語亦止，此症共服石膏二十餘兩而愈。

常熟大東門龐家弄顏姓，因失業後，室如懸磬，有病不能服藥，延六七日，邀余診之，脈沉如無，四肢厥冷，無汗神識昏蒙，嚙語撮空，遍體如冰，惟舌底絳而焦黑，乾燥無津，余曰「此乃熱深厥深，陽極似陰，熱極似寒也」，當時即進以銀花露一斤，再進以大劑白虎湯，加犀角、生地、人中黃，煎好，調服至寶丹、紫雪丹，罔效，明日再次以銀花露二斤，仍服原方，犀角八分，生地一兩，石膏八錢，知母二錢，生草一錢，人中黃二錢，梗米湯代水，調至寶丹一粒，紫雪丹五分，服兩劑如故，余思既是熱深厥深，有此兩劑，亦當厥回，如果看錯，寒厥服此兩劑，無有不死，何以不變不動，正令人不解，至明日復診，神識已清，肢體皆溫，汗出淋漓，問其母曰「昨日服何藥」，曰「昨日服黃霉天所積冷水五大碗，即時汗出厥回，神清疹透」，余曰「何以能知服涼水，可以回厥」，其母曰「昔時先伯為醫，每晚談及是年熱症大行，服白虎湯、石斛、鮮生地等，往往不效，甚至服雪水方解，吾見先生服以銀花露三斤，大劑涼藥二劑，如果不對，宜即死，今無變動者，必係病重藥輕，吾故斗膽以黃霉水飲之，諒可無虞，誰知竟即時轉機，噫！余給藥資數千，不若其母黃霉水數碗也。」

虛痞

常熟大步道巷余姓，年五十餘，素嗜洋煙，時正酷暑，忽嘔瀉交作，邀余診之，進以胃苓湯加藿香、半夏，明日嘔瀉均止，脈靜身涼，毫無所苦，惟神倦好寐，腕中堅硬，按之作痛拒按，病家以為病愈，余曰「病人陰藏，微見乾噦，即進大劑附子理中湯加生薑之法，黨參五錢，白朮二兩，乾薑一錢，附子八分，炙草五分，薑汁沖服一劑，覺腕中稍舒，再服一劑，而噦亦止，腕中已舒，吾友問曰「腕中拒按，何以反進參、朮，實所未解」，余曰「吸烟之人，素體本弱，又經大吐大瀉，斷無食滯內停，其腕中堅硬者，乃中虛濁陰蟠踞，虛痞於上也，霍亂之後，太陰必虛，法用理中，吐者加生薑，腹滿加附子，腹痛加人參，故輕用朮而加附子、人參、生薑，俾陽氣充足，濁陰自散，噦可止而痞滿自除，斷無大吐大瀉之後，而有實結胸者。

泰興太平洲王姓婦，始而發熱不甚，脈來浮數，舌苔薄白，因其初熱，投以二陳、蘇葉等，其舌即紅而燥，改投川貝、桑葉等，其舌又白，吾師蘭泉見其舌質易變，曰「此症大有變端」，使其另請高明，王姓以為病無所苦，起居如常，諒無大患，後延一屠姓醫診之，以為氣血兩虛，即服補中益氣兩三劑，愈服愈危，至六劑，即奄奄一息，脈伏氣絕，時正酷暑，已備入木，吾師曰「王氏與吾世交，何忍袖手」，即往視之，見病人仰臥正寢，梳頭換衣，備入木矣，吾師偕余細看，面不變色，目睛上反，唇色尚紅，其形似未至死，後將薄紙一張，蓋其口鼻，又不見鼓動，氣息已絕，按脈亦絕，吾師左右躊躇，曰「未有面色不變，手足尚溫而死者」，後再按其足上太衝、太谿，其脈尚存，曰「未有見足脈尚存而手脈已絕者，必另有別情」，即將其衣解開，按其腕中，石硬而板，重力按之，見病人眉間皮內微動，似有痛苦之狀，吾師曰「得矣，此乃大結胸症也，非水非痰，是補藥與熱邪搏結而成，醫書所未載也，即書大黃一兩，厚朴三錢，枳實三錢，萊菔子一兩，芒硝三錢，瓜蒌皮一兩，先煎枳、朴、萊、萸，後納大黃瀘汁，再納芒硝瀘清，將病人牙關撬開，用竹箸兩隻，插入齒中，將藥汁漸漸灌入，自午至戌，方能盡劑，至四更時，病人已有氣息，至天明稍能言語，忽覺腹中大痛，吾師曰「病至少腹矣，當服原方再半劑」，腹大痛不堪，下燥矢三十餘枚，而痛即止，後調以甘涼養胃而起。

黃疸

陰陽黃疸，雖云難分，然細心辨之，最易分別，陰黃色淡黃而泛青，脈細肢倦，口淡舌白，小溲雖黃而色不甚赤，陽黃如橘子色，脈實身重，舌底稍絳，苔膩黃厚，面黃溲赤，雖諸疸皆從溼熱始，久則皆變為寒溼，陰寒亦熱去溼存，陽微之意也，惟女勞疸治法看法俱異耳，又有肝氣鬱則脾土受制，肝火與脾溼為熱為疸，又非茵陳、薑、附、梔子、大黃可治，此又在調理法中矣，余同窗鄒端生患黃疸日久，孟河諸前輩始從溼熱治之，進以黃柏、茵陳、四苓之類，不效，余適有事至孟河，診之，脈細色淡黃而青，舌白口淡，進以薑、附、茵陳五苓，合香燥之品，數劑而愈，此余未習醫之時也，後有茶室夥，黃疸三年，亦以前法服三十劑而愈，有肝鬱黃疸，忽然嘔吐發熱，遍體痠痛，熱退則面目俱黃，此宜從疏肝理氣，利溼健脾自愈，又不可用溫熱也，又有脾虛氣弱，面目淡黃，用參苓白朮等，服十餘劑自愈。

常熟旱北門李姓婦，始以洩瀉鮮紅血，顧姓醫進以白頭翁湯，服後洞瀉不止，純血無度，邀余診之，脈沉欲絕，冷汗淋漓，舌灰潤，色如煙煤，肢冷畏熱，欲飲不能飲，言語或蒙或清，余曰「下痢純血，議白頭翁湯，亦未嘗不是，然厥陰下痢純血，身必發熱，太陰溼聚，下痢純血，身必發寒，太陰為至陰溼土，非溫燥不宜，兼之淡以滲溼為是，擬胃苓湯，加查炭、炒黑乾薑一劑，尚未回陽而神識稍清，再進白朮二錢，豬苓二錢，赤苓二錢，炒薏仁四錢，查炭三錢，澤瀉二錢，桂枝一錢，炮薑五分，藿香一錢，蔻仁五分，荷葉蒂三枚，薑棗服之，洩瀉已止，痢血亦停，漸漸肢溫汗收，神識亦清，後將原方更改，服二三劑而愈。

太倉沙頭鎮陳厚卿，為人儉樸篤實，足不出戶，身體肥胖，是年秋，覺神疲肢倦，胃納漸減，平昔可食飯三碗，遂然減至碗許，延醫治之，進以胃苓湯、平胃散、香、砂、枳、朮之類，後邀支塘邵聿修先生，以為胸痺，進薤白瓜蒌等不效，後又延直塘任兩人先生，進以參苓白朮等，亦無效，四十餘日，未得更衣，二十餘日未食，脈見歇止，兩人曰「病久脈見結代，五日內當危」，舉家驚惶，吾友胡少田，即厚卿妹丈也，邀余去診之，余見病人毫無所苦，惟脈三息一止、四息一止，而不食不便，余曰「人之欲死，其身中陽氣，必有一條去路，或氣促大汗，或下痢不休或神昏陷塌，今病人一無所苦，五日之危，余實不解，便之結燥，以鄙見論之，係服燥藥淡滲之品太多，腸胃枯澀，二十餘日未食，四十餘日未便，無穀氣以生血脈，血脈乾澀，不能流利，故脈見代結也，未必竟為死症」，余立一方以附子理中合建中法，通陽布陰，滑利腸胃，黨參五錢，於朮四錢，炙草一錢，干薑八分，附子四分，桂枝五分，當歸四錢，白芍三錢，淡苳蓉五錢，枸杞子四錢，飴糖五錢，紅棗五枚，鹿角霜五錢，傍人見方譁然曰「此方非食三碗飯者，不能服此藥，且四十餘未大便，火氣熱結，再服桂、薑、附，是益其燥也」，余曰「因其不能食，自然要服補藥，因其不得大便，自然要服熱藥，如能食飯，本不要服補藥，能大便，本不要服熱藥，藥所以治病也，豈有能食能便之人，而妄服藥者乎」？人皆以余為妄言，余曰「余在此，候其服藥，如有差失，

自任其咎，與他人何涉」，眾始不言，照方服後，稍能食稀粥，傍人曰「昨日之方太險，宜略改輕」，余諾之，將原方桂枝易肉桂，鹿角霜易毛角片、黨參換老山高麗參，眾人閱方曰「不但不改輕，且反改重」，七言八語余甚厭之，曰「延醫治病，其權在醫，傍人何得多言掣肘」，又服兩劑，再送半硫丸二錢，已覺腹痛，大便稀水淋漓，三日夜共下僵硬燥屎四十餘節，每節二三寸，以參附湯助之，大便之後，服歸脾湯而愈。

常熟西門虹橋葉姓婦，正月間血崩，經蔡潤甫先生服以參芪等補劑，血崩止，余於二月間到，琴邀余診之，胸腹不舒，胃呆納減，余以異功散，加香、砂、香附等進之，胸膈已舒，胃氣亦甦，飲食如常矣，有四十餘日未得更衣，是日肛中猝然大痛，如刀刺，三日呼號不絕，精神困頓，有某醫生謂生藏毒肛癰之類，恐大腸內潰，後邀余診，余曰「燥屎下迫，肛小而不得出」，即進枸杞子、菝葜、當歸、麻仁、柏子仁、黨參、陳酒、白蜜之類，大劑飲之，明晨出燥屎三枚，痛勢稍減，後兩日肛中大痛，汗冷肢厥，勢更危險，他醫以為肛中潰裂，余曰「如果肛中潰裂，何以不下膿血，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此乃清氣與濁氣團聚於下，直腸填實，燥屎迫於肛門，不得出也，當升其清氣，使清陽之氣上升，則腸中之氣，可以展舒，而津液可以下布，蜜煎胆汁雖潤，亦不能使上焦津液布於下焦，進以大劑補中益氣湯加菝葜、杞子，煎濃汁，兩碗服之，又下巨糞如臂，並燥屎甚多，肛中痛已霍然，後服參苓白朮散，十餘劑而愈。

常熟大河鎮李姓婦，孀居有年，年四十餘，素體豐肥，前為爭產事，以致成訟，鬱怒傷肝，後即少腹膨脹，左側更甚，小便三日不通，某醫進以五苓、導赤等法，俱無效，就余寓診，余曰「此乃肝氣鬱結，氣滯不化，厥陰之脈，繞於陰器，繫於廷孔，專於利水無益，疏肝理氣，自然可通」，立方用川棟子三錢，青皮二錢，廣木香五分，香附二錢，鬱金二錢，橘皮錢半，官桂五分，葱管三尺，濃汁送下通關丸三錢，一劑即通，明日來寓，更方而去。

常熟西鄉大市橋宗福湖，小便不通，延醫治之，不外五苓、導赤、通草、滑石之類，無效，已十三日，未能小便，少腹高硬作痛，汗出氣促，少腹按之石硬，余進通關法，加地黃，重用肉桂，一劑而通，溲仍未暢，少腹兩傍仍硬，臍下中間三指闊已軟，余曰「此陽氣未得運化也」，進以濟生腎氣湯大劑，少腹以葱薑水薰洗，三日溲暢如前。

遺精

老吳市陸少雲，遺精，三四日一次，已有三年，養陰固攝，俱罔效，余診之，脈細肢倦，神疲形寒，曰「初起之遺，在相火不靜，日久之遺，在氣虛不固，而龍骨、牡蠣之固攝，但能固其精，未能固其氣，治其病，當固其氣於無形之中，進以葦菜子二錢，杞子二錢，兔絲子三錢，黨參三錢，於朮二錢，鹿角霜五錢，桑螵蛸三錢，黃芪三錢，仙靈脾錢半，巴戟肉二錢，炙草一錢，紅棗五枚，煨薑兩片，服三劑，覺身體輕健，四肢漸溫，胃氣亦旺，服至十劑，則遺精已止矣。

常熟寺前街李吉甫先生夫人，妊娠七月，痢下紅白，他醫治以利溼清熱分消，痢更甚，腸滑後重，一日夜百餘度，裴菊村前輩診之，意欲治以補中益氣湯，恐升提胎元，欲用溫補，又恐胎前忌熱，左右躊躇，邀余合診，脈滑列而少力，腹中氣機滯已通，舌絳滑無苔，頭眩耳鳴，虛熱，余曰「治病不在胎前產後，有病則病當之，」《內經》云陷者舉之，當用升提，脫者固之，當用酸澀，若再用通套利濕之方，恐胎元滑脫矣」，擬補中益氣法，重用參朮，輕用升柴，再以木瓜、肉果、煨薑，升提溫瀋，服數劑，略稀，余曰「滑脫太甚，非堵截之治不可」，即以參附湯調赤石脂末，仍服前方，見其舌紅漸漸轉白，舌燥轉潤，余曰「清陽已經上升，而能布津於上矣」，痢勢漸減，再以五味子、木瓜、乾薑等研末，和赤石脂飯糊為丸，每日用附子一錢，高麗參三錢，煎汁送丸四錢，服藥三十餘劑，每日痢下仍有十餘次，胃氣亦甦，分娩時，母子俱全，然痢尚有六七次，再服異功、參苓白朮等收功。

常熟長田岸某姓婦，妊娠四月，小溲點滴不通，某婦科進以鮮生地、龍膽草、青麟丸等寒涼之品，小溲秘之更甚，已有三日，余診其脈，沉細而瀋，少腹脹痛，余曰「此胞阻也，被寒涼凝滯膀胱，無陽不能化氣而出，即將葱二斤，煎水熨洗少腹，略能小便，即進五苓散，桂枝一錢，豬苓、赤苓各二錢，澤瀉二錢，白朮

二錢，研粗末，煎沸瀘清飲之，仍不能通暢，而少腹痛勢稍減，將前方去桂枝易肉桂一錢，服法依前，服後而小便大暢而愈。

常熟花園浜王姓婦，妊娠九月，胞漿水已破之後，腸痛漿水滴盡，小溲不通，已有三日，少腹不動，穩婆謂胎死腹中，或欲試手法，或欲下死胎方，邀余診之，見產婦神情恬淡，並無所苦，唇舌均紅，使穩婆按其少腹，溫而不寒，脈來流利，軟而無力，診畢，穩婆問腹中小兒能保全否？余曰「腹中小兒，酣睡未醒」，穩婆曰「何以不動」？余曰「因睡而未醒，故不動也」，主人曰「腹痛三日，小便不通，小孩不動，恐胎已死矣，諸先生一斷之」，余曰「此名胎壓膀胱，此方書所不載，必定是負重或跌仆而損胎元，又因坐蓐太早，氣掙於下，胞壓膀胱，小溲不能出，溲阻而脹，兼之胎元下墜，兩相擠軋，不能轉動，如果子死，當唇紅舌黑，少腹作冷，按脈未離經，未至臨產之時，胎元斷斷不死」，即問產婦曾否有負重跌仆之事，婦曰「三日前因有安息香兩支在地，俯之不能拾，乃跪而拾之，起時胞漿已破」，余曰「胞壓膀胱無疑矣，可先將燈草刺鼻中，令產婦噴嚏，嚏則肺氣開，上竅通則下竅泄，而小便可通，再吸洋煙三筒，將其胎提起，以免擠軋子門，小便通後，可讓出地面，使小兒可以轉身，臨盆即不難矣」，問服何藥？余曰「不須服藥」，主人曰「可服催生藥否」？余乃進以胃苓湯加蘇梗，利水行氣而已，噴嚏之後，吸洋煙三筒，果小便通暢，藥將沾脣，小兒已下矣。

常熟大東門外萬興祥茶葉舖執事，胡少由先生之妻，素未生育，至三十九歲，始有娠，懷孕七月，始則咳嗽，繼則下痢，初則不以為意，臨產頗難，產下未育，心中悒鬱，肝木乘脾，咳嗽下痢更甚，邀余診之，余曰「雖云新產，年近四旬，氣血本弱，沉產前咳嗽，本屬土不生金，子反盜母氣，脾胃反虛，清氣下陷，轉而為痢，咳痢已有三月，又兼新產，名曰重虛，若多服益母草等味，再破血傷陰，而為痢，咳痢已有三月，又兼新產，名曰重虛，若多服益母草等味，再破血傷陰，加《內經》所謂損其不足，且有無虛虛無盛盛之戒，余進以十全大補湯去桂枝，加枸杞、兔絲、杜仲、飴糖等味，眾曰「產後忌補，斷斷不可」，余曰「放心服之，如有差失，余任其咎」，服後當夜咳痢均減，明日再進，其姑曰「產後補劑，勝於鳩毒，必致殞命」，余謂少田曰「既令堂不信，君可另請婦科開方，暗中仍服補劑，免得婦女多言，使產婦吃驚」，同道董明剛曰「此計甚善」，余即回城，託明剛依計而行，余回寓，使人贈少田人參二枝，曰「不服人參，下焦之氣不能固攝」，少田即煎人參與服，其母知之，執持不可，後將《達生編》與眾人閱看，產後並不忌補，其母始信，服後安然無恙，後再服數劑，咳痢均愈。

昭文慕友張筱洲之妻，生產正在酷暑，新產兩朝，猝然神昏顛倒，言語錯亂，余診之，見喘息氣粗，脈洪數極大，汗出如珠，口渴煩躁，余曰「此乃熱中於裏，逼陰外出而大汗，仲景白虎症也」，即將蓆置地上，令產婦臥於地，用盆置井水於傍，使其安臥片時，神識漸清，氣亦漸平，脈亦稍靜，即擬仲景白虎合竹皮竹葉之意，進以石膏、竹茹、竹葉、知母、白薇、鮮石斛、益元散、綠豆衣、丹皮、

花粉、青荷葉、西瓜翠衣、甘蔗汁，大隊甘寒之品，服後至晡，神清熱減，仍令其移臥於牀，進以稀粥，仍以甘涼之劑，調理而愈。

辛卯冬，余至五渠夏宅診脈，回至舟中，有陸二官，余之僕也，其妻追至舟中，云「家中姪媳病重，欲邀余診」，余因有別事，不能逗留，陸二夫婦匆匆回家，余亦反掉，已去里許，余在舟山付之，看陸二夫婦驚惶失色，必病勢危急，若袖手不救，於心何忍，即停舟步行至其家，見其家中聚集多人，病人勢已臨危，余即問其病情，因孖胎難產，去血過多，氣脫矣，余即診其脈已絕，目瞪直視，牙關緊閉，用火刀撬之，舌縮色白，面色如紙，肢體俱冷，余即將艾葉炙其小足指外，兩炷，稍能伸縮，余曰「未必竟死，此乃氣隨血脫也，若不急救，三四時氣必絕矣」，用黃芪四兩，當歸二兩，煨牡蠣四兩，炒棗仁三兩，煨龍骨一兩，炙甘草三錢，炒淮麥三錢，紅棗三兩，炒白芍六錢，桂枝錢半，桂圓肉二兩，茯神二兩，黨參四兩，給其藥資一元，將大罐煎沸，以氣薰其鼻，頻頻灌之，再添水煎，再薰再灌，共服十餘碗，肢體漸漸轉熱，至四更始醒。

常熟塔前高姓婦，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產，至十二月朔，下血甚多，請王姓醫治之，進以當歸、杏仁、冬瓜子等，又方加以肉桂，初五邀余診之，脈芤而無力，面色晄白，唇舌俱白，毫無華色，神氣疲乏已極，口唇掣動，余診之曰「此氣隨血脫，血虛則內風煽動，宜遵血脫先固氣之法，非大補不可」，立方黨參一兩，黃芪一兩，枸杞一兩，當歸三錢，白芍二錢，桂枝五分，炙草六分，龍骨三錢，

棗仁五錢，茯神三錢，紅棗十枚，桂圓肉十粒，服後神氣略清，精神漸振，照方減半，又服二劑，惟小便自遺，大便不更，此係神氣不固，血液虧損，津液不能敷布大腸，又改方淡萆蓉三錢，杜仲三錢，杞子五錢，潼沙苑三錢，白芍二錢，兔絲子三錢，蒲黃炒阿膠二錢，紅棗五枚，桂圓肉六枚，服後小便遺止，大便已通，後服和營理氣，調養肝腎而痊，俗云產後忌補，不可執一而論也。

徐漢泉妻，新產後，小溲濇少而艱難，邀數醫治之，俱罔效，後請江陰周姓醫，進以五苓加通草、瞿麥之類，服後小洩頻數而極少，一夜數十行，出如箭速，而子門如烙，熱痛非常，發熱口渴煩躁，病勢甚危，邀余診之，余曰「仲景云產後小溲少者，無血也，若以淡滲苦洩，更傷其陰液，則小便更少，而熱更甚，急養其陰，自然溲長而虛陽亦潛，進復脈、增液合導赤湯法，生地一兩，麥冬五錢，玄參四錢，阿膠三錢，天冬二錢，石斛五錢，生草梢一錢，生牡蠣一兩，生龜版一兩，西洋參二錢，煎濃汁飲之，小溲漸止，煩躁發熱漸安，服三劑，熱痛已平，小溲清長，後服甘涼鹹寒，十餘劑而愈。

《吳東暘醫話精華》

吳東暘（達），江陰人，攻醫宗法昌邑黃氏，宗黃氏者，每流於溫燥，彼獨師其意而不泥其跡，晚年行道滬上，著有醫學求是初二集。

壬午仲冬十一日晚，顧容齋先生邀診令姪倩張君書常兄之恙，診脈數疾異常，右寸關更甚，發熱無汗，喘急氣粗，咽喉閉塞，右耳鮮紅，口唇紅腫而罩黑如漆，痰中帶血，閒吐純紅，日瀉四五次，糞水直噴，小便短赤，證情危險異常，容翁謂予曰「喉證有藥水可保，內病如此沈重，須設法救之，予細究病情，隨即立方，用青萍以開汗孔，佐薄荷泄頭面之火，用青蒿、前胡和解少陽甲木之火，丹皮清風逐瘀，疏泄厥陰乙木之火，佐側柏葉涼降，并助肺金收斂之權，淡芩清其犯肺之火，生草瀉火生津，元參清胃熱，滑石理三焦下陷之火而利膀胱，川貝杏仁以利肺氣，雲苓以和脾土，投劑後詰朝往診，汗出熱退，喘急亦平耳，紅者白矣，因舌上現細碎濕黑之苔，邪已外達矣，午前容翁來，告以證象悉平，申刻又至，因見病人熟睡，以為可慮，至晚復診，病人云「睡醒後覺身體舒暢，蓋營衛不和，久已不能熟寐也」，十三日早晚兩診，十四日晚診，知前方未服，因胃醒思食，喜進濁滯之品，證情反覆，仍見發熱氣粗，用法施治，十五日早診即平，自此連日皆用疏肝清肺養胃降濁之藥，紅痰已淨，二便如常，已能飽啖，至二十日，先余遠迎之費君至矣，廿二日邀予同診，閱費君第一方，與予相似，惟病人多飲藥水，項下日漸腫起，費君以為火退氣和，可以不成外症，予觀其食飲無礙，按之則痛，乃火毒已結於皮裏膜外，決其非潰濃不愈也，月杪費君去，仍服予方，至初三日，余按其腫處，痛甚而頂軟，知已成膿，隨書代刀散與之，病家以予決其

有膿，另延外科，貼以膏藥，以為三日可潰，豈意藥上不及三時，而潰出之膿碗許，余隨用排膿補託之品進之，敷貼之藥，外科任之，予惟調其氣血，得奏全功，是證也，初起因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及延予治，已逾兩候，閱前服之方，均未用發表驅濁之法，蓋泥於夾陰之俗說耳，豈知初病曾見頭痛項強，却是傷寒初犯太陽之證，因其體表實陽旺，溫燥發散，不能容受，平素又飲食豐腴，內有油腥煎炒之氣，薰灼肺胃，外邪最易傳至少陽，少陽火尅其肺金，則喉病矣，未經發表，則風寒裹束於外而遍營血，血鬱則發熱而向內焚，再進呆滯之藥，窒其腸胃，臟腑鬱極，內火又向外逼，內外相并，致少陽之火，勢如燎原，少陽乃半表半裏之經，經氣行人身之側，耳屬少陽，病人右耳鮮紅，乃少陽鬱火上飛，不得右降，此其明徵也，若外不達表而開皮毛，內不和解而清鬱火，漸至精液枯涸，其證不堪設想矣，予立方時將每味藥性註明，并釋所以對證之義，至浮萍尤為滬地醫方罕見，每有疑畏不敢服者，不知浮萍，浮於水面，其性輕清，易開汗孔，內火既鬱而欲求其汗解，非此不能為功，倘以風燥辛溫之藥，欲發其汗，非特汗不能出，先助鬱火之威，故予已屢言之，而於此更明辨以釋羣疑，所喜者容翁信予之深，毫無疑議，乃能收此全功，故樂得而誌之，嗣書常兄知余有求是集之刊，并深賴其贊助云。

是月念一日，蘇友吳調梅兄，邀診其鄰右周姓之恙，年甫成童，病已旬日，其證象與上案張君之恙略同，惟咽喉不腫，且煩躁而時尚惡寒，蓋張君乃傷寒失

表，火鬱少陽，此則病人少陽陽明，而太陽之證，猶未罷也，余於表藥，亦用浮萍，越日語調梅兄云「余方已將煎服，適病家有至戚某過之，見方有浮萍，堅執以為不可，另醫用珠粉、犀角等味，服後熱已輕減，余笑而頷之，不與辯也」，越數日，再晤調翁云「已告斃矣」，相與悼惜者久之，夫浮萍，其性輕清，利於發表，凡內火既鬱，外衛未解之證，投之無乎不宜，余已屢言及之，毋庸贅述，特觀世俗之醫，於荊、防、羌、獨、豆卷、桂枝等，則肆意用之，以為發表，迨溫燥既投，內火益熾，則又用寒涼以遏之，以至病變莫測，乃用者並不細審病因，見者亦毫不為怪，獨於浮萍則畏之，以為同於麻黃，是誠不可解矣，觀於此，而知余治張君之恙，第一方即重用浮萍，時則滿座親朋，罔不欲鄭重出之，而卒無有梗其議者，固由於信予之深，而其時病勢甚亟，當許助賑，及各善願數千金，活人即以活己，理有固然，特假余手以挽之耳。

立春後五日，有寶邑人，在滬寓患病，診得脉緊無汗，惡寒發熱，舌有薄白滿佈之苔，唇燥口渴，不欲飲水，咳嗽有痰，投以二陳湯，加薄荷、青蒿、浮萍、元參、杏仁、姜、棗，汗解而愈，余見症象，實係傷寒，無奈已交春令，木氣正在發泄之時，唇燥口渴之象互見，又值歲氣，春寒逼人，外寒束縛，而內火必鬱，鬱則木火更熾，斷不能拘於傷寒成法用麻桂之方，然拘於春溫治法，而以養陰忌汗為治，又非不宜，大凡感症，所見寒熱燥濕之象，非特四時不同，人有各異，即歷年所見，亦屬變現無常，惟有熟讀《傷寒》、《金匱》、《溫熱》諸書，深

明其理，再驗天時有不正之氣，人事有不謹之時，按經應變，立方施治，乃有捷效，若胸有成見，藥病相左，每至輕者重，而重者敗矣，余因今春所治溫病，渴不喜飲，而發熱畏寒者恆多，用法既當因時致宜，又必細察症象，特書一案，以明天時人病之不可執一也。

三月下旬，徐萍波先生至寓，請診謝松庭萱堂之恙，年近六旬，忽患中風，因惱怒傷肝而厥，厥後左半身偏廢，不能轉側，口眼歪邪，神識模糊，已服時醫一方，方案云「謹防再厥，舉室惶然，余診其脉，右三部滑大，左脉雖小，尚覺流利，驗其神色，體質堅強，兼夾痰濕，且有外感，決為可治，人皆危之，余用溫膽湯加薄荷、苡仁、澤瀉、滑石、青蒿、淡芩、前胡等，和中而理少陽，蓋少陽為中氣之樞紐也，服後外邪透達，發熱無汗，余將前方，去澤瀉、枳殼，加元參、丹皮、浮萍，囑其服後取粥飲助汗，翌日汗出衛泄，溫邪已解，神識亦清，漸思食飲，嗣後每用和中為主，漸進驅風養血，流利經絡之品，如歸身、白芍、川芎、秦艽、紅花、海桐皮、片姜黃、五加皮、蒼耳子、紫荊皮之類，相間迭進，至四月中旬，六易方而起居飲食如常矣，此症雖因鬱怒，內傷肝木，而外有風濕之邪，閉其衛而鬱其營，內外相觸，以成斯症，余故初用和中，兼轉運機樞，繼用宣泄外衛，解其表鬱，再用和中兼滋養營血，流利經絡，得以奏功，是症不用中風成法，桂枝、附子從未沾唇，但驗脉象症情，隨意用藥，六次之方，難以悉記，因誌其大略焉。

張叔和觀察，請診其太夫人之恙，年已七旬有四，晨起飲人乳一杯，倦怠而臥，忽然動風，口歪於左，舌卷不能言，診其脉右寸獨大，尺極微，左三部如絲不絕，余診病，向不肯作險語，此真年高病重，恐難奏功，因囑其另延高手，叔

翁強予為治，勉用理中，加化痰疏木熄風之品，服後右寸漸平，左脉略起，叔翁孝思純篤，偶摘一鮮花娛親，太夫人因接而嗅之，知其神識稍清，叔翁喜甚，余謂脉雖稍起，而語言不發，誠恐無功，且風病亦有傳經之義，至第六日，傳至厥陰，恐有變象，不可不防，第五日，右寸脉忽大，左脉忽小，與起病時脉象無異，第六日右寸更大，左脉愈小，深以為慮，後果症象大變，痰湧氣脫，至第八日，手足牽引，呼吸漸促，無可挽回矣，人以中氣為主，中氣不立，則升降無權，是症偏廢在右，而口歪於左，左主升，右主降，若偏廢於左，猶可升泄，偏廢於右，其根雖在於左，而欲施升降並行之法，其如中氣無主，樞機終塞，何前案謝母之症，同是偏廢，惟其患於左，而口歪於右，且年週花甲，元氣未漓，尚易奏效，茲則中權已傷，余每次往診，均未許其可治，竟至無可挽回。

滬城內紅欄杆橋，馬貢三丈，仁厚誠樸，君子人也，面蒼黑而表實，耳微重聽，素日少痰，年已七旬有三，精神尚旺，客秋有鼓盆之戚，事多親操，不耽安逸，仲春五日，肩輿至寓求診，忽得偏枯之疾，左手足不能運用，診脈右部滑大，左手冰冷，脈象沈細，余用理中加附子、桂枝、阿膠、歸、芍、羌、防等，兩進效如桴鼓，改方仍以前法增減治之，越數日，忽遣价至寓請診，惟請診之地，非翁宅也，至則翁迎於輿前，喜形於色，始知翁之弟媳，有恙而邀診也，便索調理之方，隨以溫脾暖腎，滋木清風之藥與之。

寶邑真如鎮王杏生先生，己卯館於海上，聞予治病多效，特來訪之，一見如故，即訂知交，至庚辰九月三日，令郎有疾邀診，病已數日，服藥罔效，余至，見其額痛如劈，汗出如油，身熱如烙，唇燥口渴，目赤鼻乾不寐，小便赤，大便瀉，瀉時直噴而出，脈象濇數，舌無苔垢，余以為外邪傳於陽明之經症，惟脈之濇，便之泄，秋病必夾濕邪，治法先理外邪為急，用白虎、白頭翁湯兩方，合參，增入清三焦而滲濕濁之品，詰旦先生至寓，云「病已盡退，且進粥食」，求調理方，余以為外邪暫退，內蘊暑濁，決難驟解，一劑而解者，惟春病有之，況邪在陽明經進退，其經達於胃腑，粥食早進，邪必復聚，未囑戒食，此乃予之疎忽也，固求方藥，不得已以清解之法應之，先生歸，其病果復作，惟頭痛少減，余囑前方加柴胡預和少陽，佐以黃芩泄其上火，三劑而外邪解，惟內蘊暑濕未清，餘熱未淨，便泄未止，但瀉時不似前之噴溢矣，余改方以輕清宣解之法，應變而施，延至旬日，病退而尚未能起，羣疑病後虛症，擬進補藥，先生不能決，乃延淞南世醫張君診，亦視為伏暑未清，萬不可補，索閱余方，以為深得治伏暑之法，認路極清，方極穩愜，堅囑迎余一手治愈，余之得奏全功者，張君之力也，余見時醫見症象錯雜，先以險語動人，豫留成則有功，敗則無過之地，豈知病家聞病之險，有力者即多延醫士，共議方藥，及羣醫既聚，藏拙者多，即使有深明症情，別具膽識者，其勢亦不肯違聚力爭，以邀謗議，致症有可治而不治者良多，其無

力多延醫士者，聞病之難治，束手待斃者有之，果能察脈觀色，症情雪亮於胸，斷不願故作險語，以亂病家之心，若胸中本無把握，亦不得不以險語為護身符也，吁！醫術以濟人為急，徒思避謗保名，不願深求至理，於心安乎？有深悉俗情之友，每以必用權術相勗，余以為此心偶涉於私，誠恐漸沒其自有之天良也，然耶？否耶？

衣莊李慎三兄，庚辰七月請診，病見發熱甚重，而不惡寒，自服蘇梗姜糖而大瀉，脈象沈數有力，右尺獨大，緣是年夏令，天無酷熱，汗孔常閉，是以秋病衛鬱其營，而見但熱不寒，與春溫之症相似，然熱甚不渴，究屬秋病夾濕，與春溫不同，詢其腹不痛，而氣墜肛門，瀉時直噴而出，用白頭翁湯，增入二陳，佐以滑石、苡仁之類，因素體有痰濕也，亦一劑而諸恙悉平，明日即請調理，夫白頭翁一方，每利於春溫，因春溫發熱口渴，木火內焚，火先犯肺，大腸為肺之腑，肺急而移熱大腸，是以見熱瀉之症，今診秋病，見其但熱而不惡寒，熱邪亦移入大腸，而用之，佐以滲濕利竅諸品，究與春病有別，同中實有不同也，予謂習醫者於熟玩成方之時，將方中藥味一一精求其性，再參悟所列症情，前人因症立方之義，至臨症時，深究病情，察脈視色，因症用藥，求其針孔相對，並不知方之所由來，症自速愈，若並未明至理，但知拘執成方，見此等醫方，反以為師心自用，未按成法，可慨也已。

紹興友楊廷蘭，六月初求診，病已三日，發熱惡寒少汗，頭重腕悶，咳噲有痰，大便直瀉，小便短赤，脉象濡瀼，右大左小，方用薄荷、柴胡、淡芩、砂仁、杏仁、陳皮、半夏、芩皮、苡仁、滑石、秦皮、黃柏、浮萍，兩劑諸恙悉平，尚有微咳，易方清肺而痊，大凡脉之右大左小者，無不由於少陽相火，薰蒸肺胃也，遇痰喘之症，其象必見浮滑，火升不得降也，惟暑邪之症，每見濡瀼，暑必夾濕也，白頭翁湯一方，春溫之木火犯肺，肺急，移熱於大腸，而見泄瀉，用無不驗，因春溫木火內蘊，故用川連，今仿此意，用薄荷清其頭面，不用白頭翁而用柴胡和解少陽，淡芩救肺，砂仁逐穢，熱邪陷於庚金，用秦柏清之，杏陳治上逆之噎咳，半夏降胃濁之上泛，暑必夾濕，與春溫之燥火傷液者不同，必用芩皮、苡仁、滑石清上滲下，加生草和中，引用青萍以泄外閉，外解即內平，治效頗捷，竊見世之治暑者，見外有寒熱兼見泄瀉，以為表裏同病，不易立方，不知苟明其理，效如反掌，何嘗有伏半年之說哉！

吳有君，青浦人也，七月下旬就診，脉象模糊，舌苔白膩，詢其平素，不喜茶飲，口淡無味少納，本太陰濕鬱之體，客歲九秋，忽患衄血齒血，此乃深秋燥氣外侵，衛閉營鬱，內有暑濕積中，阻塞相火下納之路，火剋肺金則衄血，火擾膻中則齒血，延醫一脈滋涼，遂至濁邪愈結，而上升之火愈不得降，故至期年未瘳也，茲屆新秋，酷暑猶復炎蒸，必用清暑滲濕，以治其本，和火逐瘀，以治其標，中氣和而疾可愈矣，即以芩、苡、斛、滑、半夏、橘皮、元參、白芍、丹皮、

麥冬、茅根、柏葉，投之而愈，此案本無可誌，因血症而用滋陰之劑，幾於千手雷同，故又書此以明之。

馬春源，六月就診，脉象左瀋右滑，舌苔黃濁，寒熱往來微汗，頭脹腕悶，口渴溺赤，四肢酸軟，蓋濕鬱于中，則左脉濡瀋，火鬱肺胃，則右脉數滑，邪犯少陽，則見寒熱，濕濁迷漫，則頭脹腕悶，膽木不降，三焦火陷，則口渴溺赤矣，用輕可去實法，所謂治上焦如羽也，大凡暑邪初起，將成暑瘧，必用輕清泄濁，和解少陽，此症三易方而愈，藥用薄荷、青蒿、前胡、雲苓、杏仁、花粉、苡仁、象貝、通草、滑石、生草、荷葉邊等味，易方宗此增減，旬日之後，食飲如常，來求調理，余告以年輕體旺，元氣已復，毋庸求藥，彼亦欣喜而去，聞滬上時醫有言，醫者但知治病，不知騙病，其術必不能行，余謂「人以病來，我以術應，果能應手取效，何快如之，若因循玩誤，以售其欺，居心尚可問耶」？

馬貢三丈，年逾七旬，數載之間病輒就診，皆獲捷效，舉家信之，謂其有藥緣也，篤信之深，得以窮其技耳，中秋後三日來診，脉象右瀋左滑，已見肺胃不和，是歲白露節後，猶有非時酷熱，高年吸此蒸淫之氣，迷漫三焦，時值燥金司權，外衛漸束，腠理漸閉，閉則內鬱，鬱則外燥內濕，兩不相和而互鬪，證見寒熱往來，頭重腕悶，咳痰不爽，胸脇吊疼，身痛溺赤矣，夫三焦乃手少陽之經，少陽受邪，因見寒熱胸悶溺赤之象，暑濁逆鬱於上則頭重，所謂因於濕者首如裹也，肺乃清虛之藏，濁邪犯之，故生咳喘，手少陽之火，既不循經，致足少陽之

火，亦不得和協而下降，擾亂於肺胃之間，而痰出不爽，胸脅吊疼矣，治以滲濕肅肺，和解少陽之法，方用苓、苡、滑石，淡滲脾濕而利下竅，半夏、高粱米降其濁邪，杏、陳、瓜蒌、象貝、淡芩，潤燥金而利肺氣，且清其犯肺之火，青蒿、前胡疏泄少陽升降之機，少用生熟草，和胃安中，服數劑而病如失，此方不犯汗下攻補之弊，看似平淡，實則神奇也。

小南門外陸家濱黃心莊兄，八月下旬邀診，年逾不惑，體肥素多痰濕，病已浹旬，初起寒熱嘔吐，服藥後，汗多熱甚，面赤，肌膚甲錯，脈皆沈伏，苔現裂紋，病人見汗多而虛汗脫，余曰「此病初起，乃伏暑輕證，若用和解少陽，滲濕降濁，數劑可愈，乃不明秋燥外受，夏濕內伏，火擾少陽，誤用表藥，是以致此，定方後，索前方觀之，果用麻黃、桂枝、細辛之類，余用潤肺為主，和解為佐，兼理濕邪，兩方而脈已起，苔亦平，汗亦斂，兩太陽現黑點如細粟，病家問療何名？余漫曰「燥療也」，實則少陽鬱火，因服燥藥而火上炎，得潤肺養胃之品，燥火透發現於少陽之位，皮毛之外也，惟木火未平，黎明時尚見發熱煩躁，改用涼營滋木養胃清金，兩劑而病失，易一方調理而安，余因時人不求溫暑精微，但執傷寒成法，藥病相左，誤人實多，故不厭煩複，又誌此案。

俞惠齋，癸未四月來診，右寸關滑數，舌苔薄白滿佈，舌本薄紅尖赤，頭脹畏寒，發熱多汗，口燥面紅，症因外感風邪，病於春末夏初之時，內有木火相應，實為溫熱，是以脉見浮滑洪大，毫無緊象也，議用涼營泄衛法，方用薄荷清在上之風邪，青蒿、前胡和解少陽內鬱之火，佐白芍平木而和中土之陰，元參、連喬、麥冬清上火而保肺胃，蓋溫熱之邪無不犯及肺胃也，丹皮清木火而熄風，生草和協諸味，引用姜泄其衛，棗鎮於中，服之旋愈。

五馬路，英昌照相館，李壽山兄，年未三十，身面俱長，乃木形之稟，病延旬日，前醫治以風溫之法，而加豆卷等味，藥進罔效，病勢甚危，余診脉象，其細如絲，沉數有力，此乃邪傳少陰之候，舌乾少苔，熱重額閒微汗，喉痛甚，喜冷飲，兩顴紅暈，兩耳赤色，唇微腫而燥，口渴溺瀼善寐，明明病邪已傳少陰矣，夫人身病人於少陰，無不是寒，而惟內傷發為春溫者，無不是熱，緣人身手足兩少陰，一水一火對峙，惟水能滅火，故見病是寒，在傷寒則用四逆湯之類，而冬傷其寒水蟄藏之令，發為春溫者，木火先盛於內，正在欲發未發之時，一經春風外襲，風火相因而病，初傳三陽，腑中之津已傷，傳至太陰臟中之陰告竭，再傳少陰，少陰之水立涸矣，余因重用生地，佐以元、丹、麥、芍、知母、天冬、滑石、浮萍、淡芩、花粉、竹葉、蔗皮之類，三日三易方，一以養陰泄衛為主，至第四日，脉象忽起洪滑而和，喉病先止，第五日熱已退清，七日後，不復求藥矣，

此病見其善寐，而不知病傳少陰，再進發泄寒涼，欲其發癡，勢必咽喉脹塞，火亢水涸，即成敗症，葉氏謂溫病以存津為主，即是此症，虛谷謂銀翹散等方，但治風溫時行之症，若冬傷於寒，水不蟄藏之症，則非所宜，此為定論。

六月初九日午後，趙君寅橋，請診恆人里友人之病，至則見其居室湫隘，床前垂布幔，病人身着夾衣，脉象洪大無根，舌燥唇焦，面目俱赤而神呆，吾謂時正酷暑，病人何堪受此大熱，曰「前醫諄囑，癡未發透，不可受寒也，解視其胸，紅癍殆遍，且起癩而灌漿，問其如此酷熱，汗出如何」？，云「前日汗出淋漓，今日已無汗矣，且前日口渴異常而溺赤，今日口不渴而溺白矣」，緣病已兩候，服滬城世醫之方，豆卷、生地已十餘劑，以熱治熱，豆卷發其暑火也，以濕治濕，生地助其暑濕也，前日口渴汗多時，急救其陰，尚可挽回，今則內液盡涸，陽已離根，是以汗不見，口不渴，溺不赤，而神呆不語矣，際此酷暑炎蒸，猶畏其受寒，而蔽以幔，衣以衣，不愧為專治傷寒發癡之世醫也，二集之刻，其中論說，及所誌各案，每多辨論發癡之證，非好辨也，實因世醫，自謂得治傷寒之訣，而未究治溫治熱之理，一見發熱，斷為發癡，所用之藥，遇熱症，癡發更捷，自以為靈，發之而陰津未竭，或遇濕重之體，濕甚之年，可望收功，遂乃自鳴得意，發之而遇燥體燥盛之年，陰津立涸，又以為是年病深，藥難救治，並不自知藥誤，屢多敗症，漠不關心，余於兩月中，見夫壯盛之體，近則一候，遠則兩候，發病告斃者多人，所服之藥並無改易，故不禁又曉曉致辨焉。

浦東人顧阿慶，壬午五月，忽得霍亂轉筋之恙，上吐清水，下利赤水而帶血，腹中氣塊攻觸，痛不可忍，口渴溺短而赤，飲熱湯則腹痛愈甚，兩足攣急而疼，外象畏寒無汗，身痛如縛，脈左大右小，兩尺皆空，舌苔白膩，此乃內蘊暑濁，外閉寒邪而發，方用芩皮、益元、苡仁、霍香、砂仁、薄荷、柴胡、豆豉、山梔、通草，灶心土煎湯代水，藥進熱發於外，旋即汗出熱退，嘔吐俱平，越日僱車來寓云「諸恙已平，惟臍間隱痛，腹中尚鳴，不思納穀」，隨書豆豉、山梔、杏、苡、芩、澤、半夏、滑石、柴胡、砂仁、丹皮、元參，調之而平，余診此症，見其險惡，以為難治，察其脈不沈伏，亦無弦強不和之形，其右小者，乃氣機之不利，中宮既鬱，自然兩尺皆空，爰將病情細書方首，循脈象症情，因症檢藥，見其畏寒，擬用桂枝以和營血，既而思之，衛外之氣尚閉，內蘊暑邪，必有鬱火團結，否則何以熱飲而腹痛加甚，至於腹中氣塊遊行，繞於臍旁而鳴，知係木為濕鬱而動，動則風火並發，並非食積，身痛無汗，乃外受寒邪，傷其營血，衛氣束縛，皮毛偶閉，外無宣泄之機，內蘊之暑火濕濁，因閉而鬱，鬱則衝擊於中宮，致有揮霍攪亂之作，肺主衛氣，乃一身氣化之原，肝主營血，為五内生陽之本，肺為寒束，不得下降而制木，肝為濕鬱，不得疏泄而生風，是以有兩足轉筋之症也，惟有重用薄荷泄其外衛，佐柴胡疏解少陽，芩、苡、滑石清上鬱而利下竅，藿香、砂仁芳以逐穢，且開中焦鬱結，豆豉、山梔有交通水火之義，葉氏以為能

滌胸中陳腐，加灶心土鎮治中宮脾氣，方極平淡而奏效甚奇，雖其人尚在壯年，未必盡在藥力，然病去之速，亦可見立方之妙矣，設若誤用寒涼辛熱，發表消導，藥病相左，有不呻吟牀席者乎？大凡霍亂一症，變現無窮，用藥早晚各異，臨診必察內外之邪，孰微孰甚，症象之現，誰實誰虛，若遇虛體，一經吐瀉，四肢厥冷，脈沈伏而多汗者，固用理中湯為主，蓋外無閉鬱之邪，孔竅盡開，中宮大亂，亂後中陽散越無歸，將見陽根脫離之症，是以有回陽等湯諸法，若上吐下瀉，肢冷脈伏，腹中攪痛，外閉無汗，此乃外閉內鬱之症，內有暑火濕濁食積等邪，因鬱而動，衝突於中，生風生火，而成霍亂之症也，若中宮但有濕寒而無暑火穢濁，再無外邪閉結，所見之症，不過痛於臍下，腸鳴泄瀉，即使胸脘不和，無非惡心上泛，若見吐瀉驟作，胸腹煩攪，兩足轉筋，雖外見肢冷脈伏，畏寒無汗，不可視為虛寒，必察其外邪之重輕，而深悉，夫病來之迅速，蓋五行之速，莫如風火，內發之風火，無非中氣阻塞，肝膽兩火，升降無路，故怒發也，此時之泄外閉，解內鬱，逐穢滲濕，消滯和中，清火熄風諸法，醫當全備於胸中，而為應變之用，斷無成方之可拘也。

癸未六月，天時酷熱，余僑寓海上，房屋逼窄，荆人拘守樓頭，多受暑熱，晚間天臺納涼，飽受風露，素體腠理緊密，從無點汗，初九日忽患水瀉，自早至晚，已十數次，畏藥而不我告，至戌刻，陡覺心腹煩攪，上吐下瀉，身冷如水，汗出如雨，額間更多，髮為之洗，頃刻聲痞腮縮，目陷睛圓，足附筋紫，手心泛

紅，指起縐紋，左手羅小盡陷，氣火上升，兩耳聾閉，兩足轉筋，右足更甚身，冷而自覺甚熱，不許住扇，脉象由小而微，至於沈伏，舌苔薄白滿布，緊貼不浮，初進人參、苓、連、良姜、附片，服之嘔而不受，繼進胃苓湯，口稍渴而小便見，再進人參、石膏、知母、粳米、竹葉，加姜、附，吐漸止而口渴，舌苔變黃，尚未浮起，再進而嘔吐止，黃苔浮而渴甚，脉象惟嘔吐時覺其一露，旋即沈伏，至初十日午後，脉象乃起，因參王氏蠶矢解毒兩方，用蠶沙、苡仁、吳萸炒川連、地丁、益母、銀花、連喬、香豉、黑梔、通草、絲瓜絡、菖蒲，兩劑而平，十一日口渴已止，小便尚少，口泛清涎，乃改用溫膽加杏仁、川樸、淡芩、柴胡、碧玉散，至晚小便已通，乃進稀粥，十二日前方減枳、樸，加洋參、石斛、扁豆進之，十三日舌苔膩濁已退，黃色較淡，不欲飲水，仍服十一日方半劑，因其倦怠特甚，再進獨參湯加豆蔻、煨薑，諸症悉平，自此多進葠湯，調理數日，十七日已能下樓矣，是症也，余見其危險之象，無可措手，初投連附，繼進胃苓，病勢正盛，隨服隨吐，既而思之，亂者亂也，人身不過陰陽，陰陽相鬱，錯亂於中，中宮升降之機盡窒矣，余向謂霍亂，有汗為虛症，無汗為閉症，今則汗出淋漓，頭額更甚，明明氣火上飛，不得下降，清竅盡閉，火既刑金，又尅胃土，此乃火發之汗，非虛寒之微汗也，觀其畏熱，開窗不能停扇，其理可知，故用人參白虎以救肺胃，然身冷脉沉，兩足轉筋，火上飛而下寒，下寒而木鬱矣，所謂亂者，原因火不下降，水不上升，陰陽相背，而亂於中也，欲溫下寒，必以乾姜溫脾，

附子暖腎，肝木生於水，而栽於土，木得土燥而水溫，順其上升之性，轉筋可免，火必就燥，上飛之火，亦因水溫土燥，而可就矣，藥進後，苔黃口渴，金匱云「嘔吐渴甚，其嘔必止，因肺胃液傷故也」，故用輕清宣解之法，而以萸、連、梔、豉，交通水火，以司升降之機，地丁、益母涼營，銀花、連喬清肺，蠶沙、苡仁降濁升清，通草、絲瓜絡、菖蒲，通絡利竅，無非輕可去實之義，蓋大亂初定，一進重藥，則偏倚立見，既現口泛清涎，知濕邪未清，必以和中滲濕，為調理之治，余至此，愈信霍亂一症，竟無成法可拘，必得驗表裏，察虛實，辨燥濕，別陰陽，洞明症情，用藥無一味虛設，庶幾投無不效也。

咸豐己未歲，室人因喪女悲鬱，天癸不行，起居飲食如常，疑為有孕，至新秋，偶食西瓜，吐瀉交作，四肢厥冷，一晝夜大肉盡脫，十指羅心皆陷，予投以參附湯，吐瀉漸稀，適有至友謂予曰「秋病最多伏邪，參藥豈可疊進」，惑其言，遂停藥，至晚病人自云不起，囑備後事，予問其胸中如何？但言懊懣，莫可名狀，予想如有穢濁，胸腹宜見脹痛，果有伏邪，必見口渴等熱象，疑而不決，遂仿景岳進探虛實之法，取熟地二兩，濃煎與服，服後安寢，醒來懊懣略平，乃用十全大補去川芎、附子，重用參、著、熟地，大劑進之，漸解神清氣旺，越五日，天癸大行，疑半產，則悚然懼，知其並無腰痛，乃經行而非半產也，則翻然喜，調理月餘，參用數觔，熟地用至四五觔，素有夜熱等舊恙，從此悉除，兩手指甲，已枯者上透，而下生新，向日瘦骨珊珊者，漸形肥皙，精神壯盛，且能任勞，不

啻又一人也，是證迄今癸未，已越二十四年，同是霍亂，前在壯年，則純係虛寒，今漸衰老，則反多實熱，病因不同，治法迥異，醫其可以成見拘乎？

癸未中秋後四日，門人曹絳人請診，病象頭重而痛，寒熱往來無間，口渴微汗，四肢疲軟乏力，不能強起，余定方後，其每人問曰「此證欲成傷寒大病否？」余曰「以脉象病情揣之，外邪即一時難解，不過成瘧，經余早治，瘧亦未必成也」，越日視之，進藥後，已能起矣，余囑其停藥一日，觀其少陽之變現，再議處方，乃詰朝已能自來復診，雖內邪未清而外閉已解，略與調理而安，余之誌此，非因效之速而自誇也，實見夫時方之不按病情，慣用却奪津液之藥耳，滬地五方雜處，行醫者不止千人，而所稱時名者，四季中但是寒熱時症，無方不用豆卷，竟有一倡百和之風，脈案必有謹防發癍等語，服後如其言者，亦十居八九，其有陰津未竭，癍現如雲者，雖不至於致命，然氣體受虧，復原已覺匪易，若陰液內涸，癍出形如細粟，緊密不散者，一見即成不救，此非症之果欲發癍，實因藥誤，豈有四季時症，但見發熱，即係瘟疫，必至發癍者乎？夫豆卷乃麻黃所製，能治寒傷營血之病，仲景治風傷衛，用桂枝湯，寒傷營加麻杏，所謂營病治衛，衛病治營之法，麻黃用於傷寒正病則宜，若春溫夏暑秋燥，誤用於太陰濕甚者，尚屬不宜，誤用於陽明燥甚者，其害何可勝道哉！況今歲節交白露，猶復酷熱異常，語云秋熱傷人，人傷於熱，而用治寒傷營血之品，有不逼而為發癍者乎？余於自夏入秋，遇有時證，察其燥濕火鬱之孰微孰甚，治效甚速，因白露酷熱，至秋分前兩日，

天氣驟寒，人受秋熱，忽被新涼外逼而病發，故病象約略相似，其寒熱之來也，如風雨之驟至，頭痛如劈，目赤面紅，兩足酸疼或冷，其重者，或見鼻血，兩足癱軟，不能起立，推原其故，緣深秋酷熱蒸淫，而又當燥氣司權，較夏令暑熱，多一秋涼外束，暑伏於內，伏則火動，火無發泄而亂於少陽，少陽之火尅其肺金，燥斂之邪侵其外衛，肺氣窒塞，有升無降，相火邪升於上，則上見熱病，肺氣不降於下，則下見足病，不悟其理，并有稱為吊腳痧者矣，余治愈多人，不過內理其濕，外泄其閉，潤肺金，和少陽，再察其燥濕火鬱之勝負，隨症變通，往往一藥而平，曾未見有一人發癍者也，因同時之發癍者實多，余故不嫌煩複而再辨之。

晉泰杭莊張君桂亭，秋季深夜請診，至則一家三人均患霍亂，云因食蟹而作也，余各與一方，投之均愈，毋庸復診矣，其夫人吐微瀉甚，方中用吳萸，倍于川連，其令姊瀉少吐多，方中用川連，倍於吳萸，其令郎，嘔吐特甚，以溫膽湯加味與之，效如反掌，余向調治霍亂之方，必不可拘於呆法，執理中以為聖法者，每多誤事，再有初起荒張，香燥混用者，亦多不治，務深悉其致亂之由，及已亂之象，對症發藥，手敏心靈，斯為治亂之道，慎勿以其易療而忽之也。

北泥城橋下，保嬰局閒壁，有鐵作，店主因訟罰緩得釋，當被拘時，其贅婿遠出，其女情亟，遂服阿芙蓉膏，經大善士陳君竹坪，救治而愈，愈後情復抑鬱，得嘔吐之恙，陳君固樂善不倦者，因其父再三之求，為延醫治之，越七月罔效，陳君來余寓，余適他出未面，遂復述之他醫，醫乃授法其徒，往治之，亦不效，陳君仍為之邀余往診，見前方用旋覆代赭法，是未審嘔已經旬，水穀不入，復傷其中氣也，診脈寸大尺伏，乃嘔病正脈，且年正輕，體亦實，並無錯雜中治之證，惟嘔吐不止，漿水不進，進即吐更甚，面赤火升無汗，時保嬰局紳見之，亦以為危，余曰易治也，用苦辛泄降，兼涼散法，緣證屬厥陰，肝木以水為母，以火為子，非苦寒辛熱並用，不能和解，其面赤無汗，外衛尚閉，外衛愈閉，內火愈鬱，鬱甚則火升，而肺胃亦不能降，故用泄衛之品以佐之，藥兩進而病如失，陳君令其父諧余寓，稱謝不絕云。

馬貢翁弟媳之恙，初診其勢頗重，發熱頭重無汗，面赤足冷，嘔吐不休，勺水不得下咽，且吐虬蟲，三日不納穀矣，詢知素不服藥，前有脾泄之恙，大便不調者三月，脈象弦細而緊，余用仲景烏梅丸意，寒熱之品並用，參入小柴胡湯，加浮萍以泄衛氣，不覺方列二十餘味，令其先服二煎，恐藥入仍吐而不受也，詰旦遣人至寓，謂藥入盡吐，余囑其將烏梅咬定齒上，急以前藥進，翌日復診，汗

已解而嘔吐平，惟寒熱未清，少陽經症未罷也，即書小柴胡湯加味與之，越二日復診，病人云余無病矣，惟有肌膚作癢耳，改用輕清宣解而安。

瀉痢

清和里王姓婦，己卯秋病迎診，知其前服苦寒而病殆，余用法挽救，胸發疹痞而平，庚辰七月請診，乃發熱而服痧藥，加以挑刮，忽然大瀉，熱勢極重，詢知腹無疼痛而氣墜，瀉時直射而出，即書白頭翁湯去川連，加淡芩、白芍、丹皮、通草、滑石等，一劑瀉止熱退，詰朝乃郎至寓改方，調理而安，此症若用治瀉套藥，藿香正氣、六和湯等，不明清三焦，和少陽，泄濕利竅之法，勢必延綿牀席矣。

緒泰杭莊，張葵卿兄，蘇垣人也，壬午正月杪請診，見其面白瘦弱之軀，前有痰喘之恙，今患頭痛，發熱少汗，不欲飲水，且有腹痛瀉痢之証，予用桂枝湯加豆卷、杏仁、苓、澤為君，加橘、半、砂仁、姜、棗為佐，一劑汗出熱退，經邪盡解，而赤痢未除，少腹疼痛，裏急後重，至圍不爽，改用苓、澤、苡仁、車前，重用桂枝、丹皮、焦查、茯苓佐升麻、羌、防、炙草，兩劑而諸病失，翌日親自來寓調理而安，余於此症藥進效速，爰有解焉，其人素有濕痰，咳嗆氣促，乃中陽不足，肺胃上逆之體，茲因春感外邪，發熱頭痛無汗，病邪在經，因內蘊濕邪，故不口渴，雖在春令，較春溫之燥火內應者不同，故用桂枝湯加豆卷、杏、陳，仿仲景之法，治其經邪，惟中宮久有水氣，今被外邪閉鬱，衝突於下竅而痢作，故用苓、澤滲脾濕以清其源，暫用姜砂以溫脾陽，佐橘半以降胃濁，炙草、大棗以和中之，蓋脾濕之體，不溫中宮，外犯之經邪，不易解也，至已成之痢，緣

內蘊濕邪，鬱其木火而色赤，故易方用苓、澤、苡仁、車前以理脾濕，桂枝、丹皮疏其木火之鬱陷，佐羌、防、升麻，逆挽其下陷，順升其清陽，重用焦查，利腑氣而消滯，加菝蓉以滑腸，炙草和協諸味以安中，其病自不難治矣，予於治病之法，已愈多人，然症之寒熱虛實，變現不一，果能悟其理而審症明確，投無不效也。

老聞養德堂藥舖，姜巽甫病，六月二十八日，老介福綢號，葉月槎兄代邀往診，病因寶善街火警，早起受寒，又啖瓜果，以致腹痛，挑痧後，手指麻木，邀孟河醫治之，方中用川樸、丁香等味，初進水瀉，繼而便溏，再進而大便鞭結矣，第三劑仍用丁香等味，並未審太陰之濕已去，而陽明之燥將作也，服後煩悶異常，內火益熾，另請滬上所稱名醫者治之，方首即書云濕溫夾暑夾陰，有發為癩疹之慮等語，且有鴿麝熨臍之法，方用附子理中丸，兼北細辛等味，服之面赤氣粗，兩足如烙，証益加劇，始經予診，予笑謂之曰「此症乃藥病，非真病也」，與一清解方，囑其連進二劑，可向愈矣，越二日，早晨，予正應門診，而巽甫至，亦即就診，予因一面之故，已不能記憶，猶詢姓氏，渠乃微哂曰「余即日昨請診之姜某也，先生竟忘之耶」？頃閒葉月翁亦至，相與一笑，云「醫術以效為常，此案本不足存，且近於揚人之短，非吾素願，惟學術粗淺者，認証不清，往往有之，豈有負一時之盛名，而陰陽背謬，一至於此乎？醫為仁術，為之者宜何如慎之又慎耶」？

陳竹坪先生，滬上大善士也，常以活人為心，專治服生鴉片，經其挽救者千百人，遇貧且病者，恆代延醫給藥，施以錢米，人甚德之，曾診其夫人之恙，因而識予，癸未四月，邀診一倪姓童，年甫九齡，因父病，家不舉火，乞食於隣，隣人伺以冷粥，遂腹痛泄瀉，滬上有時醫子，全未讀書，僅執數方以襲父業，以耳為目者，多延之，以為名醫後必名醫也，被其戕害者，不可勝計，是症適先延之，乃進以發散消導之劑，旋即飲食不進，頭汗淋漓，呻吟不絕，問之但云胸中難受，莫名其狀耳，余謂童年並無七情六慾之感，冷粥停滯，乃最易治之証，用參、苓、歸、芍，加調氣之藥，一方而愈，原其頭汗出者，誤服豆卷發散之品也，再有查、曲、麥芽、枳實、枳實，枯腸餒腹，何以克當，必至中氣日傷，歸於不救，直是無端索其命耳，余見此君之僅用數方，以應萬病者屢矣，欲面規之，竊恐水火不入，故嘗為論說，登諸日報，深冀此君見之，知以人命為重也。

潘鏡波先生，以醫相識也，其少君叔儀世兄，年甫弱冠，體質素柔，屢來就診，今九月中，又偕潘醴翁金蘭翁寓申就診，脈象濡浮，舌無苔垢，脾陽失運，不飢少納者，已兩旬矣，余初用和中滲濕，鼓運脾陽之法，繼增苦辛泄降之品，五劑後欣喜殊甚，飲食多進矣，是夜過半，忽肩輿促診，來者云潘客甚病，余殊駭異，至則見其吐瀉交作，吐出之水，酸穢殊甚，胸腹疼痛，按之有形，畏寒煩擾，呻吟床蓆，轉側不安，詢知至申後，未能節勞，飽啖酒醴腥厚，且食生蟹，蘭翁等見此病狀，相顧錯愕，余曰「此食鬱霍亂，不難愈也，但易去者實邪，難

旺者脾陽耳」，方用製夏、雲苓、砂仁、陳皮、焦查、麥芽、枳實、雞巨子、雅連、乾薑、吳萸，引用百炙灰，藥調服，越日金蘭翁來云「病已霍然矣」，又一日自來復診，餘邪未清，腹尚微痛，大便尚溏，易方理餘邪而兼調理，但脈象尚弦，面色帶青，緣肝木擾亂脾土之故，堅囑其節勞慎飲食，藥餌可以見功，否則內多思慮，外更勞形，飲食不調，中氣難復也，人可不慎疾乎？

辛巳孟夏，義和成藥號，劉佑年兄請診，脈象右瀦左滑，右脇脹疼，咳痰噲血，寒熱未清，呼吸痛不可耐，病延旬日，予詢其初起時病象，答云「初起寒熱，右耳後項腫，服前醫之藥，項腫平而脇脹甚，咳痰見血，咳時脇痛，刻不可忍，予曰「此乃風邪由項後入於風府，鬱於少陽之經，而咳血脇痛者，大部藥誤所致也」，出方視之，果川貝、麥冬、旋覆、蛤殼之類，而咳血脇痛者，大部藥誤所致也」，出方視之，果川貝、麥冬、旋覆、蛤殼之類，予用薄荷、前胡、杏仁、象貝、紫苑、丹皮、茜根、牛蒡、桔梗、蘇葉、柏葉等，兩進而血止嗽減，改方去茜根、柏葉，加用半夏、陳皮、苓、草之類，三易方而病如失，調理即安，蓋血症必探其原，斷不得一見視為虛勞，驟用補瀦，如此症之風邪外襲，誤成血症，若不察病情，拘於陰虛火動之見，則病象變更，不堪設相矣，世之因此而誤治者，指不勝屈也，至若勞傷血絡，血不循絡而有暴吐之症，仲景有柏葉湯，取柏葉之斂肺，止其血之上溢，艾葉溫通血絡，使血由絡而行，炮姜溫其脾土，馬通汁又能斂血下行，用得其宜，效速而無後患，世以滋陰降火，涼血止血，求效於目前者，豈知血去中虛，氣機不運，陰凝之藥，積於中宮，致離經背道之血，瘀結於絡，絡不得流行，一旦崩決，血之上溢也更甚，中氣為陰膩所滯，脾陽不振，無痰之體，漸生痰涎，足太陰脾以濕土主令，手太陰肺從令而化濕，肺受濕邪，又增咳嗽，從此肺氣窒塞於上，而失其收斂下降之權，肝血鬱陷於下，而失其升達上行之性，至春木性怒，發而血升，交秋肺氣收斂而咳甚，病者信為虛症，願服

補藥，醫者視為勞損，投以滋陰，體弱者多服滋補藥，一二年間，遂成扁鵲難醫之症，體強者不過帶病延年，余所見者多矣，寓滬以來，遇誤治未深之症，每用淡以滲其脾濕，辛以降其胃濁，疏肝木以清降，逐瘀滯以通絡，藉此挽回者恒多，用特書之。

張浩卿，浙人也，癸未春來診，脉象右關獨大，已知肺胃之鬱，舌苔白膩，痰多咳嗽，偶有帶血，胸中懊懣莫名，乃勞傷脾土，浸生痰涎，土濕則木鬱，春令肝木發榮，鬱則生火而衝動絡中之血，火既上炎，刑及肺胃，則胸中懊懣，治以理脾濕為主，降胃肅肺，和火通絡，均佐使之法也，方用苓、斛、苡、滑，淡滲脾濕，半夏降其濁痰，炙草和中，加丹皮泄木清風，疏其絡中之瘀，茜草通其離經背道之餘血，杏、陳潤肺利氣，助其下降之權，浮火尅其肺金，用淡芩清之，再用前胡開少陽相火下藏之路，欲其脾旺胃和，肺斂而絡無留瘀，火降而血自歸經，服至十劑，諸恙盡平。

顧壽康絲棧，華君韻香，初夏就診，脉象右關獨大，舌苔白膩，舌質淡紅，痰多咳嗽，血現痰中，胸中懊懣，莫可名狀，余以為多思傷脾，脾土濕鬱，濕鬱則木鬱，肝木性不受鬱，鬱而怒發，怒發則生風火，風火衝突，犯及絡中之血，故血見於痰中，火發於上而刑肺金，甲木不降而尅胃土，則胸脘失其冲和而胸中懊懣，右關之脉獨大矣，蓋穀入於胃而傳脾，脾氣輸穀精於肺胃，化氣血而散佈諸經，由經及絡，經謂陽絡傷則血上溢，所謂傷而溢者，緣血不能循絡而行，則

絡傷，用芩、朮燥脾，杏、陳潤肺利氣，成其收斂下降之功，上有浮火爍肺，用淡芩清之，前胡開少陽相火下行之路，意在燥脾和胃降肺，俾絡無留瘀，血盡歸經而已，余於血症，不憚反覆煩言，因每見治血者，多以為火盛，驟用寒涼，當時血湧暫止，迨離經之血凝結不解，漸至氣道日窒，肺氣不降而生痰，相火不藏而上燥，不悟其理，再用滋陰，遂成不治者，指不勝屈，故又書此案，而不厭重複焉。

浙甯張惠昌，四月下旬就診，自述去秋痰中見血，申地名醫求治迨徧，至正月即吐純紅，旋服止血之藥，血已暫止，午後寒熱交作，熱退無汗，黎明冷汗極多，咳痰不爽，聲瘖氣促，兩脇拘攣而痛，持所服醫方甚多，余亦不暇檢視，蓋不閱已可知也，病情至此變端百出，醫者病者皆以為宜於用補，人以為虛，余以為實，非實也，乃氣道之閉塞也，脉象弦數，細而無神，一派鬱象，不得以為虛也，舌上薄白之苔，濕而不浮，乃鬱象之明證，苔如地生之草，中氣調和，苔必升浮，不至緊閉也，兩目白睛已現紅黃之色，豈非少陽鬱火，干犯肺胃，蓋陰陽之升降，在子午之時，氣道被補藥填塞，升降不得自如，寒熱因作於午後，黎明乃寅卯之交，木氣當權，木氣升於子位，故冷汗出，木為心火之母，汗乃心之液也，兩脇乃肝膽遊行之路，升降窒塞，故拘攣而痛，甲乙兩木之火，升降不調，鬱於少陽而尅肺胃，肺胃之氣不得下降，自然痰出不爽，氣促聲嘶矣，病至此，頗非易治，但其人體瘦，頗類木形，本質火旺，尚能納食，症情之重，究為藥誤，

故立方以治之，因此而憶及蘇城潘友莊兄遊滬時，談及曾患血症，余問所服方藥，友翁云「寒家列祖相傳，惟血症不准服藥，故至今未發」，予笑曰「誠哉是言」！余設醫於市，遇問病者每以不服藥為中醫相誠，蓋一經醫手，得其中者，猶或寡矣，能不慨哉！

甲申春季，陳濟堂王耀庭兄請診，診得脉象浮大無倫，兩尺沈伏，舌有薄白之苔，平鋪滿佈，咳痰盈碗，喘息肩聳，喉聲啾啾然，氣短語言不續，小便點滴不通，起臥均不適，舉家惶然，余以為濕痰中鬱，外感風邪也，大凡人有外邪感冒，初起必有白苔滿佈舌邊，至於舌邊無苔，濕苔在中而毛，此乃外邪漸解，或係久病變象，至於雜症，舌苔變現無定，又不能拘泥，不得與外感初起之舌並論也，此症因時交春命，外受鬱邪，皮毛閉鬱，緣風為陽邪，鼓蕩營衛，觸其當令之木火，風火相擊，濕痰在中，又因風火衝擊而升，不得下降，以致風火濕三邪，共犯肺胃，是以異常喘急，證情危險矣，治法用薄荷、前胡、半夏、杏仁、橘皮、淡芩、茯苓、澤瀉、苡仁、石斛、滑石、生草等，一劑平，兩劑愈。

輪船朱少卿，至寓求診，脈象兩尺空，兩關滑，右寸獨大，其體甚堅強，內多痰濕，兩目紅而頭脹，怔忡不寐，余用芩、斛、苡、滑、半、貝、梔、芩、前胡、元參、枳實、生草、桑葉，治之而平，蓋關滑尺小者，痰鬱火飛之象也，火被濕阻，不得下降，上刑肺金，自見右寸獨大而目赤矣，火擾於肺胃，肝膽兩火與痰濕相搏擊，因見怔忡之證，肺主衛氣，肺金受剋，衛氣不入於陰則不寐，此證如見不的確，誤用溫補，則痰火益熾，肆用寒涼，則滅其真火，若用滋陰，則助其濕邪，故燥脾潤肺降濁，而導火下行，不易之法也。

瘧疾

陳友卿，脈來虛大，舌苔白膩，質有裂紋，久瘧傷中，脾不統血，偶吐鮮紅，右脇有塊，將成瘧母，立法理脾降濁，和解少陽，而逐瘀結，方用醋鱉甲、鱉血、柴胡、雲苓、麥冬、歸身、丹皮、延胡、半夏、杏仁、陳皮、炙草、夏枯草、側柏葉，服四劑復診，脈大已和，惟右尺尚露，蓋少陽相火未能蟄藏也，瘧母已消，足腫亦減，寒熱乾咳氣促俱平，深喜，三陰瘧纏綿八閱月，已有愈期，續求調理，藥用參、斛、苓、草、杏仁、麻仁、陳皮、丹皮、前柴胡、鱉甲、淡芩、延胡、萸皮、桑葉、生姜、元棗與之，至第三次就診，諸恙悉平，改用和中法，囑其飲食調和，毋庸認真求藥矣，余業斯道，每謂人不必求藥，且作補藥誤病論，人或視以為偏，不知藥能治病，亦能致病，病愈服藥，無益有損，且有病人元氣未漓，邪退自然正復，未嘗服藥，病亦向愈者，設病已全去，尚欲求藥，無病轉足致病，再有誤投，必至變病增病，或成為難治之病，豈非不藥為愈乎？吾見世之本無大病，因多藥而誤成病者實夥，故不惜諄諄告誡焉。

壬午小春既望，夜將半，顧容齋先生命輿邀診，至則所診者乃金陵呂秋樵孝廉也，秋翁患淋瀝，醫云濕熱下注，方有生地八錢，畏未敢服，因自服五苓去桂加製軍之方，小溲點滴不通，至晚脹急愈甚，坐立不安，不得已繞屋而行，足不停趾，因延予治，診其脈，尺大寸小，濡瀋不調，用膽草、苓皮、豬苓、車前、苡、斛、黃柏、生草，佐以桂枝、防風、羌活、柴胡、杏仁、陳皮，以薑皮、枇杷葉為引，詰朝秋翁乘輿自來，小便通調，淋濁亦止，易以滲濕達木之方，調理而安，夫淋濁癰閉等証，舉世皆用利濕之法，而不思達木，豈知利濕之品，其性趨下，有愈利而風愈閉者，經云腎司二便，其職在肝，若不達其風木之鬱，脾氣之陷，下竅焉得通調，濕火何能兩解乎？故余用滲濕之品，而佐柴桂以達木，下陷已結之火，用膽草、黃柏、生草梢等以清之，再得杏、陳利其肺胃升降之氣，有不霍然而愈者乎？

周少愚，濕熱淋痛，脈象弦細而數，夫弦為風木之象，鬱而生火則數，木火鬱於濕土，濕被木火蒸淫而為熱，木生風火，不得上升，下注而泄於小便，則成淋濁，其下注者，風之力也，痛甚者，火之鬱也，方用朮、苓等以理脾，亦用柴、桂等以升木，其下陷之火，用丹皮、梔、柏以清之，兩劑痛定，而餘瀝未清，前方去丹皮減柴桂，病如失，世於濕熱症，每每畏用桂枝，以為辛熱，不知桂枝乃木之枝幹，其性入足厥陰肝經，故肝木之下鬱者，必得此以疏通之而上行，不若

肉桂辛熱，能入下焦，專治寒凝氣滯血凝等症，兩桂相較，其用迥然不同，故有濕鬱木火之証，非桂枝不為功，至於風邪傷衛，發熱無汗，又用之以和營泄衛，若遇陽明燥甚，內有木火為患，及濕鬱火升者，誤用之又為害不淺，所宜明辨也。

《李修之醫話精華》

李修之（用粹），又號惺庵，松江人，學養至深，見理獨明，為人治病，投之所向，無不合度，嘗詳述病原治法，選錄應效方劑著《証治彙補》一書。

徐敬山，傷寒鬱熱，過經不解，愈後復譫語神昏，刺高胎黑，耳聾如愚，六脈洪大，此陽明胃熱血化為斑之狀，仍燃燈照其胸腹，果紫斑如葶豆大者，朗如列星，但未全透於肌表，宜清胃解毒，使斑點透露，則神清熱減矣，用竹葉石膏湯二劑，壯熱頓退，斑勢掀發，但昏呆愈甚，厲聲呼之，亦不覺醒，全無活意，惟脈息尚未斷絕，俱云死矣，余復診其脈，兩手皆在，不過虛微耳，蓋此證始因胃熱將腐，先用寒涼以解其客熱，今邪火已退，正氣獨孤，故兩目緊閉，僵如死狀，急用補胃之劑，以醒胃脘真陽，生機自回也，即以生脈散合四君子湯一劑，至夜半而兩目能視，乃索米粥，以後調理漸安。

妻祖黃含美，庚辰會試，患傷寒極甚，適其時家君薄遊都門，乃與診治，舌黑刺高，壯熱妄語，神思昏沈，奄奄一息，此為邪熱內盛，亢陽外灼，臟腑燔焚，血遂沸騰，斑將出矣，遂用生地、黃連、元參、麥冬、丹皮、知母、甘草，一劑而斑現，再劑而神清，三劑而舌刺如洗矣。

燕京禮垣房之麟，患傷寒五日，病勢困殆，伊親在太醫院者七人，莫能措手，延家君治之，脈人迎緊盛，右關洪大，神思若狂，舌胎微黑，此邪熱拂鬱，神思昏憤而如狂，亢陽煽熾，火極似水而舌黑，炎炎蘊隆，將成燎原，若非涼血，火將焚矣，視其胸腹，果有紅斑，遂用化斑清火，一服頓愈。

分鎮符公祖恭人，形體壯盛，五旬手指麻木，已歷三載，甲辰秋，偶感恚怒，忽失聲仆地，痰潮如踞，眼合遺尿，六脈洪大，適予往茸城，飛騎促歸，緣符公素諳醫理，自謂無救，議用小續命湯，候予決之，予曰「是方乃辛溫羣聚，利於祛邪，妨於養正，其故有三，蓋北人氣實，南人氣虛，雖今古通論，然北人居南日久，服習水土，氣稟更移，膚腠亦疎，故卑下之鄉，柔脆之氣，每乘虛來犯，致陰陽顛倒，榮衛解散，而氣虛卒中，此南北之辨者一，况中風要旨，又在剖別閉脫，夫閉者，邪塞道路，正氣壅塞，閉拒不通，脫者邪勝，五內心氣飛越，脫絕不續，二證攸分，相懸霄壤，故小續命湯，原為角弓反張，牙關緊急，閉證而設，若用於眼合遺尿之脫證，是既傷其陰，復耗其陽，此閉脫之辨者二，又風為陽中陰，氣內應於肝，肝為陰中之陽臟，外合於風，恚怒太過，火起於肝膽，內火外風，猖狂擾亂，必挾勢而乘脾土，故痰涎洶湧，責脾不統攝，腎不歸藏，滋根固蒂，尚恐不及，若徒事發散，是為虛虛，此真似之辨者三，《靈樞》所謂「虛邪遍客於身半，其入深者，內居營衛，消衰則真氣去，邪氣猶留，發為偏枯」，端合是證，當法河間東垣用藥，保全脾腎兩臟，庶可回春，乃以六君子加黃耆、白芍、桂枝、鉤藤、竹瀝、姜汁，服二劑，惡症俱減，脈亦收斂，但聲啞如呆，此腎水衰耗，心苗舌槁，至更餘後，火氣下行，腎精上朝，方能出音，遂改用地黃飲子，服至十五劑，大便始通，堅黑如鐵，雖有聲出，狀似燕語，乃朝用補中

益氣湯，加麥冬、五味以培脾，夕用地黃湯加肉蓯蓉、當歸以滋腎，調理百日，語言如舊，步履如初，但右手不能如前耳，然亦倖賴余之辯也。

上洋王邑尊有幕賓張姓者，盛暑發熱，至六七日以來，昏沈不語，面赤兼紫，與水則嘔，大便不通，身難轉側，目閉不語，羣醫束手，皆曰不治，好事者以予名齒及，即投柬招治，診畢謂王公曰「是病雖危，脈則和順，况身體軟緩，唇吻紅潤，氣息調勻，俱為吉兆，只因邪熱傳入手少陰經，鬱而不舒，所以面赤昏呆，口噤不語」，乃以導赤散加黃連、麥冬，佐犀角少許，加竹葉、燈心煎成，用刷脚扶開口，徐令灌下，片時覺面色稍退，再劑而開目能視，三劑而語言如舊，後調理而安。

慈溪楊天生館江灣鎮，時值盛暑，壯熱頭痛，神昏發斑狂亂，不畏水火，數人守之，猶難禁止，甚至舌黑刺高，環口青暗，氣促眼紅，譫語直視，迎余往治，余見眾人環繞，蒸汗如雨，病人狂躁，無有休息，尋衣摸牀，盡屬死候，強按其脈，幸而未散，急取筋纏綿，用新汲水，扶開口，鑿去芒刺，即以西瓜與之，猶能下咽，乃用大桶盛新汲水，放在四圍，并洒濕中間空地，鋪薄席一條，使病人睡上，再用青布丈許，摺作數層，浸入水中，搭病人心胸之間，便能言頓入清涼世界六字，語雖模糊，亦為吉兆，遂煎白虎湯加山梔、黃芩、玄參與服，半月間，狂奔亂走，目無交睫，藥纔入口，熟睡如死，傍人盡曰休矣，余曰此胃和安睡，不可驚覺，自日中至夜半方醒，其病遂愈。

徽商吳維宗，年將耳順，忽染吐血嗽痰，晝夜不寧，醫視年邁多勞，誤投參耆，遂覺一綫穢氣，直冲清道，如烟似霧，胸膈隱隱作痛，喘息不能臥下，闔戶悲泣，特遣伊侄遠顧蓬門，具陳病概，述維宗得子，尚在幼齡，一旦櫻此沉疴，鞠育何人，衷腸慘裂，余憫其懇切，細為審度，知水虧龍奮，焦灼嬌臟，將見腐肺成癰，所以咳咯不止，蓋金水一氣，水火同源，乾金既可生水，坎水又能養金，惟源流相濟，則離焰無輝，如真水涸流，則相火飛越，俾清虛寥廓之質，成擾攘混濁之氣，況乎甘溫助陽，愈傷其肺，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使子來救母，而邪火頓息也，方以生熟地黃各二錢，天麥門冬各錢半，紫苑、茯苓、貝母、枯芩、瓜霜、甘草節各一錢，服兩劑而烟消霧散，喘息臥穩，以後加減，不旬日而痰嗽俱止。

柯靄甯，患吐血，後咳嗽連聲，氣喘吐沫，日晡潮熱，服四物、知母、黃柏、蘇子、貝母、百部、丹皮之屬，病勢轉劇，乞余治之，六脈芤軟，兩尺浮數，知為陰枯髓竭，陽孤氣浮，肺金之氣不能歸納丹田，壯火之勢，得以遊行清道，所以嬌藏受傷，喘嗽乃發，理應用六味丸加五味、沈香，導火歸源，但因脾氣不實，乃先以人參、白朮、黃耆、山萸、山藥各錢半，石斛、丹皮、茯苓各一錢，五味子二十一粒，肉桂五分，服數十帖，大便始實，改用前方，調養月餘，咳嗽亦愈。

上洋鄒邑侯子舍，仲夏患泄，精神疲憊，面目青黃，因素不服藥，遷延季秋，忽眩暈仆地，四肢抽搦，口歪唇動，遍體冰寒，面黃肚縮，六脈全無，署中幕賓曉通醫理，各言己見，或議諸風掉眩，法宜平肝，或論諸寒收引，法應發散，議論異同，不敢投劑，延余決之，余曰「脾為升陽之職，胃為行氣之府，坤土旺則清陽四佈，乾健乖而濁陰蔽塞，此自然之理也，今泄瀉既久，冲和耗散，所以脾元下脫，脈氣上浮，陰陽阻絕，而成天地不交之痞，故卒然倒仆，所謂土虛則潰也，况肝脾二經為相勝之藏，脾虛則肝旺，肝旺則風生，故體冷面青，歪斜搖搦，相因而致也，若誤認風寒之候而用發表，恐已往之陽，追之不返，宜急煎大劑人參附子，庶為治本，合署驚訝，見余議論嚴確，乃用人參一兩，熟附二錢，生薑五片，煎成灌下，一二時手指稍溫，至夜半而身煖神甦，能進米飲，後以理中補中調理而安。

分鎮符公祖令愛，久瀉肉脫，肢體浮腫，大腹脹痛，便內赤虫，形如柳葉，有口無目，更兼咳嗽煩躁，夜臥不甯，召余調治，符公曰「小女之疾，起於去夏，飲食又不節，淹纏半載，服利水之藥，身腫不減，用參著等劑，脹悶益增，諒非神手，不能奏功，敢祈一匕，以冀回春」，余曰「中央脾土，喜燥惡濕，為臟腑根本，生化源頭，雖云至陰之地，實操升陽之權，盛暑之際，六陽外發，陰寒潛伏，加之浮瓜沈李，飲冷吞寒，使乾陽之氣鬱坤土之中，所以氣滯化濕，濕化而

熱生，濕熱壅滯，轉輸不行，倉廩之精華下陷而為瀉，久則清陽愈虛，濁陰愈盛，留於中州，則為腹脹，散於肌肉，則為浮腫，上乘肺分，則為咳嗽，況脾為諸陰之首，肝為風木之司，濕熱盛則陰虛而煩躁夜甚，肝風旺則遇濕而蟲形生，頭緒雖多，不越木旺土衰之症治，常調脾抑肝，佐以升降降濁，使濕熱去而病當漸愈，疎方用白朮、雲苓、半夏、芍藥、黃連、肉桂、乾薑、柴胡、厚朴、烏梅、花椒等劑，調理而安。

張侍川，脾泄經年，湯藥遍嘗，大肉盡削，小便枯竭，勢已危殆，余往診之，左脈弦細，右脈虛微，此係乾陽不運，坤陰無權，所以脾傷而破脘肉脫，肺虛而氣化失調，俾濁陰不降，內滯腸胃，清陽不發，下乘肝腎，由是三陰受傷，而成久泄之症，况人年四十，升陽之氣，與降陰之令，自此相半，今侍川春秋已逾五旬，不思舉其下陷之氣，反以滲利為用，則失治本之旨矣，况下久亡陰，未有久泄而腎不虛者，若單補其脾，則力緩不能建功，須得溫緩下焦，藥輔其間，俾丹田火旺，則脾土自溫，中州健運，則充和自布，精微之氣，上奉辛金，下輸膀胱，泌別清濁，則小水通於前，大便實於後，可指日而愈也，方以人參、黃耆、白朮、甘草、廣皮、木香、升麻、柴胡、肉果、補骨脂數劑，小水遂通，大便亦實，後以四神丸加煨木香，調理而安。

家君治江右太師傅繼菴夫人，久泄不已，脈得微遲，微為陽衰，遲為寒甚，斯脾土虛而真陽衰之候也，蓋脾土虛，非補中則土不旺，真陽衰，非溫中則寒不

釋，乃以四君子加薑、桂，服二劑而畏寒如故，泄亦不減，知非土中之陽不旺，乃水中之火不升也，水中之火不升，無以上蒸脾土，故氣餒而不健，須助少火之氣，方能障土之濕，遂以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肉桂一錢，附子一錢，數劑漸愈，後以八味丸，調理而安。

上洋秦齊之，勞慾過度，每於陰雨，左足麻木，有無可形容之狀，歷訪名醫，非養血為用，即補氣立論，時作時止，終未奏效，戊戌春，病勢大發，足不轉舒，背心一片麻木不已，延余治之，左脈沉緊，右脈沉澹，此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其風氣勝者為行痺，濕氣勝者為著痺，寒氣勝者為痛痺，着痺者即麻木之謂也，明係濕邪內著，痰氣凝結，鬱而不暢，發為著痺，須宣發燥濕之劑，加以引使之品，直至足膝，庶濕痰消而火氣周流也，方以黃耆、蒼朮、桂枝、半夏、羌活、獨活、防己、靈仙，數劑其病如失，終不復發，若以齊之多勞多慾，日服參、耆，壅瘀隧道，外邪焉能發越，而病安從去。

德州都諫王介清，丁內艱，特患左脇頑痺，足腿麻木，按摩片時，少堪步履，服清火消痰，補氣活血，病勢不減，後服滿入京，邀參君診視，見伊腎肝脈虛，斷為腎虛不能生肝，肝虛不能榮血，水虧血耗，經隧枯澹之症，先以四物湯加秦艽、石斛、牛膝、萎蕤，不數劑而脇痺頓除，後服腎氣丸一料，永不復發。

秦商張玉環，感寒咳嗽，變成哮喘，口張不閉，語言不續，吟呬有聲，外聞隣里，投以二陳、枳、桔，毫不稍減，延余救之，診其右手寸關，俱見浮緊，重取帶滑，斷為新寒外束，舊痰內搏，閉結清道，鼓動肺金，當以三拗湯，宣發外邪，湧吐痰涎為要，若畏首畏尾，漫投膚淺之藥，則風寒閉固，頑痰何由解釋，况經曰「辛甘發散為陽」，麻黃者，辛甘之物也，稟天地輕清之氣，輕可去實，清可利肺，肺道通而痰行，痰氣行而哮喘愈矣，乃煎前方與服，果終劑而汗出津津，一日夜約吐痰斗許，哮喘遂平，二年因不忌口，復起前症而歿。

協鎮王公生長薊北，腠理閉密，癸卯秋謁提臺梁公于茸城，乘涼早歸，中途濃睡，覺後惡寒發熱，緣無宿病，自念體強不須調養，過食葷腥，日增喘促，氣息聲粗，不能臥倒，更覺汗出津津，語言斷落，不能發聲，延余商治，六脈洪滑，右寸關尤汨汨動搖，以脈合證，知為痰火內鬱，風寒外束，正欲出而邪遏之，邪欲上而氣逆之，邪正相搏，氣湊於肺，俾橐籥之司，失其治節，清肅之氣，變為擾動，是以呼吸升降，不能宣通，氣道奔迫，變為肺鳴，一切見症，咸屬風邪有餘，肺氣壅塞之證也，若能散寒祛痰，諸病自愈，乃用三拗湯加橘紅、半夏、前胡，一劑而痰喘緩，二劑而胸爽臥安，夫以王公之多慾，誤認丹田氣短，用溫補之劑，則膩固膚腠，客邪焉能宣越，頑痰何以渙散，故臨證之頃，貴乎諦審也。

大學士徐立卮夫人，患胃脘病，先以氣治，次以食治，繼以火治，劑多功少，甚至昏憤，良久復甦，延家君救療，曰「夫人尊恙，非氣也，非食也，亦非火也，由勞碌過度，中氣受傷，脾陰弱而不化，胃陽衰而不布，陰陽既虛，倉廩壅滯，轉輸既弱，隧道失運，所以清濁相干，氣血相搏而作痛也，若過用消導，則至高之氣愈耗，誤投苦寒，則胃脘之陽愈傷，為今之計，非補不可，古語雖云「痛無補法，此指邪氣方面者言也，今病勢雖甚，而手按稍止，脈氣雖大，而重按稍鬆，則是脈證俱虛，用補何疑，即以香炒六君子湯，一劑而昏憤定，痛亦止矣。」

內鄉令喬殿史次君，自幼腹痛，諸醫作火治、氣治、積治，數年不效，後以理中、建中，相間而服，亦不效，六脈微弦，面色青黃，余曰「一切脈望色，咸屬木旺凌脾，故建中用以建中焦之氣，俾脾胃治而肝木自和，誠為合法，宜多服為佳」，復用數劑，益增脹痛，殿史再延商治，余細思無策，曰「令郎之痛，發必有時，或重於晝，或甚於夜，或飢餓而發，或飽逸而止，皆治法不同」，殿史曰「是病方飲食下咽，便作疼痛，若過飢亦痛，交陰分則貼然」，余曰「得之矣，向者所用小建中，亦是從本而治，但芍藥酸寒，甘飴發滿，所以服之無效，但緣過飢而食，食必太飽，致傷脾胃，失其運用之職，故得肝旺凌脾，經所謂源同流異者也，今以六君子湯加山查、麥芽，助其健運之職而利機關，令無壅滯之患，則痛自愈也，服二劑而痛果止，所以醫貴精詳，不可草草。」

一婦向患左脇疼痛，服行氣逐血之劑，反加嘔吐，甚至勺水難容，脈左沈右洪，明係怒動肝木，來侮脾陰，過投峻藥，轉傷胃氣，致三陰失職，倉廩無由而化，二陽衰憊，傳導何由而行，所以下脘不通，食泛上湧，斯理之自然，無庸議也，方以異功散加白芍、肉桂，於土中瀉木，并禁與飲食，用黃耆五錢，陳倉米百餘粒，陳皮、生姜三片，用伏龍肝水三碗，約煎一半，飢時略進數口，三兩日後，方進稀粥，庶胃氣和而食自不嘔也，依法而行，果獲奇効。

參戎王麗堂夫人，信佛長齋，性躁多怒，腹脹累年，歷用湯丸，全無奏效，余治時腹大臍突，青筋環現，兩脇更甚，喘滿難臥，此係怒氣傷肝，坤宮受制之證，前醫徒知平肝之法，未明補肝之用，所以甲胆氣衰，冲和暗損，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壅滯中州，脹勢更增，殊不知肝木自甚，肝亦自傷，不但中土虛衰已也，治當調脾之中，兼以疎肝之品，使木氣條達，不鬱地中，而坤土自能發育耳，疎方用白蒼朮各錢半，白芍、廣皮、香附、茯苓各一錢，肉桂、木香、生薑皮各五分，服後頓覺腹響脹寬，喘平安臥，後加人參調理而全瘥。

文學包曰俞，食蟹腹痛，發則厥逆，逾月不已，來邀診告余，遍嘗諸藥，始則平胃、二陳，繼則桂、姜、理中，一無取效，反增脹痛，余曰「諸痛不一，投治各殊，感寒痛者，綿綿無間，因熱痛者，作止不常，二者判若霄壤，尊恙痛勢有時，脈帶沉數，其為火鬱無疑，雖曰食蟹而得，然寒久成熱，火鬱於中，熱極似寒，厥冷於外，此始末傳變之道，先哲垂論，昭然可考，奈何執泥虛寒，漫投剛劑，是以火濟火，豈不難哉！」以四逆散加酒妙黃連，一劑而愈。

茸城王公亮令愛，血枯經閉已年餘矣，大肉半脫，飲食減少，日晡寒熱，至夜半微汗而解，余診其脈，兩手細數，證屬難療，《素問》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夫心統各經之血，脾為諸陰之首，二陽為子母之藏，其氣恆相通也，病則二藏之氣乘瀆，榮血無以資生，故地道之不行，由心脾之氣不充也，張潔古師弟首重《內經》，一以調榮培土為主，而薛新甫將逍遙、歸脾二方為用，使氣血旺而經自通，若不培補其源，反以消堅破硬，苦寒傷胃，通癸水為捷徑法門，殊不知愈攻則愈虛而愈閉矣，生生之源，從此剝削殆盡，直至風消息賁，雖有神丹，難為治矣，不信余言，專行通導，竟至不起。

大場張公享之內，年逾四旬，喪子慟悲，湧崩如泉，或用四物膠艾，或增棕、棉灰，毫不可遏，一醫頗明義理，謂陽生陰長，無陽則陰不能生，乃用補中益氣以調脾培本，勢雖稍緩，然數月以來，仍半月一崩，大如拳塊，徹夜不寐，胸膈脹滿，勢甚危殆，求余治之，面色青，唇爪失澤，四肢麻木，遍體痠痛，六脈芤虛，時或見瀆，此病久生鬱，大虛挾寒之象，夫脾喜歌樂而惡憂思，喜溫燥而惡寒涼，若投膠艾止瀆之劑，則隧道壅塞，而鬱結作矣，若單用升柴提舉之法，則元氣衰耗，而生發無由也，乃以歸脾湯加益智、炮薑，大劑與服，四劑而勢稍緩，便能夜寐，胸膈頓寬，飲食增進，調理兩月，天癸始正，計前後服過人參十有六斤，若處寒素，去生遠矣。

攜李孝廉沈天生夫人，血崩不止，勢如湧泉，有謂血熱則行，血寒則止，用四物加芩柏等劑，兩晝夜不減，延家君往治，診其脈息安靜，全無火勢肌體清癯，查非壯實，知為脾胃氣虛，不能統攝陰血，苦寒雜進，反潛消陽氣，須用甘溫之品，以回生長之令，乃以補中益氣湯加阿膠、炮薑，大補脾元，升舉元陽，二劑而崩止，後調理漸安。

朱恩皇夫人坐孕七月，胎腫異常，喘急不能言，并不能臥者月餘，舉家驚惶，投藥甚亂，一醫議用人參、白朮以實脾，一醫改用商陸、葶藶以瀉肺，相去天淵，益增疑惑，就余決之，余曰「此證似危，脈幸洪滑，產前可保無虞，分娩之後，頗費周章，舍前兩治，不過一二劑便獲安枕矣」，座中訝出言之易，各言辨駁，余據理析之，曰「胃為清陽之海，肺為行氣之籥，故呼吸升降，根於丹田，清濁輸化，賴於化土，若平素高梁太過，則中州積熱，况胎孕內結，則相火有餘，至六七月以來，肺胃用事，胎孕漸大，故愈逼而火愈旺，湊逆於上，喘呼不臥，名曰子懸是也，若用參朮溫補，則肺氣壅塞，葶藶苦寒，則胃氣孤危，均致變證蜂起，非實實虛虛之調乎」？疏方用蘇梗、桔梗、枳殼、腹皮各三錢，雲苓、陳皮、半夏各錢半，甘草五分，生姜三片，水煎服，一貼便能言，再劑則安臥，合門信為神丹，余曰「無歡也，胎前喘呼，藥石易療，恐臨盆在邇，其喘復生，雖靈丹在握，不能為也，須預備奇策，調護真元，不致臨產散渙，乃可萬全，不數日，產一子甚覺強健，越二月，喘果復作，驚慌無措，進飲食後，略減片時，此胃土虛而不能生金之象，以大劑參、朮、苓、草、五味、肉桂，數服乃安。

痒生陸長九內，係董文敏公之孫女也，懷孕三月，忽崩湧如泉，胎隨而脫，胸腹悶脹昏沈，發熱譫語，上視見鬼，面黑流涎，已三日矣，此皆瘀血灌滿胞中，上掩心包，故黑證畢現，治法須分先後，用肉桂、歸尾、澤蘭、香附、牛膝、紅

花、元胡，煎成調失笑散，去其胞中垢穢，使不上升，繼以參、耆、芎、歸、肉桂，取其傳送，庶或有救，如方脩服，神思稍清，遂覺痛陣連腰，恍如下墜，將鵝翎探喉中，一嘔而胞下，諸苦若失。

婁江祭酒吳梅村夫人，產後下痢，晝夜百餘次，不能安寢，用攻下通導，而後重轉增，延家君治之，斷為陰虛陽陷，用六味湯加肉桂，以保衰敗之陰，以補中湯加木香，以提下陷之氣，蓋新產榮衛空虛，陰陽殘弱，咸賴孤藏之力，生血生氣，以復後天資生之本，若既患下痢，則知元陽已虛，又投峻劑，必使真陰愈竭，惟舍通法而用塞法，易寒劑而用溫劑，俾脾胃溫澤而魄門通暢，倉廩實而傳道運行，自然精微變化，清濁調和矣，可見胎前產後，所恃者，脾元也，所賴者，陽氣也，坤厚既旺，乾健自復，丹溪云「均以大補氣血為主，雖有雜病，以末治之」，誠者是言也。

龔姓婦產後病瘧，口歪不語，角弓反張，時或稍愈，而頃之復作，諸醫皆用風治，余曰「肝為藏血之鄉，風水之司也，肝氣為風，氣血為水，水流則風息，而筋脈自舒，古人云治風先治血，信有謂矣，況新產後氣衰於表，血耗於裏，氣衰則腠理疏，而外風易襲，血衰則肝木枯，而內風易作，故血不榮筋，則角弓反張，風淫胃脈，則唇口引動，當用滋潤之品，內養肝血，直補其虛，少佐驅風之劑，同氣相求，使易以入，乃用四物湯去芍藥，加羌活、防風、獨活、鉤藤、酒炒荊芥，兩劑而愈，若以風藥治表，則風能燥血，辛散陽氣，適滋其困矣。

《張畹香醫話精華》

張畹香，紹興人，讀書時喜學醫博覽羣書，迨中年，有求診者，着手輒效，於是由親戚而遍及陌路，一時口碑載道，著有《醫病簡要》一書行世。

香粉術愈策兄，十一月渠店夥屠越兄邀診，身熱舌黃，喉乾舌乾齒浮，脈浮大，患經五六日，予知為陽明症，甫診畢，其家已延以傷寒名者至，爾時戚友趨擁入診，開小柴胡雜以消導，蓋此人祇有小柴胡、達原、小承氣，不論四時六氣，舌苔有無黃白，皆此，其新人耳目者，枳壳、枳實、麻子仁、大黃、滾痰丸、厚樸、神麩、五穀蟲、萆仁，出入加減而已，予因言此屬陽明胃經，當用葛根湯，對曰「不特陽明，連太陽亦有於方末加葛根一錢五分」，予不覺噴飯，次日則用萆仁、桔、壳，十二日病不去，乃邀予治，其陽明經仍在，不傳府，為疏葛根湯，兩劑身即涼。

會稽明府耿修翁乃弟，十一月水瀉痙厥，神呆不省人事，脈沉弦小，舌淨，身不熱，已服過消導多多，予謂此直中太陰，未罷而傳厥陰，用理中合人參吳茱萸湯，一劑水瀉止，痙厥神呆如故，次日再診，脈浮弦小，身熱有微汗，自由厥陰轉出少陽，當用小柴胡領邪外出，兩劑神清痙去，大便暢解，正七日云。

昌安街董，五月病溫，五六日舌鮮紅呃逆，脈沉小弦數，神昏口舌燥，不飲水，予謂邪在血分，將發斑也，用玉女煎，石膏加至一兩，麥冬五錢，生地一兩，犀角一錢五分磨沖，羚羊三錢，複大青以託斑，柿蒂以除呃，兩劑斑出神清。

府橋泥水匠鍾大成，舌鮮紅，呃逆，脈洪數，面紅氣盛，是邪在心肺上焦，黃芩湯加大力、甘桔根、生地一兩，生石膏二兩，麥冬五錢，犀角、羚羊角、柿蒂，兩劑呃除身涼。

營橋丁發，頤大如馬刀，喉赤腫痛，舌黃厚，脈數大，說疫所謂疔瘡瘟也，病經十餘日，由於失下，普濟消毒以人中黃易甘草，加製大黃五錢，不應，加至八錢，大圍血而解。

教場沿高，病溫多日，舌白薄，神昏迷，口不渴，脈伏小，予謂邪在上焦，將欲作汗，須領邪外出，黃芩湯加薄荷、大力、羚羊、石膏、甘桔一劑，次日大汗，大渴，飲水無度，胸腹脹滿，小便不通，用白虎湯加瓜蒌皮一兩，帶皮茯苓一兩，一劑小溲如注而解。

范可齋，四月間，上焦溫邪，用辛涼法，戰汗，體冷如冰，人不能支，又可所謂體厥也，診脈靜小，余囑其家勿驚擾，疏沙參、麥冬根、生地、花粉等，滋肺而愈，蓋書以汗後脈如蛇者死，若沉部似有似無亦當死，又云脈不為汗下減者

死，上城隍廟道士，溫邪舌黃，脈沉小無力，予謂明日當戰汗，脈太弱恐戰而不得汗也，次日果作戰，不汗而死。

大坊口趙，患溫邪三日，其兩脚大痛，不能起立，予謂說疫中所云瓜瓢氳、疙瘡瘟、大頭瘟皆有方，又有極重者，謂之軟脚瘟，患必死，無方也，然予思總由腎水之虛，肝家血分之熱，用張石頑先生下焦肝痛方，加炒小茴香一錢五分，川棟子三錢，酒延胡一錢五分，於黃芩湯中，三劑後，足痛去，溫邪亦漸瘥，嗣後無論男婦，遇軟脚瘟，用此法俱效。

凡溫邪或暑濕，一見舌尖鮮紅，即為邪走心包，速須紫雪截其來路，如神至昏瘧，多用亦難見效，宗滌翁即似青，弱年時脈無神，予與劉友仙二兄深慮之，道光庚戌六月，患溫四五日，辰刻診，予謂其戚王珠翁云「此症下午必入心包，紫雪香散恐不克當，不得已用人參湯送，遲則不救」，予以原料紫雪付之，不即服，黃昏瘧厥大汗，起立無常，脈虛小，予覆以不治，殊不知珠翁之夫人為滌翁之妹，三月間患溫邪，予以紫雪治愈，是年溫邪犯心即危，見機早用或效，或問何以與又可法不同，予謂嘉慶年間，所謂任大黃者，用又可大劑承氣得效，以天運交，七赤八白，七赤屬大腸金，八白屬脾土，今則交九紫，火屬心，故邪亦走心包，即肝厥肝痛之多且甚者，亦由心火盛，盜其母氣，肝虛易於致病，鴉片烟之盛行，舒其肝鬱耳，明萬歷年間，閩人至京售一粒金丹，所稱阿芙蓉，即鴛粟漿也，惟任翁用又可法大發財，名為傷寒世家，其實真正傷寒，辨經別絡，恐難

雪亮也，城鄉各鎮尤而效之，不過達原一飲，承氣一湯，復以消導逐穢，不分四時百病，概謂傷寒無論老幼強弱，均用此法，無論舌苔有無與黃白，無不攻消，於是人人知醫，個個插嘴，其術愈卑，其業愈賤，孔子云小道必有可觀，今則小之欲無，觀之沒有，故有志者遁而之他，萬不習醫而醫乃絕。

倉橋孔小山先生，乙丑冬季，年八十四，患風溫多日，身熱無汗，舌黑口齒燥甚，大便秘瀉，脈洪大，是其本色，蓋高年未有脈不洪大為六陽者也，閱所服是葶藶、蘇子等瀉肺，難以消導，致邪陷下焦，故不得汗，不得汗則身不得涼，今津液已涸，當救其陰，用黃芩湯復以增液湯，瀉止再以葶藶湯，得汗身涼。

治一孩三歲，二月間辰刻，身熱嗜臥，呼喚不醒，至黃昏，惟聞喉間痰聲壅塞，水漿不入，予以馬勃一兩，以病起勃然，故用勃然而興之藥，碎為小塊，紗包鐵物壓煎，又以箸掉，以手揉，緣輕浮之物，不易煎汁耳，煎數大碗，將孩抱起，仰天灌一瓢，聞喉中聲尤響，逾時向地傾之，又灌又傾，二更後喉忽開，大叫乃醒，天明不出汗，身涼，竟不服藥，又治世姪范定甫甫週歲，三月患風溫，越五十日氣絕，委諸地尚溫，又抱之，予診脈小數，虎口紋紫細，直透三關，舌黑燥，其祖母囑毋開方，以逢藥食必吐，絕食已一月，予問不食何以活，云見碗必欲飲，飲水耳，因思藥之如茶水者必不吐，於是以病久氣虛，用燕窩一兩以代元參、麥冬、羚羊、竹葉，以代川連，黑穠豆皮一兩以代地黃，茯苓、通草以通

小溲，皆無藥氣味者，恣飲之，三日舌黑為黃，溲通瀉差，再三日竟愈，食粥飯，至今抱子多多。

水溝營馮樸園姻兄，二月間在諸暨幕中，身熱咳喘，病如伏寒，路間又感風雨，至家則諸筋絡掣痛失紅，脈數弦，舌黃薄，是肺衛心營皆感，然營較衛為重，當先治其紅，用根生地一兩，麥冬、銀花、羚羊、山茶花、絲瓜絡、元參、赤芍、丹桑，兩劑紅止，再以涼解衛分風熱，身涼而愈。

予六十九歲，七月十三日先嘔，腹響痛大瀉，瀉出如痰甚多，兩足麻木拘攣不能開，所貯來復丹、霹靂散、正氣丸，自覺於症不符，因記袁子才詩集患此，薛一瓢令服木瓜湯即愈，遂恣飲之漸愈，葉云扶虛進參附，張石頑先生云暑症誤藥，皆有救法，誤服附子為難解，曾見有下咽即死者，然予治會稽明府范公之封翁，八月間轉筋，用大順散、參、附、姜、桂，得效，大抵治病須辨別確切也，又表之汗不易徹，徹通也，曾見八月間患頭痛，頭如破，服各表藥無效，一朝大汗，即瘳厥不治，是犯仲景之戒，蓋病屬伏暑上焦，當用薄荷、絲瓜葉、竹葉、淡豆豉、蔥頭，以柴胡、葛根、羌活等殺之也，又見陰虛人，七月間服小柴胡三四劑，大汗如浴不救，城鄉醫者治暑，無不以小柴胡湯，每至久纏不已，即用法諸恙悉解，而引入少陽之賊，反寒熱不去，予仍用柴胡截之，反致人詰，詎知即仲景附子瀉心湯，治誤下結胸，內有大黃，喻氏治酒病仍用酒引，解鈴仍用繫鈴人也，予治吳又軒，在嘉興府內患上焦症，頭痛身熱，無汗口燥，海鹽廩生朱案云用吳氏條辨法，辛涼微苦，字句書法均妙，而藥乃甜杏、甘草、秦艽，與案不符，歸家予用葉法，應候乃解，又攻之便易溏瀉，蓋遵河間法，至七八日，自能溏瀉，為濕邪自化，可接用通洩藥，為開支河之法，予遇久患暑濕，六七十日，誤攻大便，似痢非痢，用葉法即得暢解，譬如羣小成聚，一見君子漸散也，又過清則支冷嘔惡，邪未化火，烏得不以羚羊、川連清之，當中病即止，過劑則支冷

嘔惡洞瀉為不治，予曾仿丹溪噤口痢法，以遼參入瀉心湯治嘔惡，以遼參入扶脾藥救洞瀉，往往無效，大抵遂參無真者耳，抑雖真亦不治耶？至誤服承氣，傷脾及胃作瀉，舌雪花不食，有用參、朮、炮薑得愈者，又治胡姓服承氣後大瀉，舌鮮紅脫液，口燥欲裂，為腎陰之傷，仿甘露法，二地、二冬、肉桂、茯苓、生米仁、滑石、石斛，瀉止津回，又治富合盛伏暑，盲醫誤下瀉水，舌鮮紅，脈弦小促，呃從小腹起，響而緩，為傷及肝腎，覆以不治，其父下跪磕頭求救，予擬胡姓得效方，適盲醫又至，被留合商，彼診畢告予，謂食未淨，予曰烏知其有食，曰若食淨身當涼，不涼故知其未淨，予曰子食飯必有食，何以身不熱，彼所病者暑濕也，非食也，養人者食也，殺人者病也，子何以不治殺人之暑濕，而治養人之食，彼不能說，以呃逆為肝氣，開旋覆湯而散，嗚呼！醫若是，亦生人之大不幸也，然而臣門而如市也，則為不可解之事，嗣病家又邀一醫，以犀角地黃湯，下咽即死，亦一盲也，此二人若照醫門法律，當入無間地獄，又八月間治松林老慕師薛朴堂先生之孫，盲醫先生已有方，予不知也，診脈數，舌黑燥，口渴作瀉，身熱有汗，予案云「此屬伏暑，濕邪已化之候，而肺液胃津先涸，當增液通洩，若誤作挾熱下利，便非治暑濕法程」，用根生地、生白芍、麥冬、生米仁、生穀芽、地骨皮、益元散、通草等藥，朴堂並不知醫，以與彼之青麟丸、萸仁、麻子仁、枳殼大異，因曰「天下醫祇一理，何冰炭若是」？請問攻瀉何意，以彼之不會立案也，彼云「急下存津，緣不早攻，故致舌黑，今攻之，或可救也」，又問

夫子何為？予曰「予意在案，請觀案可也」，彼云「能開方何以不能說」，予曰「子所言是《傷寒論》，此所患是暑濕症，丹溪先生云，暑濕從無大便攻瀉之理，譬如刑名，案情罪輕重不等，豈皆殺耶？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主人擇之可耳」，朴堂先生以予言為長，服予方四五劑即愈，又治西郭嘉餘典內一婦伏邪，誤服大黃致危，予以葉法，多日治愈，身涼能食，或食後傾囊吐出，吐後仍食，間數日又吐，予用仲景炮薑甘草湯，一劑即止，蓋炮薑三錢，炙甘四錢，以大黃之傷其胃也，又過燥則唇齒燥烈，燥藥以蒼朮為最，厚樸、半夏次之，川連苦以燥之，燥亦甚，米仁、滑石、茯苓，雖燥不裂，上焦症易於化燥，患久須重用根生地兩許多劑，救其津液，方可得汗通洩，予治三財殿前朱石翁，患伏暑，五六十日，不汗不涼，不食不便，用根生地兩許，佐以麥冬、元參，多劑始得汗得痞，且大解而身涼能食，若遇陰津素虧之人，舌淨光潔者尤忌燥藥，蓋伏暑患在秋時，正當燥令，豈可過劑耶？又蒼朮本草謂其瀋血，凡婦女經後，即遇水瀉，萬勿加用，用必液涸，雖大劑增液不可救，暑濕發痞者多，夾風者亦發疹，須託疹，大力子、蟬退、晚蠶沙、木防己等類，予曾於六月間遇發斑者，大便必瀉，往往不治，當時不過一二人，並非沿門合境，則非瘟疫可知，至今尚未解其何故，暑症最忌指尖怕冷，其人陽氣必虛，最易洞瀉，用藥不可不慎，暑濕有化脹者，當遵《內經》脹起於上焦而甚於下焦者，當先治其下焦，而後治其上焦，治上焦麻黃湯，治下焦五苓散，然予試驗，當改云須始治其上焦，而終治

其下焦，若用麻黃，必重用生石膏，為大青龍、越婢等法，以麻黃性溫，於暑未符也，此予之心得，治愈頗多，又治覆船山俞六十外年紀，伏暑化脹，已月餘不能行走，不能食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二十餘劑愈，又富陽醫者馬姓，自述在軍營當差，受暑化脹年餘，自服《金匱》腎氣不效，慕名求治，予曰「《金匱》腎氣治腎脹，於病不符，暑脹在下焦，當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所謂桂苓者，古法肉桂一錢五分，泡濃汁滲入茯苓片六錢，晒乾入煎為君，每劑如是始效耳」，乃揖謝曰「不差不差，合好合好」而去，未知其究竟愈否，第無論何脹，切須忌口，葷油麵食尤忌，鹹味可毋忌，然不可過鹹耳，又暑濕有夾瘡瘍者，治朱詠泉世姪，八月間患暑，而濕邪尤重，溏瀉，肛門患瘡，考金鑑云名鶴口疽，但治其濕瘡，當先愈，用生茅朮、生冬朮、豬苓、茯苓等，果瘡先結痂，而後身涼，伏暑有兩腿腫脹，浮大痠重，不便行走者，須用木防己、石膏、澤瀉、炙桑皮，桑皮須自於桑根上掘取，藥舖皆身上剝皮，非下焦藥，故無效，又滿身患暑濕爛瘡，用根生地兩許，羚羊、連翹、川連、地骨皮、六一散、茯苓皮、晚蠶沙、木防己、澤瀉、通草、竹葉，不過十劑愈，余友某文理絕通，醫名亦有，其家中有患暑，久而未愈，邀治，診脈合症是上焦，予曰「治之某日必愈」，是逢每五日為一候之期也，用葉法，果至期解，嘆以為奇，殊不知渠確遵準繩治暑用六經法，葉案未經目也，故余集醫鍼一書，各病以一專長者為主，以眾說彙之，如傷寒以仲景六經法，遵柯韻伯說，諸溫邪以河間法，遵張喻吳葉，論及吳氏條辨，肝胃陽虛遵

東垣，肝胃陰虛遵丹溪，暑濕風溫遵葉氏，諸疴遵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吐血遵繆氏廣筆記，古人各有專長，吾輩幸生古人之後，當統觀而效法之，若坐井觀天，曰天在是，天豈盡於是哉！

痢疾

錦麟橋毛婦患痢，舌黃口渴，痛在濟上下，用脾痢法，杏仁、厚樸、枳壳、銀花炭、香連丸、陳皮，至第七日，脈沉實，用製軍、枳實攻之，詎病家申刻即睡，所議方，每於次日始服，第八日服下藥，則小腹大痛，予謂是轉入肝經，藥在病後也，再以當歸黃芩湯合金鈴子散，加柏子仁、炒小茴香，又七日乃愈，是先脾後肝也。

山陰吏書陳步雲，患痢多日，所服皆消導攻痢等藥，舌雪花，呃逆不食，脈兩尺獨大，餘弦小，此久痢傷及肝腎也，用熟地、龜板、歸、芍、阿膠，補其肝腎，薑、五味、炙甘、陳皮調其胃，以胃為腎之關，仿胃關煎法也，複以刀豆除其呃，十餘劑愈。

予祖基本江南，遷紹二百餘年，即居此，與劉姓為鄰，懷川世叔五六世交好也，患休息痢四載，日四五行，解出甚難，多轉矢氣，痢即隨出，如漿色紫，其休時糞如筆管，商治於予，予謂須春分前後治之，至期診脈弦滯大，予謂濕熱未淨，傷及氣分，用漢防己、焦茅朮、川連、茯苓、澤瀉，祛其濕熱，廣木香、縮砂、陳皮利其氣，文黨參一兩，以升麻一錢煎濃汁浸烘黨參，升補其氣，七帖其病如失，由是凡城鄉患休者，每約至春分，治愈頗多，又松林張年四十餘歲，患休息痢兩年，是傷及肝分者，用當歸黃芩湯合香連丸，加製香附、縮砂舒肝而愈，又松林薛四兄作官江西，患休息痢已兩載，秋時歸里，求治於予，予以治須春分，

現恐湯藥不能效，當用丸緩治之法，用川連一兩，台烏藥一兩五錢，焦茅朮三兩，廣木香一兩五錢，澤瀉一兩五錢，淡黃芩一兩五錢，研末，米飲為丸，每服五錢，服七兩，餘痢亦愈，緣渠痢中夾紅，為濕之在肝者。

孕身患痢，治之極難，古人有五禁三審之法，三審者，審身之熱否？胎之動否？腰之痛否？一禁檳榔、厚朴破其氣，氣破胎下也，二禁製軍破其血，血破胎下也，三禁滑石、通草通其竅，竅通胎下也，四禁茯苓、澤瀉利其水，利水必傷陰，胎不保也，五禁人參、升麻兜塞其氣，痢愈滯，胎撞心也，法當涼血利氣，雞頭山周，七月孕身，患痢，皋埠諸醫無效，邀予，予以前法，二劑即愈，病家以方示諸醫，皆云非痢疾方，何以得愈，噫！正惟非痢疾方，乃所以治孕身之痢也，幼科周七香兄，其兩媳孕身，同時患痢，予以前法，皆兩劑愈，予友朱穀堂，寒士也，如君孕八個月患痢，雖不犯大黃、檳榔，然皆厚朴、枳殼、萸仁、麻仁通套藥，並非遵古治孕痢法，黃昏邀余治，正在腰腹大痛，勢欲作產，穀堂手足無措，予診脈浮大而舌淨，今胎動一產，即母子皆傷，因憶景岳全書內有治孕痢欲產，用當歸補血法，用蜜炙綿蒼一兩，炒當歸三錢，炒糯米一合，幸藥鋪不遠，予為之搗火速煎，下咽逾時痛止，再診關尺尚大，恐五更乃產，令再一劑，五更服之，次日午刻穀堂至，稱醫為仙，五更果大痛，下咽痛止，以此方為妙，又服一劑矣，予謂中病即止，過劑即屬兜塞，此痢胎前不能愈矣，果產後大作水瀉，又邀予，予以痢為水瀉為將愈，毋須，診授以五苓散即愈。

大雲橋周二十三歲，其家前門緊對任氏後門，患痢，惡任氏專以攻奪，延姚姓治之，姚則不分肝脾，概以當歸、白芍、黃芩治之，治十日不愈，不得已邀任氏，以脾治法，又十日更甚，始邀予，時正九月初也，予診脈弦大，舌白浮，面灰色，喉痛口渴，其瀉出頗多，予以病在上焦，肺與大腸表裏，用肺分濕熱法，喉痛舌黑雖去，而痢總不愈，日邀治，治總不得其竅，一日病甚危，臥床少腹中有塊頂起，喜人以厚棉褥用力按住，而糞乃下且多，旁人告予其囊縮入少腹，此時房內聚集婦女，不避生人，予見床側有裝飾如新婦狀者，詢係何人，其母云係病者之續室，三月間娶，八月初六在店中病，初七日歸，初八日重，予日夜陪，予云初七夜，汝未必陪也，乃不答，於是知病不謹，故囊為縮入，用大熟地八錢，吳茱萸一錢，肉桂、五味、龜板、歸身、淮藥，二劑塊隱瀉大差，再以脾腎法而愈。

向橋朱述，患痢多日，服痢藥多劑不效，予診時聽腹中有响聲，詢响幾時起，述初起即有，予云痢無响聲，若一响痢即愈，此非痢也，其家以糞有五色詰予為非，予云「响者風也，凡腸風下血，風木乘脾，皆作响，此痛在臍上下，痛响即瀉症，名風木乘脾也」，以仲景建中湯，白芍五錢為君，當歸、桂枝、甘草、烏藥、木瓜、烏梅輔之，二劑痛瀉大差，三劑乃愈。

俗言吃不殺痢疾，張氏云「痢能食者，脾病胃不病，治之易愈耳，總須忌口」，《本草彙言》云「瀉病食鴨則成痢，痢食鴨為難治」，予治姚家埭方嫗，八月初

患痢愈，囑勿食鴨，逾月誤食復痢，其家人囑再邀予，病者畏予笑其饕餮而止，遂不治，予見方書云，夏時少吃瓜果，秋時可免痢，後遇酷暑，飯前後過食西瓜，致成似痢非痢，解出急滯不爽，糞如鴿蛋色紅，日六七行，諸藥不效，患至兩年，嗣以茅朮、川連、歸、芍、烏藥、澤瀉、廣木香、砂仁，米飲為丸，服七兩而愈，忌口半載。

瘡子

瘡子皆風感肺分，葉天士先生云「即屬風感肺分，與發疹治法一樣耳，當按四時法治之」，在冬令發瘡，當用冬溫法，夏時用暑風法，秋時用秋燥法，春時用風溫法，則當用辛涼法甘寒法，薄荷、連翹、炒大力子、桔梗、生甘草、杏仁、麥冬、石膏、知母、玉竹、沙參、細生地、象貝、橘紅、金銀花酒、黃芩、冬桑葉，或大便作瀉加淡滲法，則生米仁、茯苓，又炒銀花最妙，或火盛則羚羊、犀角、丹皮、焦梔子，或用葦莖湯、白虎湯，夏秋用，冬春斷不可用，桂枝、白虎、竹葉石膏湯，或又加蔗漿、梨皮，各因其輕重而用之，又有入心營，則犀角地黃湯，加紫雪，或至寶丹，大抵初起大便水瀉者，不必服藥，大便燥結不通，謂之悶瘡最危，俗法用西湖柳，性熱，《溫病條辨》大忌之也，至棉絲線、櫻桃核，不知出於何書，兒科用之可笑也。道光癸卯間，五月考時，考客患瘡，兒科用桂枝，無不鼻衄，予用辛涼合甘寒，無不即愈，而竟不用西湖柳，可見葉法不誤人，又若初見怕冷，加荊芥亦可，有寒邪故可用，余每風白蔻壳以驅壳病，故用壳藥去壳寒也，若初起作嘔，大力子易於作嘔，用之嘔更甚，然《內經》在上者因而越之，風痰嘔出，瘡疹出透矣，何妙如之，若怕其嘔，加白蔻仁八分，即不嘔，又本草大便瀉者，大力子禁用，以大力子能作瀉也，然瘡子出瀉者，不藥可愈，愈瀉愈妙，又瘡後水瀉，亦不碍，用甘寒復以淡滲，加銀花炭最妙，誤用溫熱及參朮必危，最怕吐血。

毛姓一婦孕八個月，霜降後患伏暑，黃昏寒熱，似瘧非瘧，無物不嘔，是上中焦症，其陽之不通，以禁用滑石故也，然日用厚朴、藿梗，更多醫，嘔總不除，後予以喻氏進退法，一劑嘔止，即告辭，以極於上者，必反於下，一產即為棘手，病家再三囑治，用安胎清暑法，不彌月而產，產後母子均吉，惟惡露點滴則無，予思病經一月，今欲求其血，是迫飢民而徵斂也，理當加本求利，於是以丹參八錢，當歸三錢，川芎二錢，再加沙苑子一兩，以代地黃，經血大至，服十劑惡露已淨，黃昏寒熱又作，予謂是極於下必反於上也，用薄荷、滑石，辛涼解肺而愈。

世交張魯封六兄，醫學高明，凡戚友中病至棘手，延至立法即愈，一媛尚在室，患溫邪多日不愈，邀治，舌黑燥，神呆，脈滯大，予認為邪入心包，當用犀角、地黃，魯翁對以業已服過，或劑輕之故，再議以大劑不應，予又診細問工婦，病中曾經走經否，對以十餘日，上至服主人藥，予知其必不用醫通法也，於是舌黑為津液之涸，腎水之乾，耳聾者，水不上升也，神昏者，精不上交於心也，兩腿不能自移，衣服著肌肉即大叫痛者，為血分之虧也，用吳氏《溫病條辨》下焦篇中復脈湯加減，內大熟地用至八錢，炙甘草用至六錢，魯翁嫌手筆太重，予謂「其書謂甘草不應加至一兩，曾經得效多人」，竟用之，一劑即知，魯翁竟以此湯日進，不過十餘日全愈，予即以《溫病條辨》轉贈，緣此書京城所刻，吳鞠通與世伯胡水雲先生交好，今下竈胡心亭明府水雲先生之令嗣也，蒙其屢次下贈，

今寧波有翻刻者，後晤魯翁云「曾以大定風珠治血崩得效」，此媛適陽嘉龍孫寶號，七月間患暑濕，致小產經血不下，魯翁自診後，又邀予，魯翁此次手筆亦不輕，當歸用至七錢，予謂「究屬性溫，不如易以丹參一兩，且產由暑熱逼下，須用涼劑，若不以涼，即熱入血室矣」，加以丹皮、梔子、六一散、木通等，竟霍然。

《姚龍光醫話精華》

姚龍光（晏如），丹徒人，幼從庭訓，專心制藝，繼抱怯症，為時醫留難，乃矢志習醫，閱書既廣，求理亦深，疑難雜症莫不應手見效，亦出類拔萃之才也。

趙少希，余至好也，其太夫人賢德知大體，治家勤謹，夏間忽患溫症，一發寒熱，則抽掣難堪，通身疼痛，頭痛如錐，心中煩躁，不飢不渴不便，舌本深紫無苔，右脈弦數無力，左脈弦數有力，余曰「邪之中人，乘虛而入，如水之就下也，此症由陰虛之體，受時令溫邪，深入陰之血分，故一發則心肝兩臟，為邪所傷，因見煩躁抽掣，寒熱往來，脈象弦數等脈症，〈溫熱經緯〉中論此症最為詳明，余因按法施治，用鮮生地五錢，麥冬二錢，元參心三錢，青蒿三錢，赤茯苓一錢半，銀花二錢，連翹三錢，山梔仁三錢，酒炒白芍三錢，甘草五分，當歸五分，竹葉捲心者八片，蓮子心八分，連進四帖，寒熱抽掣，身痛俱止，舌苔漸生，惟懊憹心跳，體軟，咳嗽痰多，脈象柔和，是陰分溫邪已退，見脾虛痰泛之象，適吾發舊患，不能出門，乃請吾鄉推許之王某名醫繼吾診治，見吾前方，頗不滿意，云「時氣之病，焉有開首便養陰而用血分藥者」，改用涼膈散去硝黃，連服四帖，愈覺疲困，值少翁由店回來，因邀予往診，其脈仍如前，余曰「不妨，此脾虛較前稍甚耳」，用六君子湯加厚朴八分，緩以調理，不難全愈，此時少希二妹亦病四日，服王君方亦四帖，王君在余前一刻診視，尚云病將退矣，較母病輕甚，一二日便可全愈，余俟其去而入房診視，見病者勉強坐起，訝其躁擾不安，有類陰躁，面色夭白，兩顴皆紅，身亢熱，四日未得一汗，唇與舌本皆白而無血色，上有薄苔，焦枯板貼肉上，問夜能睡否？曰「日夜煩躁，兩夜不能瞑目矣」，

兩脈沈細而數，一息約十二三至，出房私謂其兄曰「令妹之病，法在不治，其變即在早暮，陽越於外，故身熱無汗，煩躁不寐，陽越於上，故舌白苔焦，顴紅面夭，脈數至十餘，是陽越而陰竭矣，凡陽虛之體，誤服涼藥，多致孤陽脫出，而飛越於巔頂之上，與肌膚之外反顯熱象，而變動極速，此為不治之症矣，王名醫見令堂哼喊不安，故云病重，見令妹安睡無聲，故云病退，此智者千慮之一失乎，越一日，僵臥如尸，又一日，寂然而逝，此女心性和平，見地明達，調停家事，實阿母之良佐也，早二三年夏間患瘧，間日一發，市醫為治月餘罔效，後挽予診，服藥二三劑便愈，愈後便止藥，藥止便又發，發即服藥而愈，如此又遷延月餘，適少希回來，訪問病情，并屢止屢發之故，余曰「令妹之瘧與時瘧不同，時瘧多由痰食積滯所致，令妹實由脾陽不足，故瘧來寒多熱少，先由手足冷起，無頭疼身痛口渴便秘等症，惟面色痿黃，身倦肢軟，惡食汗少，脈來濡弱，加之前醫多用剋伐之劑，脾氣傷而又傷，余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錢，溫補脾陽，故服二三劑便愈，然瘧雖愈而虛未能回，故藥一止則病復至矣，若連服十餘劑，虛氣亦回，便不再發，少希因日煎一劑與服，連服八日，果不再發，為開丸方調理，二年無病，是年死於七月，因斷丸藥半年，初病時又服苦寒藥，致真陽飛越，陰火焚身，可哀也夫！」

趙少翁之表嫂解姓，孤苦零丁，無所依靠，常住趙府，其人寡言語，慎舉止，樸實勤勞，得少翁令堂之憐愛，秋初患白痢，裏急後重，小腹痠痛異常，冷汗淋漓，初意志在必死，誓不服藥，數日後求死不得，痛又難忍，故聽予診治，其脈沈微，似無似有，面青神憊，汗多惡寒肢厥，均屬陰盛陽微之象，乃用熟附片五錢，白朮五錢，炙甘草三錢，炮姜一錢，肉桂二錢，酒白芍三錢，青皮一錢，木香八分，二帖而愈，予問趙府曰「此陰寒之疾，今驟得此，當必有故」，答曰「表嫂刻刻求死，日飲冷水，食冷飯，吃冷粥，夜臥當風，不覆厚被，不穿棉衣，已有年餘，前日初病時，自喜曰可以死矣，與諸人永別矣，至痛極難捱，始肯診耳，予聞之不勝愴然，逾二年又病紅白痢，服藿香正氣散六劑未愈，聞余回里，急迎為治，六脈俱弦數，兩尺尤有力，唇紅口渴，腹痛下墜，余曰「前次乃病寒，此次乃病熱也」，用酒炒黃連二錢，酒炒黃芩二錢，酒炒白芍三錢，青皮六分，香附六分，柴胡四分，亦二劑而愈。

宦治桐，性誠篤，工寫真，長媳王氏，秋季患溫症，因有孕七月，未敢服藥，延至七日，病勢危篤，來懇予診，詢知惡熱七日，曾未一汗，面紅有光，胸悶躁擾，詘妄叫喊，人事間或清醒，大小便俱閉，嘔噦連聲，滴水不能入喉，診其脈兩寸洪滑，兩關尺弦數，舌本深紫，潮滑無苔，合脈症參之，定屬溫病，然口不渴，舌潮滑，滴水不能入喉，則又何也，就此推測而知，此為溫病之水結胸，如傷寒水結胸之病也，但傷寒由於寒而誤治，此由於熱而自成，水氣因熱上升，填塞胸膈，故舌潤而洪滑之脈見於兩寸也，上竅為水氣所閉，則下竅亦閉，如壺內貯茶，大口蓋緊，小口即點滴不出，故便溺俱無也，水氣上沖，氣亦上逆，故嘔噦不止而水難下喉，心為水逼，神明無主，故人事不清，且面紅為溫，有光為水，但瀉水之藥，均能損胎，雖有故無隕，亦無隕也，然與流俗難言之，故婉言辭謝，囑請高明，乃桐翁再三相懇，又邀王炳南為作說客，為用葶藶子三錢，杏仁泥三錢，枳殼一錢半，法半夏二錢，大黃三錢，芒硝三錢，水煎與服，因囑之曰「此方皆損胎之藥，然有病則病當之，於胎無傷也，若胎氣未動，則病去胎存，最為妙事，若胎氣已動，則胎病俱去，亦屬無傷，若不服藥，則胎去病存，人必不保，此方毋輕示人，恐聽人言而自誤也」，藥煎出一碗，竟能緩緩服下，無一滴嘔出，事亦奇矣，歷一時餘，腹中大痛，其翁復來問治，余曰「上焦開發，氣下行矣，無害也」，又歷時許，痛定安寢至天明，小便下行甚多，大便又下行多水，果汗

出津津，身倦欲臥，病大退矣，反致眾口沸騰，謠譏四起，吾聞之，因不再診，後醫治不中竅，餘邪未淨，逾年餘轉別症而歿，冬月生子，亦未能存，此病後失於清理，安胎之未得法耳。

余咽親蔣伯渠之姪女，年二十八，秋間病寒熱，市醫為之表散，二劑而愈，隔二日，天將明時，忽來叩門而速予往，予至則病者神識昏迷，已如尸寢，據云三更時，一覽煩悶，便目閉神昏氣絕，片刻則醒，醒片刻又絕，半夜已氣絕五次，診其脈六部俱無，面色一團黑滯，舌苔穢濁而厚，此本伏邪因受感而見寒熱，一為表散便解，其伏邪猶未動也，然是即藥線也，為今夜發病之兆矣，其穢濁有形之邪，伏藏既久，蓄勢必緊，如地雷火發，勢之暴烈，難以言喻，故一發則上犯心肺，五臟皆邪氣瀰滿，焉得不神昏竅閉，如尸寢乎？但邪在胸膈，難用下奪之法，令急刺其四末，透風泄邪，另用黃連等極苦極辛之劑，以清降上焦，俾濁邪下行，神氣稍清，然後再按法正治，刺後即連灌煎藥兩劑，果神氣稍轉，明日復診，脈仍未出，病仍如舊，乃倣達原飲方，用川厚朴三錢，蒼朮三錢，草果仁打碎後下一錢，枳殼二錢，川黃連一錢五分，黃芩二錢，大黃五錢，芒硝四錢，木香一錢，水煎與服，週時始得大解，糞如爛醬，臭惡不堪，人事始清，但下後惡寒戰慄，床帳動搖，舉家忙亂，予初聞之，亦頗驚駭，以下後復作寒戰，古人謂為犯忌，在下後三戒之內，繼而自悟曰「此病與傷寒大承氣症有別，承氣症邪熱燥糞結於腸胃，一下則熱清結解，不當再見表症，若再見寒熱，非認病不真，下之不當，即正虛而成壞症，故下後忌此也，此病乃伏邪為患，穢濁污垢之氣，蓄之既久，非獨臟腑間邪氣積滿，即經絡中邪氣亦皆充斥，臟腑窒塞之時，氣機壅

閉，經絡之邪，無可發泄，故病雖極重，而無寒熱頭痛症也，今大便一行，腑氣稍通，經絡之邪，始得外發，此刻既有大寒，寒後定有大熱，熱後定有大汗通身，外邪皆可因之解散，實此症之幸事也，大熱大汗，汗直至足，果如所言，是日即未服藥，第四日復診，脈則浮弱而數，不甚受按，面上黑滯未退，肢體軟弱，心煩腹痛，溺仍未清，舌苔仍垢膩，舌本深紫，此邪氣尚重也，原方加大腹皮三錢與服，至三更，行大便甚多，仍臭惡不可近，第五日腹診，各症俱減，面色稍轉，脈反實大數而有力，舌苔厚腐浮起，知其積滯已動，乘勢利導，不難掃除盡淨也，原方減去芒硝二錢，再與服一劑，服說連行大便兩次，幾有半桶，舌苔退盡，脈來弱小，人事安妥，亦能稍食薄粥，前此數日，粒米未能入口也，但神虛體弱，終日欲寐，惡聞響聲，知邪去正虛，為制健脾利氣之方，加以飲食調理月餘，始能起床，兩月始能健旺，其受病之深，發病之重，不多見也，若非體壯年輕，何可望其生全哉！

陳道生，忠厚人也，與其父皆以好義見稱，數年淹蹇，事多掣肘，患關格症，服藥數十劑，病勢日重，予自鄂回，聞其病而往視之，見其面色痿黃，飲食入腹即吐，午食至戌則出，暮食至早則出，所吐皆酸腐宿食，絕無新食一粒，兼有痰涎甚多，大便十餘日一次，有如馬糞，小便赤濇，診其脈，兩關滑大而遲，重按無力，餘部均不應指，前所服藥，類皆苦寒一派，余曰「此非真關格也，乃胃氣虛弱，運化失職，陰霾之氣，晦塞三脘，痰水涎沫，填滿胃中，飲食入胃，為痰涎所裹，不能運化精微，時久則味變酸腐，為胃所惡，新食芳香，為胃所喜，故新食一入，則宿食去而新食留，且胃失健運，其渣滓無由下達大腸，津水無由滲入膀胱，故大便艱，小便濇，勢所必然，若用理中以振胃陽，用重藥以鎮胃氣，脾陽一復，便可挽回，乃用潞黨參五錢，白朮五錢，附子三錢，乾二錢，炙甘草一錢五分，以補脾陽，煎出另用赤石脂細末五錢，以鎮胃氣，方出，市醫竊議曰「大便已艱極，再服此補濇之藥，大便當不通矣」，余囑令煎服，毋為人言所惑也，服三劑，果便溺通利，服六劑，果便瀉痰水，日十餘次，食粥不吐，惟硬物不能食，兩關脈已斂，寸尺俱起，但濡弱耳，余曰「可望生矣，胃中陰邪由大便下行，其勢最順，然濁邪一去，則寥闊空虛，有如新造之區，故硬物不能消受，其先大便結硬，愈服苦寒下劑則愈窒，今服補濇之劑，則反下泄者，是脾陽已回，胃氣已復，中下焦陰霾之氣，痰水之積，皆無地可容，盤踞不得，如紅日一昇，

羣魔避舍，有此氣勢，此所以用補瀦藥而大便反瀉之理也，若再服十餘劑，將空洞填滿，胃復升降，脾復健運，便復其常矣，詎料其妻進紅靈丹與服，又請王名醫診治，視為濕痰，用三仁、五苓等湯，不十日壞症復見，兩月而逝，死後家徒四壁，子不克家，律以天道，誠茫茫矣，豈可問哉！

西碼喬梓閣王接庵二令媳，年二十餘，四月患病，直致九月初間，歷易名手數輩，百治莫效，奄奄一息，已豫備凶器，余在孫府，再三敦請，至其家，有張君潤之陪余診視，告余曰「初病發寒熱，間日一次，效而微喘，身疼頭眩運，飲食漸減，肢體軟弱，心中動悸，所服方藥甚雜，如建中湯、桂枝湯、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而養陰平肝之方，不可記憶，漸至身暈動，手足搖擗，粒米不進，心跳神憊，臥不能起，如弱症矣」，余進內診脉，搖擗無定，其夫執持手膊，任余診之，脉則似有似無，陽微實甚，面色白而微黃，舌苔薄白而潤有水氣，體瘦如柴，皮膚尚潤，寒熱均在支干陰日，逢陽日則稍安，亦可略進米飲，余商曰「此極重水氣病也，傷寒曰『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又曰『咳而微喘，發熱不渴』，又曰『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暈動，振欲辦地者，皆水病也』，此症俱見矣，水氣入經絡，故搖擗振顫，水氣凌心，故動悸頭眩時久，又為藥誤，故陽氣衰微，神疲倦怠，得支干之陽以助之則安，得支干之陰以劫之則重，是本體陽微，求助於天時之陽氣也，若補陽驅水，尚可救治」，請張潤翁執筆，為開真武湯加細辛一錢與服，竟日有起色，得獲全愈，其功全在張君，張君本泰州名秀才，醫理亦精，此次非辨症不實，乃因名手之見，均不相合，不得獨行其志，及聞予言，方贊其成，勸主家毋為人言所惑，故得病愈生全，皆皆張君潤翁之力也，其雅量不超人一等乎？

堂嫂嚴氏，燮和四叔夫人也，病寒熱往來，大便難，小便赤，喉痛噁心，不欲食，煩躁，請王佩廷先生來診，方用藿香正氣散加減，內有厚朴八分，服訖面紅氣急，喉痛煩躁有加，因更請名手王十七診視，力詆前方燥熱之誤，用銀翹散加黃芩、寒水石等，連服四劑，面愈赤，氣愈急，心煩躁擾，愈不能耐，且兼呃逆，闔宅惶恐，適予由西碼頭，急往視之，診得兩寸脈浮數無力，兩關脈滑大而緩，兩尺脈沉滑，時寒時熱，身未得汗，頭頸間有汗出，頭如裹，身重不能轉側，神迷欲寐，便閉溺瀦，口苦不渴，舌苔油黃滑膩而滿布，胸悶腹滿，予曰「據脈症參之，種種皆屬太陰寒濕，中焦之滯，下焦氣鬱，而心陽上浮，此內有真寒，而外顯假熱之象，見未精者，每為所惑而誤治傷生，王佩箭用藥甚當，但厚朴等分兩太輕，不能宣化寒濕，使心火下降，反助心陽之勢以上升，故反見熱象，王十七則不知辨症，不知憑脈，膠執成見，漫議前醫，妄用寒涼，致擁者愈擁，升者愈升，寒濕結於中，心陽化火而上迫，故煩躁面赤愈甚，胃氣不能下降，必與心火上逆，故氣急呃逆愈加，如煤火然，以水由爐底澆上，則浮火上升一二尺許，即此理也，為用川厚朴三錢，蒼朮、茯苓、陳皮、澤瀉各二錢，草薹仁、黃芩、知母、枳實各一錢半，滑石五錢，生甘草、黃連、姜汁炒，各五分，車前草一株，服一劑熱象全退，轉見寒象，連進八劑，始便通飲食漸進，月餘始能健旺，其胞弟嚴桂齡受業於先君，與余同窓三載，因清晨空腹，為姊吹喉藥傳染，病症如一

而輕，不信予言，延一前輩而有時名者診治，生死倚之，前輩逕用寒涼而不知返，漸至粒米不進，小便不通，面赤氣喘，躁擾不安，日夜不寐，兩月餘，舌黑如墨，潤滑光亮如鏡，恣飲梨汁、蔗漿，致脾陽全敗，龍雷陰火上升，舌苔由黑而燥而裂，燥裂之下，尚有潮氣，其氣急神揚，刻不能耐，叫喊之聲，四鄰皆震，目赤直視，心內火焚，苦楚萬端，令人不忍聞見也，又越二日而卒，由起病至死，共三月餘，此病由寒濕而化熱而化火，直至上升巔頂，陰陽脫離，津液耗盡，始得神亡而逝，閱時既久，受苦最深，吾見病此死者甚多，余故誌之，以告天下，凡病家醫家皆當以此為炯戒云。

王炳南，通命理訓蒙，秋初病瘧，僅發兩次，用俗傳截瘧法止住，吾曰「邪未退而截住，定有後患」，十日後腹脹而痛，身倦怠，飲食減，尚不為意，一月後支持不住，邀余診治，其脈兩寸部滑弱，兩關部弦，兩尺部弦勁搏指而緩，腹中疼，小腹硬如鐵石而冷，小便清利，大便滯，用補中益氣湯與服，兩帖寸脈稍起，餘仍如故，余思陰邪結於至陰之處，非溫不開，非下不去，乃用附子三錢，乾姜、小茴香、吳茱萸各一錢，肉桂、當歸各一錢半，川椒鹽炒八分，大黃酒製三錢，為一劑與服，一帖大便暢行一次，腹內稍寬，三帖後，一夜大下二十餘次，色晦臭惡，如魚腸狀，人不能近，彼甚恐，黎明來召余，急往診其脈，六部微弱而平靜，問小腹如何？云小腹已溫煖而軟，痛亦止，余曰「脈平邪退，愈矣，何恐為」，適余有西碼之行，彼食松菌湯麵，肢體浮腫，服朱醫補劑，兩日喘滿不安，余回而向予零弟，余曰「無傷也」，令服防己黃芪湯，二帖腫消喘定，日向安好。

瘧疾

許家村有老婦陸姓，年近六旬，秋間病感，愈醫愈劇，迺予為治，寒熱日發一次，午前發寒，二更始退，胸悶腹滿，氣逆心煩，夜不成寐，終日迷困，粒米不進，二便皆通，診得左脉弦弱，右脉滑大而空，三五一停，日輕夜重，舉家忙亂，已備辦棺衾矣，閱其前方，多瘧門例藥，因告之曰「脉却不佳，然為藥所誤，脾胃大傷，氣尚未絕，急和胃補脾，猶可救治，以六君子湯加肉果仁、益智仁、撫芎、桔梗為劑，連服兩帖，熱退能寐，知飢欲食。」

堂兄壽山之姨姪女，年十九歲，夏季患瘧，午初發寒，當即轉熱，二更始退，發寒熱時，心中煩躁懊懣，便不能支，其苦楚情狀，自己亦形容不出，面赤氣急，身微有汗，大便如常，小便色赤，兩手脈俱弦數，惟左寸獨滑如豆，數而有力，舌色鮮紅，上有淡薄白苔，余思此症，惟心中獨苦楚難受，脈惟左寸猶滑數如豆，是乃邪氣攻心而成心瘧也，夫邪由四面而攻心藏，幸初年輕病，心血未虛，心氣未餒，時時與邪相攻擊，而邪氣猶未敢遽來相逼，祇四面圍繞而已，如賊人圍城，城中兵精餉足，未敢邀來薄擊，僅能遠遠圍困，而城中防範維嚴，日無寧晷，勢難安枕，故瘧症一來，則心中苦楚萬端，職事故耳，然此亦難恃也，孤城坐守，外無救援，餉耗力疲，勢難持久，若一旦潰散，其禍便不可測，故宜及早圖之，因用蜀漆三錢，為衝鋒陷陣之將，直破賊壘而解其圍，使兵民將帥潰圍而出，故以為君，用生地、連心麥冬、元參心、當歸、酸棗仁，以養心氣而厚其兵力，使

賊邪不戰而自潰，故以為佐使，但服訖，瘡來時當更加劇，須忍耐兩時之久，則自愈矣，此藥服下，果如所言，是日瘡退甚早，汗亦出透，從此便愈，即令勿藥而安。

陳道生，江西人，兩淮候補也，其尊翁輪閣老先生，辦鎮江洋務多年，忠厚和平，春初仙逝，遺愛在人，吾鄉每津津樂道焉，道翁夫人冬月病感，醫治十餘日，病勢劇甚，殷春台為之介紹，而迓予為治，其時病經半月，申西潮熱，天明不汗而退，通夜不能瞑目，心中悶脹煩躁，大便未得一通，小便赤濇，頭左大痛如裂，五心乾熱，汗未一出，粒米不進，口亦不渴，神氣虛羸，面色青薄，舌色鮮紅，舌尖如竹刺，搔破隱見血痕，舌根有黃苔，左手關尺脈弦數搏指，右手虛數，視前所服藥，均辛燥重劑，余曰「肝火旺極，陰血傷極，若不急養陰血，速清肝熱，恐火燃血耗，將見亡陰之象矣，以青蒿三錢，鱉甲五錢，鮮生地搗汁二兩，麥冬、元參各五錢，酒白芍三錢，生甘草、蓮心各一錢，水煎和汁與服，一帖安臥兩時之久。

越河圩王益之長媳，徐耀庭之姪女也，亦吾表兄夏德生之親戚，秋初患病，治愈後而夜不成寐，近處名手遍請診治，而病轉危篤，擬勿藥而待斃矣，忽聞吾名，托夏德兄為之介紹，敦懇再三，予往診時，目不交睫者，已近三月，口不能食者，已有月餘，家人勉以鷄肚濃湯勸進，強咽數口，反覺脹悶，所最難堪者，抽搐驚恐兩事，一經大抽大搐，震動跳躍，則氣絕僵臥，靜待片刻便甦，日夜抽厥，共二十餘次，其驚恐則如在刀劍叢中，即數人挾持擁護，膽亦不能稍壯，頭眩運不能坐起，二便俱通，身無寒熱，但面色通赤，肌未消瘦，中心煩熱多汗，腹脇脹悶，經水久閉，其舌本深紫無苔，而光亮如鏡，其脈則左寸關弦小而沈，右寸關濡弱，兩尺部滑大滿指，重按有力，視前所服藥，惟治痢用木香、檳榔之類，餘皆滋陰平肝養血斂神之劑，數醫一轍，約服七八十帖，故病勢當此極耳，病者有小叔王壽祿亦學中人，予因與之論病，曰「令嫂痢症，本肝經血痢，服木香、檳榔等氣分之藥，邪在血分者，反深藏不現，故痢止而不能寐矣，人寐則魂藏於肝，肝有伏邪，是魂之舍為邪所居，魂無窟宅之所，陰陽不能相抱，以致夜不成寐，與心脾血虛，神魂飄蕩之不寐症，迥不相侔，此時若為清理血分，使邪外散，數劑便愈，乃醫者反用辛涼補瀆之劑，而血為之凝，痰為之滯，肝膽之氣，壅塞不通，肝主筋，筋攣則抽搐大作，肝心兩臟，木火相連，肝邪上逆，則心竅閉而氣絕僵臥，胆府清淨，則氣壯心安，胆為邪據，則氣餒心怯，而驚恐特甚，

木來尅土，而痰又滯脾，故腹脇脹大，飲食不思，得鷄肚之湯而反不適，肝脾壅滯，升降失職，腎水不能上潮，致心陽獨亢於上，故面赤煩熱，心如火燒，方書云舌光如鏡，胃陰將亡，但亡陰之舌色必嫩紅而滑，此色之深紫，血之瘀也，其亮如鏡，痰之光也，非熱非虛，故肌膚未消，脉亦不數，且尺部滑大有力，顯是有形之痰血，伏積於下焦肝胆之部，今二便尚通，脈未大壞，胃氣尚存，猶可為也。王壽翁以予言為是，因立方用柴胡、滑石各五錢，桃仁四錢，大貝母醋炒，五靈脂、半夏、鹽煮水姜黃各三錢，枳殼、桑白皮、陳皮、丹皮、茜根、山梔仁各二錢，生甘草一錢，為煎劑，另製當歸龍薈丸八錢，分兩次服，煎劑只服一帖，兩日乃大便秘行，每日兩次，所下痰積瘀滯甚多，經水亦通，夜能安寢更許，抽搐止，驚恐愈，人漸向安，煎方服十帖，脉亦大起，尺部漸平，此冬月下旬事也，病家因喪事延緩，至今正復診，人已虛甚，脈尚未靜，為用甘溫補益之藥為君，以利氣清邪為佐，服數帖後，週身發瘡，飲食漸加，精神漸旺，令仍以前方調理，似可無慮矣。

耿壁翁夫人，年四旬，自頗知醫，春初患病，歷夏徂冬，疊經名手醫治，即孟河費馬諸名家，亦皆親往就診，服藥百餘劑，病日加重，冬月下旬，已回家待斃矣，後聞吾名而來就治，曰「始祇食少體倦，腹脹溺瀦，白帶時下，現白帶如注，小便極難，努掙許久，祇有點滴，渾濁如膏，小腹墮痛，幾欲自盡，腹不知飢，口不能食，每日早晨神氣稍清，至午則疲憊不能動作，醫藥備嘗，百無一應，吾已耳知不起，而罪實難受，不如早去為妙，請診視而示我死期耳，吾見其肌消氣弱，目鈍無神，診其脈六部俱微，惟兩尺略滑，余曰「病久神傷，因誤治而致此，幸脈症相符，非死候也」，彼曰「吾不畏死，先生母誑我」，余曰「我非行道者流，不求名不求利，欲賺爾何為，貴恙本脾虛濕重，故溺瀦腹脹，醫見小便不利，為用五苓利濕，詎知脾陽不健，濕氣壅遏，愈服淡滲之劑，脾陽愈傷，壅遏愈甚，濁氣下流，清氣亦因之下陷，醫雖屢更，藥仍一轍，故愈治而病愈重也，又或因飲食日減，肢體倦怠，認為脾虛，用參、朮等味，詎知脾濕已重，參朮不能補脾，反來助濕，是脾愈困而濕愈生，腹脹便秘，惡食愈甚也，今清氣下陷，濁氣下壅，痰濕下流，故白物淫淫而下，小便艱瀦墜痛，中虛而有阻滯，則心腎不交，故不寐肢冷，先為升清化濁，後為交通心腎，須至木氣得令，春溫升發之時，方得全愈，用川厚朴、枳殼、陳皮、半夏、牡蠣、苦參、破故紙、升麻、柴

服，又開丸方補心腎，令間日服至三月，果愈。胡、柏樹東行根皮、煨白螺螄壳煎服，連進六劑，果墜痛減，小便通，為易方常。

產後

殷春台夫人，產後失調，遷延年餘，服藥罔效，時時畏寒，欬嗽痰清，肢體倦怠，夜不欲寐，口不欲食，神疲不離枕席，時吐白沫，胸中悶塞，經水久閉，診其脉兩寸弦緊搏指，兩尺俱微弱，舌本淡紫，苔白厚而乾，余曰「此上實下虛之候也，上實者，脾中之痰濕，擁於上焦，下虛者，陰中之真陽，虛於下焦，惟下焦真陽不足，不能蒸水上潮，肺氣無權，脾濕又將竅遂阻塞，故舌乾而白沫時吐，血不能生，氣不能利，故經閉而倦怠也，為用丸劑清上，膏劑補下，以白朮、炙草、枳殼、橘紅、貝母、桑白皮等，水泛丸，食後服之，以肉蓯蓉、枸杞、杜仲、鹿角膠、鹿角霜等熬膏，空心服之，一月餘，頗見安好，忽又延畢醫診視，服滋陰降火，兩帖反覺沉困，因仍服吾之丸劑膏劑，八月餘，經水始通，諸症皆瘳。

《張希白醫話精華》

張希白（仁錫），青浦人，後遷嘉善，作寓公焉，以儒術行醫，精于診切，著有《痢症彙參》、《四言藥性奪錦瑣言》、《醫說》等，會紅羊亂起，不克壽棗。

傷寒

余表弟媳，冬月患惡寒，頭痛如破，腰痛如折，周身骨節痠痛，怕冷異常，舌無苔，脈緊而細，五日絕不發熱，詢知平日飲食甚微，即夏月不離複衣，余曰：「此正太陽寒傷營症，與張石頑治陸氏病無異，想因素體虛寒，不能發熱，從來治法，未有正發汗之理，爰以景岳大溫中飲，去熟地、麻黃、肉桂，加桂枝，一劑而寒罷，再劑而熱作，復診從石頑，用補中益氣加熟附，數服而諸恙霍然，因知古人醫案，皆足為後學法守，業醫者奈何多口頭滑過。

丁家柵朱姓，年四旬外，平昔氣陰本虧，三月初得風溫症，醫投辛涼疎解之劑頗應，越旬餘，身熱復作，乍輕乍重，體倦神煩，醫因其原虛，改用滋陰藥十餘帖，身熱更熾，昏憤日出，時余適往其地，伊友見而招之，診得脈形沉數，謂其友曰「體雖虛而邪未達，張介賓云『陽邪獨亢，陰氣不至，而虛中有熱者』，殆即是退也歟？因留犀角地黃湯加黃芩、麥冬一方，半月後，始知此方連服三劑，諸症漸症。

程姓子，病溫熱旬餘，身熱不退，舌黑生刺，鼻如烟煤，神志昏亂，手足微厥，六脈沉細，此必承氣症，而誤服白虎也，白虎無破結之能，徒戕胃氣，反鬱其陽，致令脈道不利，腑熱壅閉難解，遂與大承氣，連進兩劑，大便秘通，下後脈見浮數，余謂家人曰「邪達於表，汗將大至」，連煎白虎加人參湯灌之，覆杯，果汗至如雨。

一木作李姓，身熱漸和，而神識昏昏如醉，脈沉數有力，舌赤無苔，頻喜出口銜至鼻尖上下，或口角左右，欲索刀以自去勢，與之言，初則似清，繼乃昏亂，歷治多人，皆嘆為異，余曰「此邪熱傷及心營之重候也，不必疑其症，但以脈舌憑之，即可得其治法，《傷寒舌鑑》中所謂紅銜舌者，大率類此」，爰宗其意，用黃連解毒湯加生地、雲苓、連喬、燈心等味，連投二帖，病機稍退，漸次向安。

朱里蔣友，病經數日，煩躁面赤，身雖燥熱，時發畏寒，語言如狂，舌苔焦灰，醫進白虎加味，心中痞悶，腹大痛，一日夜下利清穀十餘次，醫改用五苓加滑石、車前，連服兩帖，面之赤者變為青矣，下利雖似稍緩，而手足漸冷，氣息微續，家人驚惶無措，聞余返棹，急來邀治，按脈浮大不鼓，謂其家人曰「寒邪錮結，勢欲發斑，但元陽大虛，深慮正不勝邪，若非峻補托散，則邪陷日深，必致危殆，仿大溫中例，用大熟地、潞黨、冬朮、當歸、炙草、柴胡、葛根、煨姜，服後汗出如雨，遍體赤斑始透，痞悶畏寒泄瀉等恙皆除，仍以原方去柴葛再服，明日余欲回善，授以理陰煎加參朮。

丙午初夏，朱蒼山身有微熱，面白神呆，口渴喜飲，語類鄭聲，腰腹間有淡紅色如斑狀者，約百餘點，醫用葛根、柴胡、牛旁、杏仁、蟬衣、赤芍等味，連進四帖，而病不增不減，伊兄兼山，就余商之，余曰「證因作強太過，而又感冒微邪，邪乘虛入，伏於少陰，亟宜填補真陰，略加透邪，可免許多周折，不爾，非特邪無出路，真陽不能潛藏，勢必釀成格陽重候。

陳某，四旬外，素無疾病，忽一日遍體刺痛，痛甚，身寒而戰，戰罷則熱，熱退無汗，是夜必夢其亡友，大哭而醒，或十日一發，或五日一發，于今三年矣，咸疑為祟，百計祈禱，終歸無濟，同居有馮姓者，勸伊來寓求治，診其脈沈滑而實，此李士材所謂痰飲之疴也，馮問有祟否？余謂崇豈能為病，實病似祟耳，用滌痰丸不應，改用礞石滾痰丸，每服三錢，連進四日，得下稠痰數十次，此症遂不發。

徽友汪永年子，四月下旬，頭疼惡寒，臥榻不起，定屬伏邪內發，醫因壯熱不解，便與發汗，見有赤斑，驟用寒冷，寒冷不已，繼以攻下，正氣轉傷，邪熱結而身汗如油，唇燥舌黑，神識皆昏，切其脈皆不應指，想素體本有濕痰，又得邪熱鬱蒸，胃中津血悉變為痰，氣為之阻滯，脈道因是不通，脈症細參，當從痰治，遂用黃連、胆星、枳實、菖蒲、竹瀝、半夏、陳皮等味，一劑而神識清，再劑而大便得下，後即以此方加減，服數劑，而漸瘳。

西塘伍姓，年二十餘歲，體壯力强，初夏鼻衄如湧，勢殊危篤，三日來，芩、連、知、柏鮮不備嘗，余診時見其面白息微，脈形虛弱，身冷如水，鼻中猶涓涓不絕，余以為此氣虛不能攝血，定非火症，若不急進溫補，恐去生不遠，正古人所謂有形之血不能即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者也，用黃芪二兩，黨參、炙草各五錢，熟附三錢，煎濃汁頻服之，衄逐止，繼以四君子加歸芍，服數劑而安，越月新埭吳秀成亦患鼻衄，旬餘矣，遍求方藥無效，時余初遊善地，尚未著名，以許衡如荐就診于余，余曰「是非錯經妄行，乃陰虛格陽之重候也，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庶幾有濟」，用六味地黃湯加肉桂、淮膝，服兩劑而衄止。

錢湘吟，於冬月血溢上竅，勢若湧泉，其尊甫急遣人來邀，其脈數大而弦，余曰「此症朱丹溪所謂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者也，用大生地、炒蘇子、炙龜板、焦山梔、連喬、茜草根、炮姜、杏仁、藕節、童便，連進三劑止，唯漸加效嗽，湘吟頗有憂色，余慰之曰「陰分本虧，血又大去，是虛火上炎，嬌臟受熾，而嗽作矣，陰復則嗽自止」，用熟地、沙參、麥冬、淮膝、川貝、雲苓、龜板、花粉、白芍等味，服數帖而嗽亦除，越月北上，途中不便煎劑，遂以此方加減合丸。

衛姓婦，年四旬外，經來腹痛，淋瀝十餘日，忽然大崩，有塊色紫，或以血熱妄行，用生地、川連、黃芩、地榆、丹皮等藥不應，或為氣虛不能攝血，用補中益氣湯，又不應，余診之脈得浮大，肝為風臟，陰不蓄陽，肝風妄動，非溫補

何以熄風，因以人參、生地、阿膠、杞子、杜仲、菴蓉、麥冬、歸身、石斛、白芍、肉桂，連服兩劑而止。自後即以此方加減，調理半月，面色精神皆能如舊，按崩中症，凡屬風者有二因，此內風也，而外風乘虛內襲，鼓蕩血海，亦有是症，不可不辨。

松江徐君令郎，十四歲，風邪入肺化火，欬逆多痰，往來寒熱，醫進辛溫疏解不效，繼因足腫，從濕熱治，大投黃連等劑，亦屬無功，漸漸頭面肢體皆腫，陰囊極大，其色光亮，小溲全無，身熱欬噎，有進無退，用分利之劑，醫見無效，皆辭難治，因延余診，予思經云肺熱如火燎，又云上焦不治，水溢高原，可知其熱在肺，肺熱則失其下降之令，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因聚于皮膚，用麥冬在崑清肺氣，琥珀、淡竹葉、通草，下達膀胱，加白梗米以培其母，兩劑遂愈。

新篁沈某，來萬就診，氣粗色白，腹如釜，囊如汁，腿如柱，脈形沉弱不振，正屬氣虛下陷之疴，而用牛膝、車前等味，可以愈服而氣愈陷矣，清陽不能升，濁陰焉得降，因用調中益氣湯，去木香，加附子，甫兩劑，腫去其半，後仍以此方加減，調理半月而病除。

痢疾

張香岩令堂，深秋得下痢，暖中陣痛，肛門重墜，延至初冬，臥床不起，形容憔悴，飲食漸少，微有寒熱，治病諸方幾乎遍嘗，香岩轉懇秋堂邀余，診其脈沉遲而滯，余曰「鬱怒傷肝，思慮傷脾，證屬肝脾兩傷，原不可與濕熱下痢同治，蓋木陷土中，土木為仇，轉輸條達，兩失其職，胃中糟粕，不能運化，遂滲入大腸而下，即金匱所謂氣利也」，用逍遙散加香附、砂仁，連服三劑，病衰其半，再以原方去香附、薄荷、砂仁，加參、地、柏子仁、遠志等味，數劑而安。

庚戌季秋，閔松坡以產後下痢症見招，據述前數日，驟起腹痛，所下如魚腦，或如煉膠，晝夜凡五六十次，昨產一男，敗血不下，而痢如故，余以生化湯加味與之，明晨復診，惡露雖通，而下利仍多，見其頭面及四肢微腫，口不渴，唇不焦，脈形細軟無神，因謂松坡曰「中焦陽氣本虧，又傷生冷，因之升降違常，陰寒獨結，飲食所生之津液，不能四布，而反下陷，不進溫補，則陰氣日長，陽氣日消，將如大地羣芳，有秋冬而無春夏，其能生機勃勃乎？以附子理中湯大劑與服，服後兩時許，腹如雷鳴，陡下敗血斗許，仍用原方加當歸、川芎，兩劑後，惡露漸少，痢亦頓止，調理數日，康復如舊。

小便

婁署慕友李君，患小便數而多，且有時不禁，色白體羸，邀余診之，按其脈大無神，陽虛也，升少降多，法宜補火，授六味地黃湯去澤瀉，加桂、附，明日署中，有宗姓者，亦患是症，脈虛數，色亦淡白，余謂氣為水母，水不能蓄，以氣不能固也，為投補中益氣，各服數劑，症皆霍然。

淋症

顧次香，患血淋，兩月餘矣，每溲便必先凜寒，形瘦食減，自服滋腎養營之劑不效，醫以為若不通利州都，則濕熱從何而去，因用生地、萆薢、木通、石葦、車前等味，病反增劇，最後索治於余，診其脈沉細而弱，兩尺為甚，問其色則瘀晦無光，不鮮不紫，余曰「此膀胱虛寒，陽不化陰之候」，用《金匱》腎氣丸，每服三錢，以黨參、當歸、血餘灰、製丹參作湯送下，連進數劑而痊，丹溪謂諸淋皆忌補，此說余不敢深信。

孫春洲令媳，懷麟九月，忽下紅積，色甚晦瘀，日夜百有餘次，小溲全無，胸膈煩悶，腹中急痛，腰痠後重，且胎氣不和，諸醫以為此症，升之不可，降之不能，頗難用藥，不得已，邀余診治，余謂春洲曰「脈浮，舌苔白滑，定屬風邪乘人營分，證雖危殆，尚可療也，用防風炭、炒荊芥、薄荷梗、桔梗、枳殼、當歸、查炭、小生地、荷葉梗，午後煎服，至夜半遍體微汗，腹痛稍緩，痢亦大減，因即原方去薄荷梗、查炭，連服二劑，痛止痢除，能進稀粥，再以人參、白朮、淡芩、生地炭、阿膠等味，調理數日，而起居如故，踰月始舉一雄。

丙午秋夜，都人來叩戶，云作日午刻，內人生一男，身體頗安，飲食亦不減，忽於今日酉刻，連叫數聲，遂發狂怒，大言罵人，因問其惡露有否？曰「甫產頗多，今尚未止」，又問其頭上有汗否？曰「無」，老人思索良久曰「是殆胎前所聚之痰飲，未得與瘀齊下耳」，彼懇用藥，爰以半夏、胆星、橘紅、石菖蒲、旋覆、雲神，即前輩所新謂六神湯者授之，明晨其夫來，曰「三更服藥，睡至黎明始醒，病遂失也」。

一婦坐草後兩日，惡寒發熱，以輕劑疏解，遂汗至如雨，越日汗收食進，毫無所苦，醫議停藥，豈知三日夜，頃刻間，腹中緩緩作痛，大便溏泄數次，神志不安，自云熱極渴極，苦難言狀，脈應細而數，余至已二鼓後，病家急於用藥，將欲下咽，索其方，乃去瘀生新，皆產後之通套，余曰「此脫陽也，證屬少陰無

疑「，遂以熟附、炮薑、炙草、炒白芍、人尿、胆汁為劑，服完即睡，醒來熱渴頓除，後以四君子去朮，加桂枝、歸、芍、懷膝、牡蠣，二帖而痊。

《魏筱泉醫話精華》

機杼，人競稱之，著有鶴山書屋筆記，未傳。
魏從泉（樹春），興化人，博覽醫書，不拘跡象，而於疑難雜病，能自別出

傷寒

江北鹽阜一帶，地近海濱，居民感濕素重，若或受風寒，每發寒熱如瘧，兩胯間必結核腫痛，或腹亦痛，俗呼為發寒濕，實即方書所謂類傷寒之一種，壬子春，阜甯李輔忠知事邀予診病，予留阜時，該處以症乞治者，日有數人，用柴胡桂枝湯合五苓加味，以散寒利濕，服之無不立效，考四方水土不同，所患之病亦各異，如江北之類傷寒，及江南之軟脚病，皆其明證，此近今西醫所以有易地療養之說也。

表姪季景江溫病愈後，頑痰填塞心竅，瘖不能言，用密陀僧一錢，研細末，茶清調服，入口即能言，去秋兒子宏焱治輿夫某甲，因觀劇廟中，小台忽倒，幾被壓傷，致驚氣入心，亦瘖不能言，仍服前方而愈，按密陀僧一物，能鎮驚祛痰，凡病痰迷心竅及驚氣入心，致瘖不能言者，服此無不立效。

東門外木商黃姓，溫病誤表，不得汗，邪熱鬱於肌表血分，周身遍發錦斑，繼起膿泡，破流膿水，燥煩大渴，舌乾紅無津，咽痛便秘，脈見洪數，此名陽毒，予進化斑湯合犀角地黃湯，加竹葉煎服，服二帖，諸症均減，膿泡亦漸次收斂，再加萹皮三錢，大便亦通，繼用養陰調理之品，未旬日而愈，查此症患者甚少，先嚴百泉公臨症數十年，僅見陽毒一次，予年六十餘，亦始治黃姓陽毒病，此雖不經見之症，然治之稍不如法，輒有生命之虞，可不慎諸。

霍亂

北門外黃姓，陽霍亂誤服熱劑，周身遍發錦斑，其大如錢，疎密不一，煩渴，利下臭惡，舌黑無津，脈伏，肢不溫，其家謂病將不治，而病者必欲邀予一診，予做陽症誤服熱藥發斑例，用化斑湯合竹葉石膏湯，加清絡之品，服二帖，諸症悉平，斑亦退盡，予以霍亂發斑一症甚少，故特表而出之。

癸丑冬，予應京師沈雨人侍郎之聘，為其公子診病，道經白下時，有甯人張姓者，瘧以日作，不熱而但寒，已發數次，時醫以治瘧套方治之，不效，乃乞予為擬一方，予謂此症由其人陽氣素虛，夏間又貪涼食冷過度，致陰氣益盛而陽氣益虛，故瘧來但寒不熱，而牝瘧以成，當用柴胡桂薑湯，服一帖，瘧即止，再服醒脾化濕之劑數帖，而氣體復原。

秦縣黃某，丁巳春，瘧後失調，邪入肝經，挾瘀血痰濕，結塊脇下，是屬瘧母，前由其友人介紹來絕，予令服鱉甲煎丸，陳皮湯下，彼不慣服丸，請改與湯藥，乃用石頑老人治瘧母方，即柴胡、鱉甲、桃仁、三稜、莪朮，俱用醋製，合二陳湯，加砂蔻衣、防己等味，以疎通血絡，兼祛痰濕，服數帖，瘧母全消而氣體健強逾昔，予以此方治瘧母，較鱉甲煎丸等方，見功尤速，特濡筆而記之。

秦郵章書甫之夫人，患瘧，經月不止，瘧來熱多寒少，心煩作嘔，口乾渴飲，脈弦且數，此症由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名曰瘧瘧，予用陳修園氏治瘧二方，即柴胡、粉草、茯苓、白朮、橘皮、鱉甲、首烏、當歸、知母、靈仙，服兩帖，瘧即未作，繼進清熱養陰之品，調理而痊，此後凡傷陰瘧病，用此法無不應驗。

黃疸

先嚴百泉公，為秦郵趙雙湖先生之入室弟子，醫學精深，宅心仁厚，曾傳治疸驗方一則，凡濕鬱發黃，濕邪彌漫三焦，胸脘悶塞難堪者，用加減宣清導濁湯治之，無不奏效云，方用赤苓、豬苓、杏仁、苡仁、茵陳、滑石、寒水石，庚戌仲冬，丹徒李兩孫，患黃疸病，其見症與上述相同，延醫與藥無效，乃乞予為之診治，予即用前方加川貝、鬱金、通草、澤瀉等味，以滲濕邪，兼利氣分，服不過數帖，胸次已舒，小水暢利，黃亦盡退，旋身體強健如初，爰述此方，以補方書治法所未及，而為海內患斯病者之一助。

六合洋貨業劉某，病頭痛數年，前器或清肝熄風，或養陰滋腎，均不應，其岳父柳某素信予，促其來興就診，予疑其語法備嘗，何以不效，乃詢以曾患花柳症末未？伊云「未病前一月，曾在秦郵宿一妓，此妓係患梅毒新愈者」，予曰「病根基于此也，即用金鑑結毒紫金丹，加銀花、粉草、苡仁、木瓜、滴乳石煎服，以敗毒止痛，服後痛即大減，後為擬一丸，令其回里調養，伊叩謝而去。」

予壻洪靜山，秋間燥邪上擾，清竅為之不利，頭痛耳鳴，目赤口苦，彼以微疾不敢來瀆予，先延他醫診治，服清肝熄風藥不應，乃乞予為調理，予用吳氏治燥邪化火，清竅不利之翹荷湯，加菊花、夏枯草、苦丁茶，服二帖，其病即痊，此昔人所謂治病必先歲氣，無伐天和者也。

怔忡

阜甯縣署幕僚張君，因案牘煩勞，心營有損，怔忡不寐，自汗健忘，深以為苦，先延西醫診治，西醫謂為心臟血脈亢進，令服藥水數瓶，而卒無效，乃託其友人某，轉懇予為之調治，予用天王補心丹，以養心血為主，服藥僅一月而諸症悉除，是則中西醫之藥力，對於見症，但視施治之得當與否，固無從軒輊也。

臃脹

甯國李雲門太守，患少腹脹大，肢體盡腫，兩脇刺痛，吐痰多至盈碗，凡理氣行水之藥，均遍嘗不效，羣醫以此病難治，皆相率辭去，其幕僚趙君與予善，因薦予往診，予思昔賢論腫脹之因，有氣血寒熱痰濕蟲積之不同，若腫脹腹大，而又脇痛吐痰者，其為血臃無疑，予即用歸尾、桃紅、乳、沒、旋覆、鬱金之屬，以通絡消瘀，服兩帖，瘀止痛平，仍依前法增損，再服十餘帖，而腫脹盡消，夫醫者臨症，能辨明病因，則施治自可獲效，如辨因不確，則藥不中病，未見有能治愈者，如李太守血臃之類是也。

疝

西城趙某，秋季因受外邪，引動疝氣舊患，寒熱似瘧，右睪墜大，牽引少腹而痛，凡解表及治疝之藥，均遍嘗不效，特遠道求診於予，予用柴桂各半湯，加川棟、茴木香、吳萸，以和解少陽，兼散寒行氣，服二帖，寒熱即退，疝痛亦輕，再服補中益氣湯加味，而疝全除，按前方見《溫病條辨》，凡寒熱似瘧，而又疝痛者，用此無不應驗，是不可以不記。

二便

寶應華少臣夫人，產後清濁混淆，大小便易位而出，病名交腸，言大小腸交之謂也，其家以新產體虛，不便出外就診，特遣人詢方於予，予用五苓散，令每服三錢，溫酒調下，使清濁分利，則二便自可如常，後月餘致禮來謝矣。

丹徒楊雲甫，便秘帶血，脫肛腫痛，已歷年餘，時作時止，前醫不知為大腸蘊熱，而謂為氣虛下陷，誤進補中益氣湯，而脫肛腫痛益甚，乃求治於予，予用黃連解毒湯加槐花、柏葉，腫痛脫肛均愈，再進五仁法，而大便如常，此後遂永不復發。

產後

丙辰夏，予往臨川，寓友人陳韞山處，其甥婦患病重，以予年老，不敢勞遠行，即延兒子宏焱往診，旋歸以病狀及方治告予，謂產後發熱逾旬，少腹微痛，前醫用解表及補血之藥，而熱皆不減，乃詢以產後病行多少，瘀者云瘀行甚少，其為停痰發熱可知，當與以枳實芍藥散加澤蘭、丹參、桃紅、青皮等味，以行瘀清熱，兼止其痛，不卜服後果能獲效否？予曰「凡產後惡露未淨，而致發熱者，服消瘀藥無不立解，此症效可必矣」，次日又延復診，詢之果熱減痛平，即依此法調理而瘥。